

序

以大而聖以聖而神則昭乎古今尊於天下要其道一本諸誠易稱聖人齋戒神明其德誠之謂也

漢壽亭侯關公顯當時而神後世耀光炳靈赫著千載

本

朝隆崇禮祀之典尤為極盛世之論公者皆曰忠義予特以為忠義固公之大雖然要未足以盡公夫天下有聖賢之學有豪

傑之資聖賢遠異於豪傑豪傑不必其
聖賢至如公者所謂豪傑而有聖賢之學
者也聖賢之學存其心者無私養其氣者以
直是以至大至剛而配道義夫無私而直誠之
謂也天地以誠而四時不忒日月以誠而貞明久
照與夫山岳之所以峙江河之所以流莫不一
本乎誠聖賢去私而存誠故能与日月齊
其光山海同其量以予觀公生平其浩然剛
大而常伸於宇宙者非聖賢而能若是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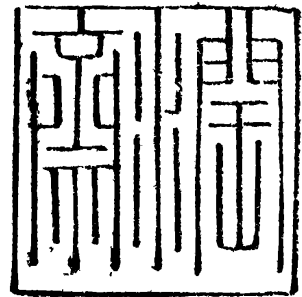
凡人之心私則偽偽則無以動天地而感鬼

大而常伸於宇宙者非聖賢而能若是乎

凡人之心私則偽偽則無以動天地而感鬼神誠則貞則有以契昭融而貫金石在易之中孚信及豚魚言中誠可孚雖豚魚之無知猶將格且應焉況含齒戴髮屬在人倫者哉公之大節備於史書至今讀之者無賢不肖相与感慕而畏敬何也亦以其誠使之然也或者尊公並於孔子雖不必其為定論然而聖賢之學在焉宜其久而愈神被於天下者其盛如此

公解人也先是州人有為公志者歲月既多其鐫板率就蠹落今州守張君重輯之既成以質於予予嘉張君之賢能勤於斯舉也因備申其旨而叙之

大清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冬月山西分守河東兵備道喬光烈謹撰



國帝志序

解梁古魏地條峯南峙涑水北
環為三晉名區間氣所鍾挺生
神異在昔風暨佐理軒轅功高
上古積數千年川嶽之精兩
天子生焉當東漢末運力扶正
統志滅羣奸其氣槩之雄壯學
識之高超洵一代偉人哉粵稽

漢唐以及宋明非無仗節守義
威敵匡國之人足以震一時而傳後
世而能使人仰之如日月畏之如
雷霆無貴賤智愚莫不尊親誠
未有若 夫子者蓋浩然之氣
足以貫金石而塞天地故立乎百世
之上而奕世之間風興起者自無
不肅然生敬而崇奉之不容已也

迄今千百年來累代崇封名稱

不肅然生教而崇奉之不容已也

朝

迄今千百年來累代崇封名稱
愈顯至我

典禮之盛有加靡已封先蔭後
實為前代所未有武夷尼山爭
烈矣朝其精英無乎不在而解
為故二其為神時憑依廟宇香
火之盛甲於天下旱澇疾疫有
禱輒應余嘗謂 夫子生平雖

扶漢之志未伸而忠義炳若日
星祀享並隆中外以視夫窺竊
神器用詐逞機貽後世唾罵者
相去奚啻霄壤耶乙亥歲余來
守是邦嘗以朔望叅謁瞻仰之
下如覩神威切惟太史公有言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竊心
嚮往之用是披羅故實以寓表

彰之意焉先是元胡光瑋明呂

嚮往之用是披羅故實以寓表

國

彰之意焉先是元胡光瑋明呂
涇野趙新盤及

朝張運青諸君子代有輯書但
或畧而未備且歷年久遠槧本
亦復殘缺遂於公餘之暇悉心
採輯加以管見與郡孝廉喬君
壽愷泰互而考訂之集成四卷
以授副墨之子庶閱者有侍

夫子之惻而赦其忠義正直之
氣於世道不為無補云

大清乾隆二十一年歲次丙子菊
月中浣之吉知解州事山左海
豐張鎮教書

關帝志總目

卷一

像圖

本傳

年表

世系

封號

廟制

祀典

襲蔭

古蹟

靈異

卷二

考辨

卷三

藝文上

卷四

藝文下

卷之一

藝文下

卷之一

州守海豐張 鎮東侯編輯

甫舉人甲戌會副齋壽禮令德恭訂

候補縣令辛酉拔貢介玉濤廣陵校閱

像圖

心契麟經精忠大節望之儼然儀容奇傑塚舍
宮牆表章鴻烈首揭斯篇景行誠切誌像圖

孫尚書藏像



孫承慤曰姑蘇劉生司直素善繪事乃令坊古

孫承慤曰姑蘇劉生司直素善繪事乃令昉古
像原帙縮而小之不越指掌而古人大都無須
問名而可識其爲某某矣

呂柟曰忠義之志英烈之畧亦可於容貌間想
見

陳壽本傳稱帝美鬚髯



陳壽本傳稱帝美鬚髯

陳壽本傳稱帝美鬚髯

方正學先生撰海寧廟詞稱帝虬髯虎眉面赤
瑞

商文毅公輅撰都城廟碑稱帝修髯如戟

李文正公東陽擬古樂府稱帝髯如虬眼如炬
翁宗伯大立撰餘姚廟碑稱帝鳳目虬髯

劉道開曰陳壽於蜀志人物甚畧其傳帝也並
未及其像貌而丹鳳眼卧蠶眉面如薰棗身長
九尺五寸髯長一尺八寸僅見於羅貫中之演

義不知何所考也然壽之傳桓侯也曰雄壯勇
猛亞於關某則羅說亦可想矣

都城舊有帝像言先朝從大內出者其面色正
赤面有七痣鼻準二痣尤大鬚髯則稀疏而滿
頤非五縷也未知真否

鎮按象所以傳神也世傳關夫子像甚多今閱
解廟石刻爲五十三歲真容與 果親王所繪
大畧相彷彿雄偉莊雅披閱之餘竦然生敬矣



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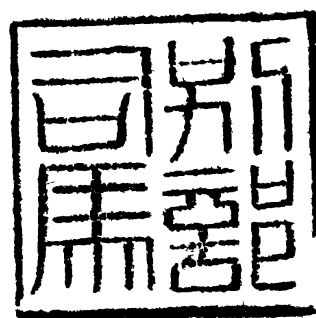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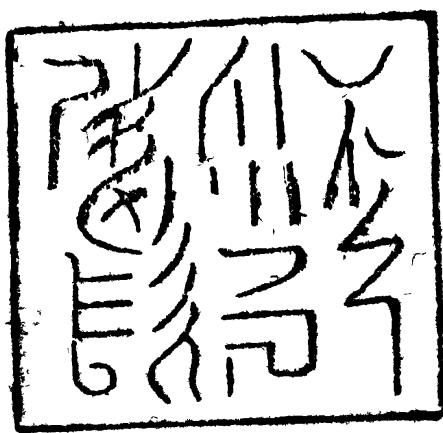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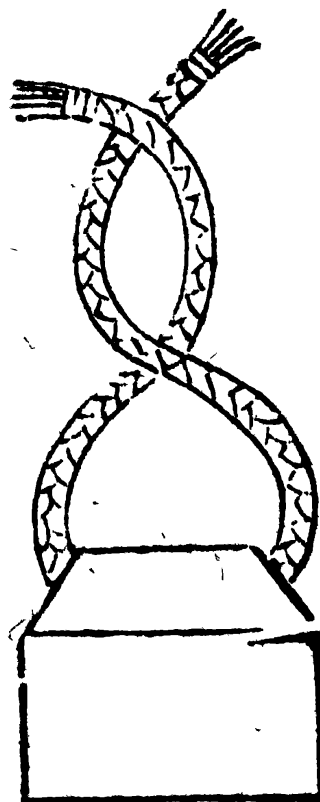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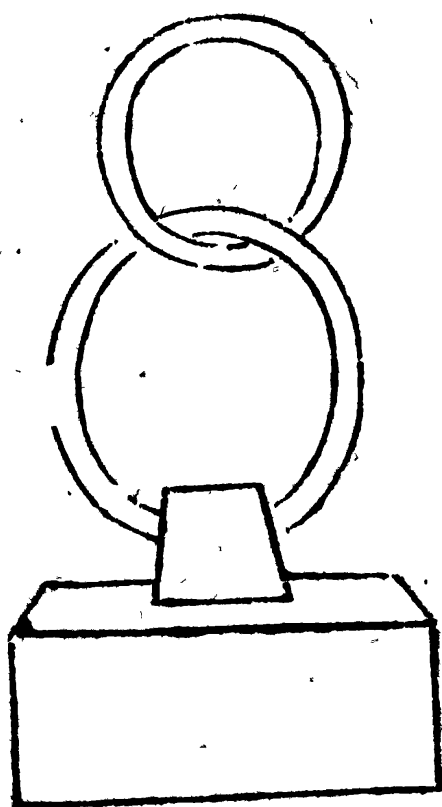
三

三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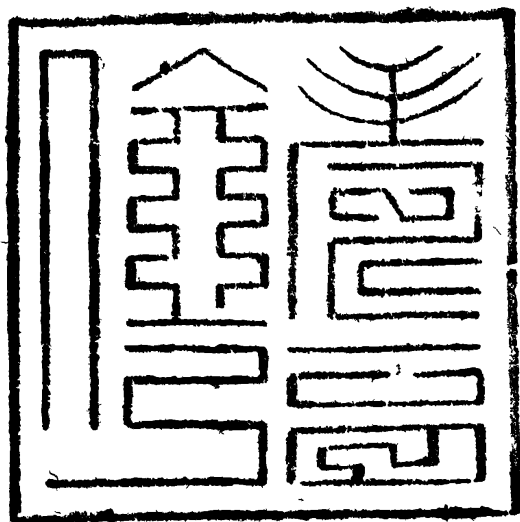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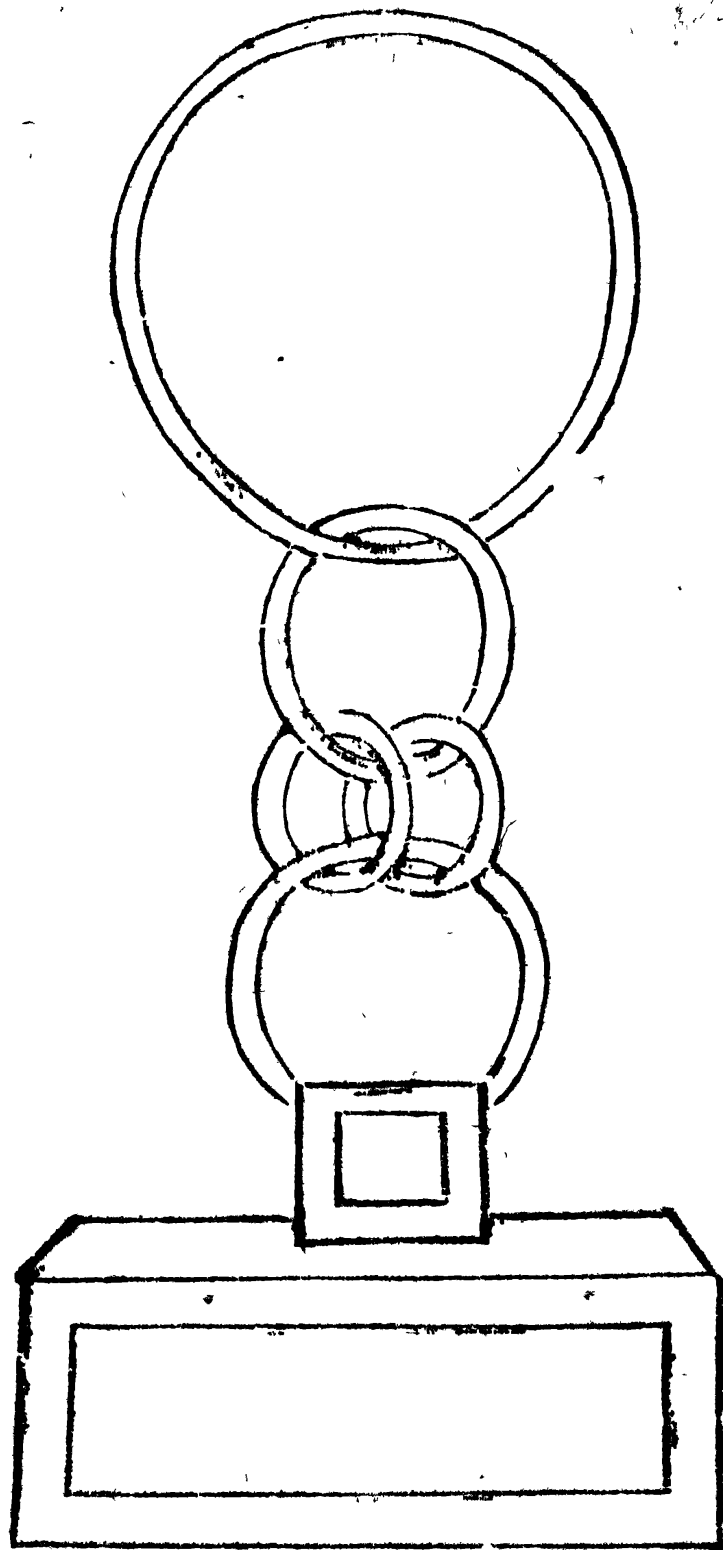
呂桺曰崇寧宮建自有宋殿皆石柱雕龍飛騰
歷代增修宏麗甲於天下春秋儀注品物畧如
祭孔廟式又有祭田數頃夫解王生身之地而
王忠義能激頑懦誠直能屈奸慝不特有功漢
室也我朝追崇之典超邁前古昭茲英烈用敦
綱紀其旨深哉



胡琦曰玉泉顯烈廟有司馬印二枚相傳以爲漢印王所佩也其一方一寸刻文曰別部司馬其一方寸有五寸兩環相連系於印鈕文已訛缺惟左有司馬字可辨俟考

呂柟曰印文古雅類漢人刻知傳者之非妄矣





胡琦曰宋紹興中洞庭漁人得壽亭侯印入於

璽子人三事勿謂之司馬王上見之明一節曰其

胡琦曰宋紹興中洞庭漁人得壽亭侯印入於
潭府以王舊物歸之荊門軍壯繆廟中臨川興
聖院僧圖之以傳南雄太守黃允爲記淳熙十
四年住山慈真墓盡印狀獻於東宮端平兵火
延燒寺宇獨此印與二司馬印存元至元十二
年荊門歸化山僧齋以赴闕至皇慶元年住山
廣鑄詣宣政院乞進所藏漢時佩章院使太尉
安普公引見於光天殿之西壁吾殿近臣進呈
玉音往復宣問良久賜馬乳一鐘人以爲榮







相傳竹葉錯綜成文爲五言一絕詩曰不謝東

君景中詩蜀公曰此是廉公畫炎冬人不問厚薄

相傳竹葉錯綜成文爲五言一絕詩曰不謝東
君意丹青獨立名莫嫌孤葉淡終久不凋零或
曰此關帝降鸞筆也今刻於肥城李中丞所修
廟中



常平塚圖

五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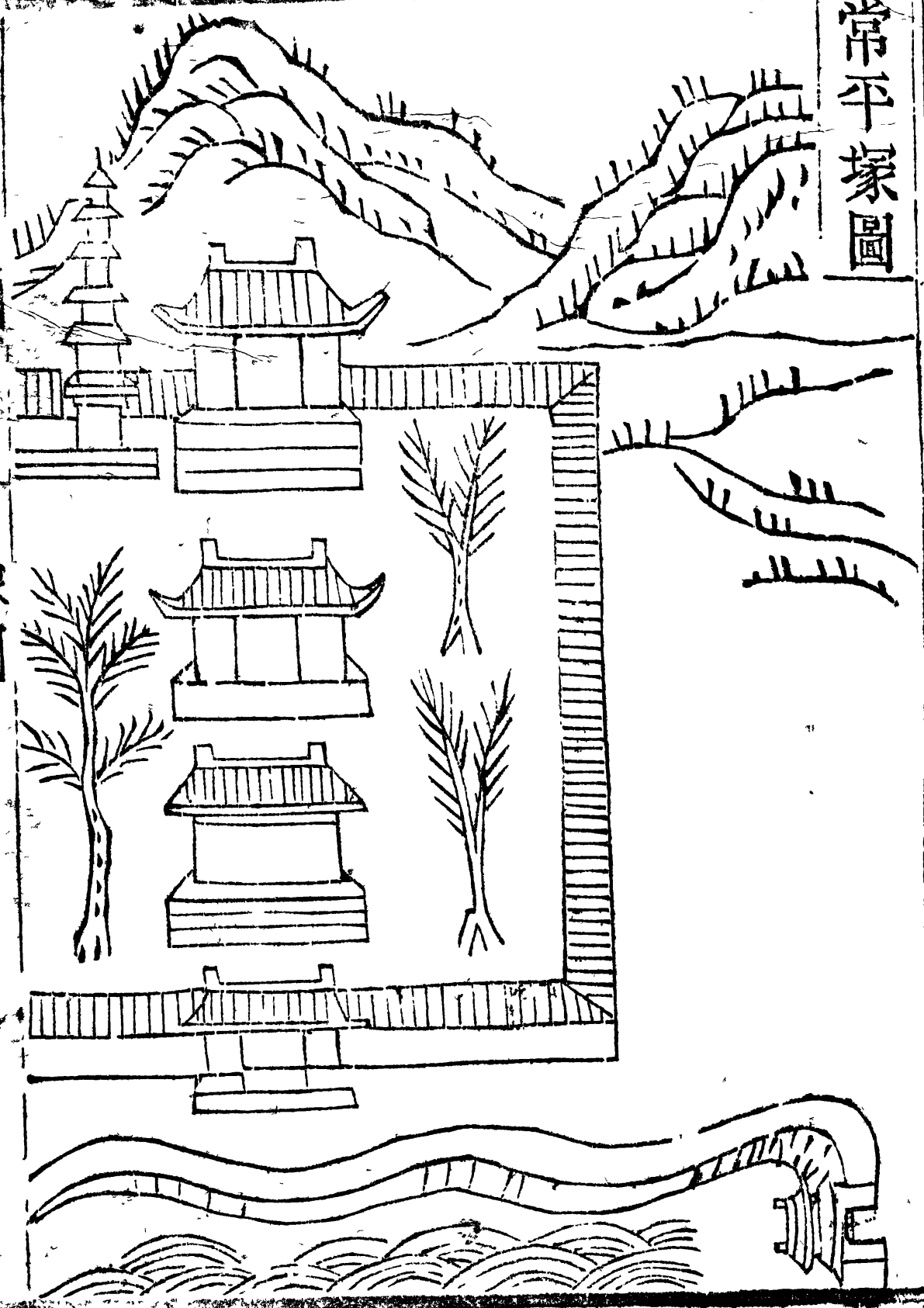
一



常平塚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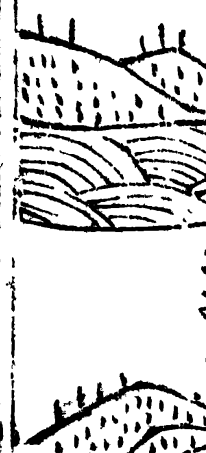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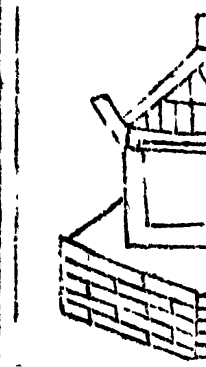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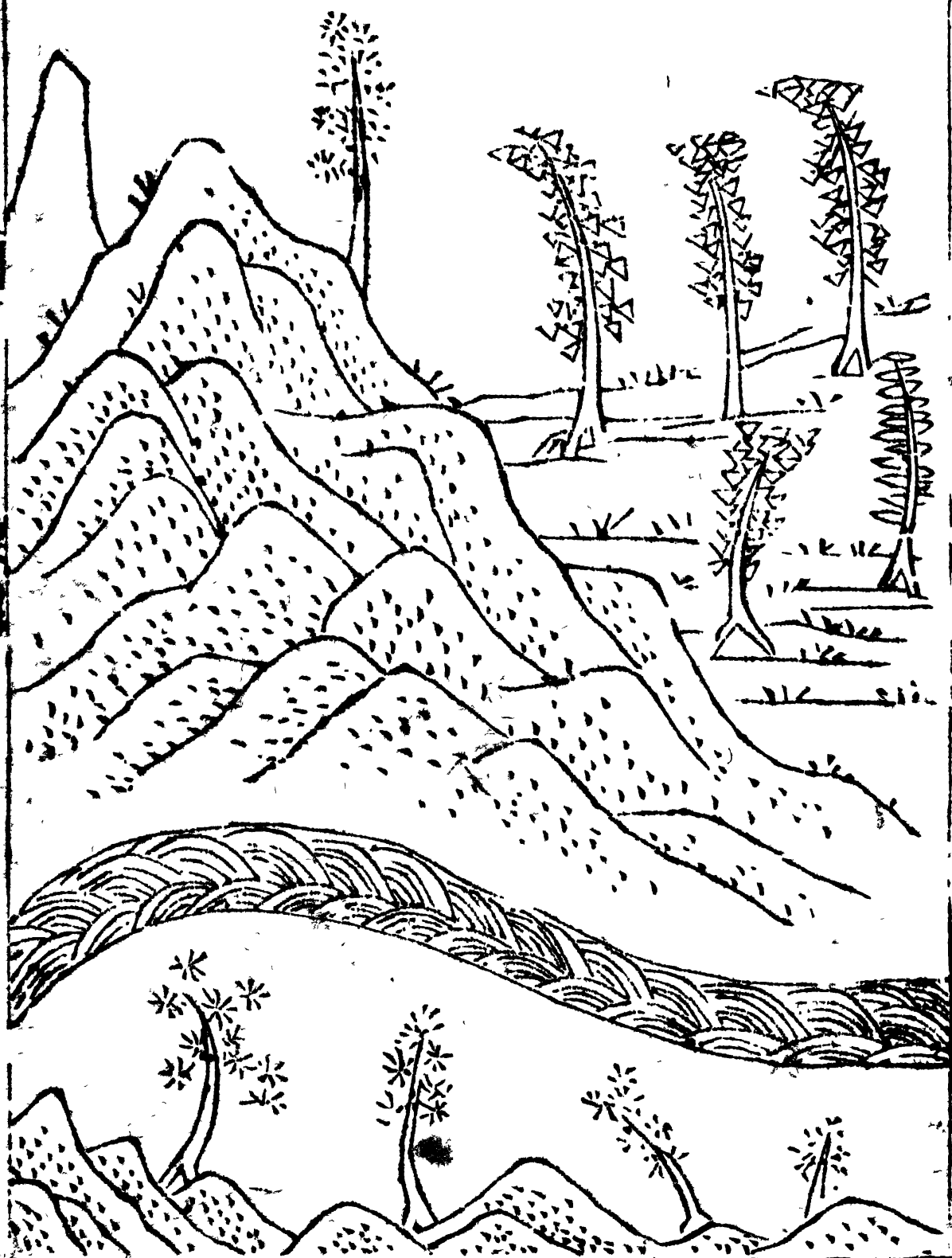
圖

像圖



玉泉塚圖





呂柟曰今常平有王先世塚上有危塔僅在中
條山麓而鹽池當其後其盤踞山川之秀宜爲
王之所鍾而章鄉之塚亦倚山面泉則王生卒
之地皆據南北之勝亦不偶哉

又曰王遇害於章鄉夫當陽人於王非有袒免
之戚骨肉之愛然至今築場立廟種樹營垣每
當清明士女祭掃雖於其祖宗父母不啻過焉
豈真王之神呵咄命有以致之哉蓋其忠義之
氣正大之情入民骨髓醉人心志歷久不衰云

爾彼孫權君臣徒欲詭順曹瞞仇滅漢基謀斃

夫三代之所以興者不以利之謂蓋其忠義之
氣正大之情入民骨髓醉人心志歷久不衰云
爾彼孫權君臣徒欲諛順曹瞞仇滅漢基謀斃
忠烈於一旦而不能遏其萬代景仰之心姦人
憮夫之見類不能高遠如此夫

本傳

東寧王已正充亡失紫陽公廟定大義昭宣以蜀

本傳

陳壽作史正統茫然紫陽論定大義昭宣以蜀
繼漢紀月編年循茲成例載籍可傳誌本傳

帝姓關名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爲人
勇而有義好誦左氏春秋畧皆上口常避地奔涿
郡涿人張飛者雄壯威猛亦尙義慷慨見帝氣相
合遂兄事之是時昭烈以中山靖王後爲漢宗室
子家在涿郡靈帝中平末黃巾賊起天下擾亂昭
烈素有大志所交皆豪俠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

等見而異之廼多與金財由是得合徒衆帝與張
飛俱事之爲禦侮初平元年校尉都亭侯公孫瓚
討黃巾在幽薊昭烈與瓚有舊由是往依瓚瓚以
昭烈爲平原相昭烈以帝與飛爲別部司馬分統
部曲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
立終日在平原時袁紹破公孫瓚於界橋管亥圍
孔融於都昌曹操擊陶謙於彭城瓚融謙皆告急
於昭烈昭烈與帝引兵救謙是時昭烈自有兵數
千人謙益以丹陽兵四千帝與張飛分將其兵其

後昭烈爲

帝隨昭烈周旋不

避眼離建安元年袁紹與昭烈以爭徐州昭烈使

千人謙益以丹陽兵四千帝與張飛分將其兵其

後昭烈爲

帝隨昭烈周旋不

避艱難建安元年曹操以爭徐州昭烈使

張飛守下邳自將拒操於淮陰呂布乘虛襲下邳

張飛敗走昭烈聞之引還求和於呂布時昭烈復

爲豫州刺史使帝守下邳還屯小沛昭烈復合兵

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昭烈昭烈與帝及

張飛詣曹操操以昭烈爲豫州牧或謂曹操曰劉

公有雄才而甚得衆心關張萬人之敵而爲之死

用宜早爲之所操不聽益其兵給糧食使東至沛

收散兵以圖呂布三年四月呂布遣其將高順攻
昭烈曹操發兵救之爲順所敗九月順破沛城操
與昭烈遇於梁國界中十月進至彭城屠之十一
月圍布於下邳十二月擒布殺之帝與張飛隨昭
烈從操還許都四年袁術欲經徐州北就袁紹曹
操遣其將朱靈及昭烈邀之程昱郭嘉言於操曰
劉公不可遣董昭亦言於操曰劉公勇而志大關
張爲之翼恐其心未可得論也操悔追之不及術
既死朱靈還昭烈至下邳殺徐州刺史車胄使
帝守下邳行太守事昭烈復還小沛五年正月曹

操東已招烈詣袁紹操陷下邳挾帝以歸拜爲偏

既還朱靈還昭烈至下邳殺徐州刺史車胄使

帝守下邳行太守事昭烈復還小沛五年正月曹操東犯昭烈詣袁紹操陷下邳挾帝以歸拜爲偏將軍禮之甚厚操還軍官渡帝與書云劉豫州有言尉佗秦之小吏耳猶獨立不詭某啞啞飛鳴翔而後集寧甘志終於人下也使明公威德布於天下幹旋漢鼎窮海內外將拜下風沐高義矣獨某乎哉會袁紹議攻許田豐諫紹紹不聽於是移檄州郡數操罪惡二月進軍黎陽遣其將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其將沮授諫紹曰良性促狹

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四月曹操北救劉延荀
攸言於操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勢乃可操到延
津帝及張遼爲先鋒擊之帝望見良麾蓋策馬刺
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
解白馬圍操卽表封爲漢壽亭侯初操壯帝爲人
而察其心神無久留意使張遼試問之帝嘆曰吾
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
不可背之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
遂以其言報操操曰事君不忘本天下之義士也
及殺顏良操知其必去重加餽贈卽盡封還所賜

手書云薛云勿聞上變至尋主辱至死良所不忍

不可背之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
遂以其言報操操曰事君不忘本天下之義士也

及殺顏良操知其必去重加餽贈而盡封還所賜
拜書告辭云切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曩所以不
死者欲得故主之音問耳今故主已在河北此心
飛越神已先馳惟明公鑒少矜之千里追隨當不
計利害謀生死也子女玉帛之貺勒之寸丹他日
幸以旗鼓相當退候三舍意亦欲如重耳之報楚
成者乎乃奔昭烈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
爲其主勿追以成其義六年昭烈將水兵復至汝
南爲操所敗帝隨昭烈往依荊州牧劉表表使將

兵屯新野昭烈聞處士諸葛亮賢與帝三就其廬
見之以爲謀主十三年七月操侵劉表八月表病
卒九月操至新野表子琮降時昭烈屯樊不知
操卒至至宛乃聞遂將其衆去過襄陽將南渡江
荊州人多譟之比到當陽衆十餘萬別遣帝乘船
數百艘渡會江民操以江陵有軍皆悉昭烈據之
乃輕軍至樊聞昭烈已過操將精騎五千急追
之一日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昭烈
遣妻小先行數十里至樊走操大獲其
人衆張飛將二十騎拒後據水斷橋敵無敢追者
趙雲抱先主子禪果護甘夫人皆得免難昭烈斜

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
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矣遂破
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至此願
將軍量力而處之又言豫州王室之胄衆士歸之
如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天也安能爲之下乎今
戰士還者及關某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
士亦不下萬人其荊州之民附操者偏兵勢耳非
心服也將軍誠能命將統兵與豫州協規同力破
操軍必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是時曹操
兵號八十萬勢震江東孫權問計羣下皆曰迎之

魯肅蜀言下不可於是權召見周瑜於部易命至言於

操軍必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是時曹操

兵號八十萬勢震江東孫權問計羣下皆曰迎之
魯肅獨言不可於是權召周瑜於鄱陽瑜至言於
權曰操雖託名漢臣實漢賊也況操自送死而可
迎之耶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
破之權以瑜與程普爲左右督魯肅爲贊軍校尉
將兵三萬與昭烈併力拒操是時昭烈與帝等在
樊口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東軍吏望見瑜船馳
白昭烈昭烈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
署儻能屈威誠副所望昭烈謂帝等曰今自結於

東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往見瑜問曰今拒曹操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昭烈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進與操遇於赤壁初一交戰操不利引次江北昭烈與帝及瑜等在南岸是時東南風急瑜用部將黃蓋計焚其舟延及岸上營落入馬燒溺死者甚衆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昭烈率帝等與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操留其將曹仁徐晃守江陵引軍北還先是昭烈赴吳論者以爲孫權必殺昭烈程昱料之曰我今初舉荊州威震江東孫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

劉公與吳之關張皆萬人之後龍公食之以累戈雖

昭烈赴吳論者以爲孫權必殺昭烈程昱料之曰

我今初舉荊州威震江東孫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
劉公有英名關張皆萬人之敵權必資之以禦我難
解勢分其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孫權果多與昭烈
兵以拒操十二月昭烈表劉琦爲荊州刺史與帝星
兵南征武陵長沙零陵桂陽四郡皆降之十四年十
二月劉琦卒孫權表昭烈爲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
以給昭烈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昭烈以周瑜所給
地少不足以容衆乃見孫權求都督荊州周瑜言於
權曰劉公以梟雄之資而有關張熊虎之將必非久

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
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
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
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愁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
權不聽及周瑜卒權以魯肅代領其兵肅勸權以荆
州借昭烈與其拒曹操權從之昭烈既定江南乃封
拜元勲以帝爲襄陽太守益州將軍張飛爲宜都
太守征虜將軍諸葛亮爲軍師將軍十六年益州
牧劉璋遙聞曹操欲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張
松勸璋自結於昭烈以討張魯璋從之遣法正迎

牧劉璋遙聞曹操欲取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張

松勸璋自結於昭烈以討張魯璋從之遣法正迎
昭烈黃權王累陳其利害一無所納法正至荊州
陰獻取益州策於昭烈昭烈疑未決用龐統言乃
留帝與諸葛亮張飛等守荊州以趙雲爲留營司
馬昭烈將步兵數萬人入益州十七年昭烈在葭
萌龐統設計勸襲成都昭烈從之及曹操東征孫
權呼昭烈自救昭烈貽璋書曰孫氏與孤本爲唇
齒而關某兵弱又樂進在青泥與某相拒今不往
救則曹操必取荊州轉侵州界其憂甚於張魯魯

自守之賊不足慮也因求益兵萬人及資糧欲東
下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昭烈怒勒兵進據
涪城十八年昭烈進軍圍雒十九年昭烈拜帝董
督荊州事召諸葛亮張飛趙雲等西上昭烈進圍
成都諸葛亮等引兵來會馬超亦自漢中來降劉
璋遂開城歸命昭烈遷璋於公安益州既定昭烈
領益州牧賜諸葛亮法正帝等金各五百斤銀千
斤錢五十萬錦千疋帝聞馬超來舊非故人書與
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答曰孟起兼資文
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翼德並駕

爭先奮其長矛之色命逸祥也帝良賞其文是謂

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答曰孟起兼資父

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翼德並駕
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群也帝美髯髯故亮謂
之髯帝省書大悅以示賓客帝嘗爲流矢所中貫其
左臂後瘡雖愈每至陰雨骨嘗疼痛醫曰矢鏃有
毒毒入於骨當破臂作瘡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
除耳帝便伸臂令醫劈之時帝適請諸將飲食相
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噐而割炙飲酒言笑自若先
是昭烈在荊州孫權欲取蜀昭烈固止之權不聽
遣周瑜率水軍住夏口昭烈不聽軍過使帝屯江

北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昭烈自往孱陵權
不得西召瑜還及昭烈西入益州留帝守江陵權
使魯肅屯陸口與帝鄰界肅嘗以歡好相接呂蒙
謂肅曰卿與關某爲鄰其人長而好學梗亮有雄
氣宜有單複以待之因爲肅密陳三策會昭烈已
得益州權遣諸葛瑾從昭烈求荊州諸郡昭烈不
許權怒遂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帝盡逐之
權怒遣呂蒙督兵二萬以寇三郡蒙遣書長沙桂
陽皆叛歸蒙又誘降零陵太守郝普昭烈聞之引
兵五萬自成都親至公安遣帝入益陽爭三郡權

進主進丁爲者軍前更書魯肅將兵萬人屯益陽

陽皆叛歸蒙又誘降零陵太守郝普昭烈聞之引

兵五萬自成都親至公安遣帝入益陽爭三郡權
進住陸口爲諸軍節度遣魯肅將兵萬人屯益陽
以拒帝魯肅欲與帝會諸將皆曰不可往帝曰今
日之事必爲荊州肅長於辨非他人所能口折也
且不往則見吾怯諸將請陳兵而往帝曰兵多見
疑竟單刀詣肅肅曰往與豫州覲於長阪豫州之
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志勢摧弱圖欲遠竄望不
及此吾主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
民之力使有所庇廕以濟其患而豫州私獨餽情

愆德墮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剪并荊州之
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况整領人物之主乎肅
聞貪而棄義必爲禍階將軍屬當重任曾不能明
道處分以義輔時而負恃弱衆以圖力爭師曲爲
老將何獲濟語未竟部將周倉怒目裂眦拔劍而
言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戮力破操豈得
徒勞無一塊土而足下來欲收地耶且土地者惟
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肅厲聲呵曰此何爲者我與
若主言若安得不遜若豈能爲樊將軍耶曰爲樊
將軍亦何難帝提刀起曰此自國家事是人何知

若主言若安得不遜若豈能爲樊將軍耶曰爲秦

將軍亦何難帝提刀起曰此自國家事是人何知
且之去從容謂曰昔高帝除秦暴而創洪基光武
驅新亂而復舊物豫州親帝室胄吾子所知也因
天下亂出死力百戰而有一州此彈丸之地卽封
土不爲過况天子存亡未可知而討虜坐擁江東
之衆此豈有功德在先世儼然受南面之賞不遇
乘中國擾亂因而攘割之耳天命未改尺土皆漢
有也吾久不向足下取全吳而足不更從吾取三
郡此吾所不解也肅不能答爲禮而別旣聞曹操

將攻漢中昭烈恐失益州遣使求和於孫權權使
諸葛瑾報命更尋盟好遂分荊州以湘水爲界曹
操既定漢中劉燁言於操曰劉公人傑也有度而
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
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
少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爲相關張勇冠三軍
而爲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操不聽
以夏侯淵守漢中二十二年十月揚武將軍法正
說昭烈取漢中昭烈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

二十四年正月昭烈使討虜將軍黃忠擊夏侯淵

十一月三日曹操引兵出漢中

說昭烈取漢中昭烈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

二十四年正月昭烈使討虜將軍黃忠擊夏侯淵
斬之三月曹操自臨漢中昭烈歛衆拒險終不交
鋒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五月操悉引兵出漢中
諸軍還長安昭烈遂有漢中七月昭烈稱漢中王
拔牙門將軍魏延領漢中太守以鎮之還成都拜
帝爲前將軍假節鉞馬超爲左將軍張飛爲右將
軍黃忠爲後將軍諸葛亮言於昭烈曰忠之名望
素非關張之倫而今便令同列張在近親見其功
尚呵喻旨關遙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昭烈

曰吾當自解之遣益州前部司馬費詩卽授帝印
綬帝聞黃忠位與己並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
同列詩謂帝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
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
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今漢中王以一時之功
隆崇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
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
宜計官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爲意也僕一介之使
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惜此舉動恐
有後悔耳帝感悟遽卽受拜是月孫權攻合肥曹

生言... 衡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使還但惜此舉動恐

有後悔耳帝感悟遽卽受拜是月孫權攻合肥曹操發諸州兵戍淮南揚州刺史溫恢謂兗州刺史裴潛曰此間雖有賊然不足憂今水潦方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關某驍猾正恐征南有變耳已而帝果使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將軍傅士仁守公安自率衆攻曹仁於樊曹操使于禁龐德屯於樊北以助曹仁八月大霖雨漢水泛溢帝因激水淹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避水帝乘大船就攻之禁等窮迫遂降執龐德斬之曹操聞之流

涕曰吾知于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不及龐德
耶帝急攻樊城城得水往往崩壞衆皆恟懼或謂
曹仁曰今日之危非力所支可及其圍未合乘輕
船夜走汝南太守滿寵曰山水疾速冀其不久聞
關某遣別將已在邾下自許以南百姓擾擾彼所
以不敢速進恐吾軍掎其後耳今若遁去洪河以
南非復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乃沈白馬與
軍人盟誓同心固守城中人馬纔數千人城不沒
者數版帝乘船臨城立圍數重內外斷絕又遣別
將圍將軍呂常於襄陽荊州刺史胡修南郡太守

者數版帝乘船臨城立圍數重內外斷絕又遣別

將圍將軍呂常於襄陽荊州刺史胡修南郡太守
傅方皆降帝初圍樊孫權遣使來助之勅使莫速
進又遣主簿先致命帝忿其淹遲又已得于禁等
乃罵曰貉子敢爾使樊城拔吾不能滅汝耶十月
曹操至雒陽梁郄陸渾諸起義者擁衆歸帝自許
以南往往遙應帝威震華夏曹操大懼與諸將議
曰關某昔在孤所孤以其義故不殺今還爲吾患
馘三大將沒七軍其鋒不可當不如徙許都渡河
而北以避其銳司馬懿蔣濟言於操曰于禁等爲

本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孫
外親內疎關某得志權必不願可遣人勸權躡其
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先是魯
肅嘗勸權以操尚存宜輯和關某與之同仇不可
失也及呂蒙代肅屯陸口以帝有兼并之心且居
國上流其勢難久密言於權曰今令征虜將軍孫
皎守南郡潘璋在口帝將欽將遊兵萬人循江上
下應敵所在蒙爲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
何賴於某權曰今欲先取徐州然後取某何如對
曰今操遠在河北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

何賴於某權曰今欲先取徐州然後取某何如對

曰今操遠在河北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
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今日
取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
懷憂不如取某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權善之先是
權嘗爲其子求婚於帝帝罵其使不許婚權由是
怒及帝攻樊呂蒙上疏曰某討樊而多留備兵必
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嘗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
治疾爲名彼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
馳上襲其空虛南郡可下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

召蒙還陰與圖計蒙至權問誰可代卿者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而未有遠名非某所忌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都督以代蒙遜至陸口爲書與帝曰將軍之勲振於華夏小舉大克一何巍巍雖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畧蔑以尙此然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以逞其心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仗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爲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疎遲忝所不堪喜隣威德樂自傾

盡惟將軍察之帝答書曰將軍作鎮西藩爲吳右

全獨克僕書生疎遲忝所不堪喜隣威德樂自傾

盡惟將軍察之帝答書曰將軍作鎮西藩爲吳右
臂下車未遠遽懷老夫中心藏之共獎王室幸甚
幸甚目前小捷曷敢貪天之功第荊州與陸口接
壤爲釁已非一日寡君報公子之命丞相有破曹
之勲舊屬宗盟非吳土地乃阿蒙不揆大義狡然
西窺老夫不戒戎軍而捍禦無術將軍慨然以操
猾爲憂豈覩其篡逆不共戴天尙以蜀爲漢室宗
冑或能用命抑事在荊而指在洛亦惟將軍爲之
老夫之言誠如皦日勿昵小功終成大德自是帝

意頗安無復所嫌稍撤兵以赴樊遜啓形狀陳其
可取之要帝得于禁等人馬數萬糧食乏絕令取
孫權湘關米權聞之遂發兵襲帝初曹操之出漢
中也使徐晃屯宛以助曹仁及于禁陷沒晃前至
陽陵陂帝遣兵屯偃城晃旣到詭道作都塹示欲
截其後帝兵燒屯引去晃得偃城連營稍前操使
趙儼以議郎叅曹仁軍事與徐晃俱前餘救兵未
到晃所督不足解圍而諸將呼責晃促救曹仁儼
謂諸將曰今敵圍素固水潦猶盛我徒卒單少而
曹仁臨絕不得同力此舉適所以蔽內外耳當今

謂諸將曰今敵圍素固水潦猶盛我徒卒單少而

曹仁臨絕不得同力此舉適所以蔽內外耳當今
不若前將偪圍遣諜通仁使知外救以勵將士計
此軍不過十日尙足堅守然後表裏俱發破敵必
矣如有緩救之戮予爲諸軍當之諸將皆喜晃營
距帝圍三丈所作地道及箭飛書與仁消息數通
帝與晃素有舊至是遙共語但說平生不及軍事
孫權爲賤與操請以入寇自效且乞不漏操問羣
臣羣臣咸言宜密之董昭曰軍事尙權宜應權以
密也而內露之某聞權上若還自護圍則速解便

獲其利可使兩相對持坐待其敝秘而不露非計之上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計糧怖懼爲難不露之爲便操曰善卽勅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帝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帝果猶豫不去操自雒陽南救曹仁駐軍摩陂前後遣將軍殷署朱蓋等凡十二營詣徐晃帝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冢晃乃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帝見四冢欲壞自將步騎五千出戰不利而退呂蒙至潯陽盡伏其精兵艣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帝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帝不聞知糜

其精兵羈腕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

行帝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帝不聞知糜
芳傅士仁素皆嫌帝輕己帝之出軍芳與士仁供
給軍資不給將還治之又以南郡城中失火頗焚
軍器帝以責芳芳與士仁咸懷懼不安於是呂蒙
令騎都尉虞翻爲書說士仁爲陳成敗士仁得書
卽降翻謂蒙曰此譎兵也當將士仁行留兵備城
遂將士仁至南郡糜芳城守蒙以士仁示之芳遂
開門出降蒙入江陵釋于禁之囚得帝及將士家
屬皆撫慰之封帝府藏財寶以待孫權之至帝聞

南郡破卽引兵南還西保麥城權使誘降帝僞立
幡旗爲象人於城上因棄去權使朱然潘璋斷其
經路到臨沮住夾石十二月爲潘璋司馬馬忠邀
於章鄉及其子平與都督趙累等皆遇害孫權具
聞於操葬以諸侯之禮後主景耀三年追謚曰壯

經

年表

年表

繫事於年編年以表櫟括生平詞簡義了法本
春秋予奪至皎名教攸關激揚匪小誌年表

漢孝靈皇帝中平末關帝自解至涿始事昭烈
庚午漢孝獻皇帝初平元年昭烈依中郎將公孫瓚
瓚使領平原相帝與張飛並爲別部司馬

辛未初平二年在平原

壬申初平三年在平原

癸酉初平四年在平原

甲興平元年在平原

乙興平二年徐州牧陶謙爲曹操所攻昭烈以兵

往救謙謙病篤以州讓昭烈遂領徐州牧帝

隨在徐州

丙建安元年袁術攻昭烈昭烈拒之於盱眙呂布

乘虛襲下邳昭烈求和於布時帝守下邳

丁丑二年秋九月帝隨昭烈擊楊奉等

戊寅三年曹操自將征布昭烈與之遇於梁國界中

帝隨昭烈依操東征

己卯四年旣破呂布曹操還許帝與昭烈俱至許昌

帝隨昭烈依操東征

己卯四年旣破呂布曹操還許帝與昭烈俱至許昌
十二月袁術欲從下邳北就袁譚曹操令昭
烈與其將朱靈以兵邀術昭烈至下邳遂殺
徐州刺史車胄舉兵屯沛帝復守下邳

庚辰五年春正月昭烈起兵討曹操敗績歸袁紹於

河北帝表約詣曹詔以爲偏將軍是時操與
袁紹相拒於黎陽帝隨操在官渡夏四月操
與紹戰於官渡帝破袁紹軍斬其將顏良仍
留官渡秋七月辭操去從昭烈於河北

卷之一
三
辛巳六年昭烈說紹南連荊州牧劉表因往依表表
使屯新野帝隨在新野

壬午七年至十一年並隨昭烈在新野襄樊間

丁亥十二年帝隨昭烈見諸葛亮於隆中

戊子十三年隨昭烈屯樊九月曹操下荊州十月昭
烈自樊口渡江南與帝船會於江陵因俱至
夏口其冬遂與周瑜等共擊操於赤壁大破
之

二十四年昭烈領荊州牧以帝爲襄陽太守盪寇

將軍駐軍江北

四年昭烈領荊州牧以帝爲襄陽太守盪寇

將軍駐軍江北

庚寅十五年屯江北

辛卯十六年昭烈入益州留帝與諸葛亮等鎮荊州

壬辰十七年鎮荊州十二月與曹操將樂進相拒於

青泥

癸巳十八年帝獨鎮荊州

甲午十九年昭烈拜帝董督荊州事

乙未二十年夏五月自江陵至益陽與孫權將魯肅

相拒於益陽

丙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並在荊州

二十四年秋七月昭烈稱漢中王拜帝爲前將

軍假節鉞八月帝大破操兵於樊又遣別將

關羽常於襄陽援之十月曹操使徐晃救樊

權將呂蒙襲江陵十一月自樊解兵引還當

陽保麥城走臨沮權將邀擊之帝及子平皆

戰歿章鄉

前志列帝年表但其所紀亦多未信琦譜紀

云漢靈帝中平元年奔涿郡依昭烈昭烈率

之從校尉鄒靖討黃巾賊謂見本傳蜀志志

云漢靈帝中平元年奔涿郡依昭烈昭烈率

之從校尉鄒靖討黃巾賊謂見本傳蜀志志
與傳無此文也又云中平六年隨昭烈在京
師復隨還沛國謂見英雄記記亦無明文也
據蜀志昭烈紀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
兵從校尉鄒靖討賊有功王粲英雄記云靈
帝末年先主常在京師復與曹操俱還沛國
觀傳與記之所述不過如是而已且其去解
奔涿而遇昭烈雖計其時當在靈帝中平之
末與獻帝初平之初然必指爲幾年幾歲實

亦無從稽考必欲舉中平元年奔涿郡依昭烈而大書之何也按裴松之三國志注引典畧云張純反青州被詔遣從事將兵討純平原劉子平知昭烈有武勇薦於從事遂與相隨遇賊於野昭烈中創陽死賊去後人以車載之得免張純反在中平五年都尉公孫瓚討純事見後漢書靈帝紀蓋此時昭烈雖從軍旅而尚無帝與桓侯爲腹心禦侮是以被創陽死不然使熊虎之將早在左右寧致如此

此而煩他人車載以免哉觀此則知書中平

創陽死不然使熊虎之將早在左右寧致如此而煩他人車載以免哉觀此則知書中平元年之不確也

蜀志昭烈紀絕無至京師與還沛國之文考靈帝末昭烈以義兵從校尉鄒靖討黃巾除安喜尉未幾以校督郵棄官去頃之大將軍何進遣都尉母正毅詣丹陽募兵昭烈與俱行至下邳與賊力戰有功除下密丞復去官後爲高唐尉遷高唐令爲賊所破奔公孫瓚瓚表爲別部司馬爲瓚拒袁紹有功試守平

原令後領平原相是則中平之末昭烈唯常
一至下邳餘皆往來轉徙於河北山東未至
京師更未與曹操俱還沛國也

世系 附部將

世系 附部將

溯厥始祖爲夏直臣解梁孕秀逸羣絕倫孫曾
繼起代有傳人叅謀僚屬百世重新誌世系而
部將附焉

關龍逢

羽

興

木

統

彝—郎—康之—播

子孫傳

關平帝子驍勇絕倫以忠義自許從父在荊襄間
漢建安二十四年冬十二月呂蒙入寇死之宋
崇寧元年賜廟額曰昭貺封武靈侯慶元初以
守臣高子溶請加威顯今稱武靈威顯侯

關興字安國帝少子有令聞丞相亮深器異之隨
昭烈在蜀帝歿興嗣漢壽亭侯爵弱冠爲侍中
中監軍數歲卒

關統侍中興子嗣封尚公主官至虎賁中郎將

關彝侍中興庶子以統卒無子嗣封成都失守死

關統侍中興子嗣封尚公主官至虎賁中郎將

關彝侍中興庶子以統卒無子嗣封成都失守死之

關朗彝之子爲北魏大儒妙極占算曾以一筮預推百年知治統屬唐而道統歸文中子有關朗子占書行於世

關康之朗之後善左氏春秋

關播康之之後唐德宗建中時爲平章政事通志稱其爲解州人雲長後裔

部將傳

周倉平陸人有勇力板筋虬髯儀容甚偉初爲黃巾張寶將自恨事非其主比遇帝於卧牛山翻然曰匹夫失所依今遇將軍如披雲霧而覩青天願步隨雖萬里不辭也遂從帝於獨行之際當龐德乘小船欲還仁營倉深知水性驅大船而來撞翻小船跳入水中生擒德上其驍健如此後呂蒙寇麥城死之明神宗封武烈侯

趙累從帝任前軍都督糧料官爲人忠誠廉直呂

蒙寇麥城死之

趙累從帝任前軍都督糧料官爲人忠誠廉直呂

蒙寇麥城死之

王甫從帝爲司馬多謀議呂蒙寇麥城墜城死之
廖化字元儉本名淳襄陽人也爲帝主簿帝敗屬
吳思歸昭烈乃詐死因攜持老母晝夜西行會
昭烈東征遇於秭歸昭烈大悅以化爲宜都太
守官至右車騎將軍封中鄉侯以果烈稱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爲荊州刺史傳羣主簿尋詣

帝命爲功曹才畧過人後歸蜀歷官中軍師

附赤兔馬呂蒙寇麥城爲其部將馬忠所獲
獻與孫權權卽賜忠數日不食而死明神宗

封
伯

封
號

封號

大義參天盛名蓋世累代崇封有增無替由侯而王旋進而帝先世分榮休光靡旣諱封號

漢後皇帝景耀三年九月追封故前將軍關羽壯繆侯

宋徽宗崇寧元年追封漢前將軍漢壽亭侯關某爲忠惠公

大觀二年加封武安王

宣和五年勅加義勇武安王

高宗建炎二年加封壯繆義勇武安王荆門志
載誥詞云肆摧奸宄之鋒大救黎元之溺餘文
缺

孝宗淳熙十四年加封壯繆義勇武安英濟王
勅云生立大節與天地以並傳沒爲神明亘古
今而不朽荆門軍當陽縣顯烈神壯繆義勇武
安王名著史冊功存生民一方所依千載如在
凡有禱於水旱雨暘之際若或見於焄蒿悽愴
之間英烈言言可畏而仰廟貌奕奕雖遠益新
爰啟王封仍加美號豈特顯爾神威德之盛亦

之間英烈言言可畏而仰廟貌奕奕雖遠益新
爰啟王封仍加美號豈特顯爾神威德之盛亦
以慰此邦父老之情尚祈靈聰服我休顯可特
封壯繆義勇武安英濟王奉勅如右

元文宗天歷元年加晉封號顯靈義勇武安英濟
王

明太祖洪武元年復原封漢前將軍漢壽亭侯

憲宗成化十七年頒祭勅云惟神天挺英豪而
號萬人之敵理涵麟史以興一國之圖酬德報
功列侯嘉謚逮於大宋勅命靈魂復統陰符之

兵勦滅蚩尤之怪妖氛既絕旱虐隨消天降甘霖池盈鹽水生民獲利國課充輸公快私忻惟神是賴尤冀佑皇圖之永固更希眷靈祚之悠長遣使達誠持香致敬靈威顯赫昭格是祈武宗正德四年賜廟曰忠武

世宗嘉靖十年仍漢將軍漢壽亭侯

神宗萬歷四十二年十月加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震天尊關聖帝君遣官奉九旒珍珠冠一玉帶一四蟠龍袍一黃牌一面上書封號一

十六字至都城正陽門廟供訖建醮詞曰切念

一玉帶一四蟠龍袍一黃牌一面上書封號一

十六字至都城正陽門廟供訖建醮詞曰切念
朕躬奉天御世尊爲億兆之君法祖保邦位稱
神人之主精勤圖治默賴神庇凡有護國之靈
悉證尊崇之祀恭維闕聖帝君生前忠義振萬
古之綱常身後威靈保歷朝之泰運除邪輔正
聖德神功保劫康民福幽利顯旣贊乾元之化
宜宣帝號之封所傳三界伏魔大帝闕聖經懺
足以師世淑人安供名山福地以垂久遠用是
朕發誠心頒賜帑金印造伏魔經懺特命全真

道士周玄真等齋請前去彼處供安鎮靜方隅
肅清中外關聖帝君以今年八月十五日位證
南方丹天三界伏魔大帝之位天人共慶三界
推尊茲建醮典三日安供聖經慶賀聖帝自今
伊始永安帝位不在將班鑒觀萬天巡遊三界
悉清人鬼之妖全消未萌之患庶使邊方鎮靜
四夷無干擾之虞朝野奠安海宇樂昇平之化
常歷歲月永荷神庥

國朝順治九年四月禮部奏准關帝封號宜有加

崇請如明萬歷舊典晉稱帝奉

國朝順治九年四月禮部奏准關帝封號宜有加

崇請如明萬歷舊典晉稱帝奉

勅封忠義神武大帝

雍正三年五月追封關帝曾祖光昭公祖裕昌
公父成忠公

三代追封因給事中李蘭奏請禮部初議侯
爵及再議則以公而擬光昭裕昌成忠之號
以冠之初蘭據近人盧湛所輯聖蹟圖志指
關帝曾祖考並有名字因以上請部議尊崇
正神關係大典理宜詳慎圖誌所載名氏無

足憑信查

文廟配享惟孟子之父未詳名諱止稱先賢孟孫氏所以闕疑也應照此例止書封爵不著名氏於是撰擬爵號製牌供奉焉

卷五

荆洛棲神河東毓秀疆土攸分同爲帝冑旣褒
其先又崇其後國賴以福民藉以佑誌襲蔭
國朝雍正四年錄帝後以關氏之居解州者爲博
士世襲奉祠廟主祀事

先是河南洛陽有帝後聞於朝予博士世襲及
追封三代後解州奉祀生關居斌赴晉中丞求
爲上謝因呈請解梁發祥之區欲照洛陽陵寢
之地同叨博士一員事下禮部部議褒崇

先聖成例山東曲阜既設有博士等員而浙江西
安爲

孔聖後裔大宗所在復設博士一員先賢朱子在
福建崇安已設有博士而江南婺源爲祖籍復
設博士一員今依此例解州亦准設博士世襲
從之尋荊州亦循例請准於是解州關氏及荊
州洛陽有三博士云

廟制

廟制

廟食天下神返故鄉規模壯麗俎豆馨香仰瞻遺像凜若風霜千秋如在永沐休光誌廟制

都城關帝廟在城西北隅明洪武中勅建永樂初特頒龍鳳黃紵絲旗一揭竿豎之歲久頽圯成化丁酉命內官監太監宿政重加修葺內製暗花柳黃紵絲旗揭之并製大紅織金等袍服青織金雲幡披之懸之

永樂勅建關廟在宛平縣之東成化十三年奉

勅重修

正陽門關廟在甕城之內西偏明初所建香火之盛神籤之靈甲於天下

江南江寧府關廟在雞山下明太祖因感夢於洪武二十七年勅建

燕子磯關廟在磯之巔自隋唐間有之明正德十五年武宗南征駐師其下嫌其陋隘勅增修之

解州帝廟在城西門外相距百步許宋大中祥

符年建修於元祐七年縣尉鄭咸爲記金嘉泰

解州帝廟在城西門外相距百步許宋大中祥

符年建修於元祐七年縣尉鄭咸爲記金嘉泰
四年復修知州事田德秀記自是修於元泰定
元年學士王緯記修於至正二十五年陳璘記
至明則修於洪熙元年李永常記修於成化十
四年周洪謨記修於正德五年韓文記修於嘉
靖三年朱實昌記又修於二十五年王忬記至
三十七年地大震廟圯無餘知州王惟寧重建
焉張四維記修於萬曆二十三年道士張通厚
奏請祠額賜額曰英烈三十八年復勅修

國朝康熙四年陝西巡撫賈漢復修喬庭桂記四十二年

聖祖以御寶書榜曰義炳乾坤遣官懸於廟其明年四月朔日大火廟自焚盡毀又明年

乘輿巡陝西過解州廟燼狀使官重修五十二年知州祝增修介孝璚記乾隆十八年知州韓桐修解廟袤延方廣宋時始建號崇寧宮其殿柱皆石雕龍蜿蜒飛甍丹碧規模宏麗爲諸廟甲觀明時廟制中爲正殿其周檐以石爲楹者二十

有六後爲寢宮楹亦石寢外左右廂東西向前

明時廟制中爲正殿其周檐以石爲楹者二十

有六後爲寢宮楹亦石寢外左右廂東西向前
爲樂樓樓五楹其峻三重樓南爲午門門南有
坊坊南爲儀門門內左右廊各十五門外東西
碑亭二寢宮後建麟經閣左右兩廡各九十五
楹閣之北爲土山展其後儀門南以墻繚之啟
磚門三門內左右各有坊其東西南隅爲鐘鼓
樓樓外東西又各有坊表自磚門南甃琉璃爲
壁壁外復表以大坊廟之東偏爲崇寧宮以居
道士今廟中爲正殿周檐石楹者如舊制像帝

南向坐後爲寢宮塑帝妃像其楹以木寢左右
廂各三一塑帝子平妃一塑帝子興妃正殿左
右官廳各三楹東偏有亭立果親王碑中爲八
卦樓樓三層樓南坊曰如在其上南爲午門兩
傍有坊左坊曰丹誠貫日右坊曰正氣參天南
爲樂樓爲大門寢宮後爲麟經閣如舊制上下
繪塑帝像閣左右二樓分繪帝子平興像中有
坊曰氣肅千秋左右廊各九十五間徧畫帝生
平故事於其壁大門之南繚垣磚門如舊制而
左右兩坊唯址存鐘鼓樓之分在東西南二隅

平故事於其壁大門之南繚垣磚門如舊制而

左右兩坊唯址存鐘鼓樓之分在東西南二隅者亦仍舊制樓外東坊曰義壯乾坤西坊曰威震華夏東又有石坊一自大門南爲磚門門外琉璃甃壁壁南有坊舊爲蓮塘池上有三結義祠周牆內外並樹桃柳大門之東爲崇聖殿雍正三年奉

勅創建其東偏爲崇寧宮道士居之大門外東偏有三賢祠一祀周將軍倉一祀趙公累一祀王公甫其西偏祀追風伯廟南面中條北帶硝池

氣象增豁正殿後舊有檜栢其狀甚古及廟災
檜亦燼絕廟既宏鉅歲常以四月十一月爲賈
區百貨珍貴之物無不走集逾三旬乃罷

常平廟在州東二十里帝故里也有帝先世塚
上有危塔在中條山麓而鹽池當其後祠制外
爲大門四楹耳門各二楹入門稍東卽塔也正
殿六楹前爲獻臺中虛四達東西廡各十楹後
爲寢殿六楹左右房各四楹迤東爲道院祀香
火者居之墻垣周圍百丈飾以綠簷大門前爲

坊三南曰關帝故里東曰靈鍾巖海西曰秀萃

火者居之墻垣周圍百丈飾以綠簷大門前爲坊三南曰關帝故里東曰靈鍾離海西曰秀萃條山其廟不知建自何時明嘉靖三十四年徐祚撰記四十四年署州同賈永康申請鹽院胡鎬議動香需辦祭每清明節州官屬遵拜掃例一在瑩墓一在本廟致祭歲以爲常萬歷二十一年知州魏養蒙重修爲記

關帝墓在當陽縣城西北五里許卽古章鄉吳歷曰孫權以諸侯禮葬墓前故無祠明成化丁亥知縣黃恕請於朝立廟其後漸圯嘉靖丙辰

司禮監太監黃錦都督陸炳出白金二千五百兩撤而新之規制中爲正殿後爲寢宮前爲祭臺左右爲兩廡南爲儀門再南爲大門儀門外左爲堂作鐘鼓樓又建坊於前繚以周垣廟祀之具咸備而守之以僧若干人今塚以大王爲號每歲清明鄉人相率上塚如祭掃之禮

玉泉關帝廟在當陽縣西三十里覆舟山疊嶂回擁飛泉迤邐漢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帝歿此山下葬於章鄉廟興於陳光大中唐貞元十

八年荆南節度使王部一舊裴均廣其祠宇宋

此山下葬於章鄉廟興於陳光大中唐貞元十八年荆南節度使王勣王勣書裴均廣其祠宇宋大中祥符六年命荆門軍以公錢修理紹聖三年賜廟額顯烈循廟而東又有廟曰昭貺卽帝子平也

雒陽關帝塚祠在城東南十五里季漢書云漢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操還雒陽權襲害帝傳首至雒操以王侯禮葬故無祠今祠制中爲正殿五間後爲寢殿五間寢殿之北爲帝塚周甃甃垣外植松柏正殿之南爲儀門三間又南爲大

門三間左右迴廊四十餘間東偏有道院司香
火者居之又與隅有坊題曰關聖帝塚

祀典

祀事孔明太常釐正設醴陳牲肅然起敬自春
徂秋典禮特盛成式常垂與闕里並誌祀典

明嘉靖年間定京師祀典每歲五月十三日遇關
帝生辰用牛一羊一豕一菓品五帛一遣太常
官行禮四孟及歲暮遣官祭國有大事則告凡
祭先期題請遣官行禮

解州廟祭以四月八日九月十三日爲祀期於
時尙爲小祀不用牛萬曆中巡撫呂坤酌定祭

品鹿一兔一羊豕各一藁魚豚肉四色祭米餅
糝粳米粉粢榛栗菱芡菓蔬韭菁芹笋酒鹽香
帛燭炬松膏各如儀春秋祭祀因解人監生蒲
昭奏請用庚日如上戊上丁例以庫錢備物官
攝其祭

崇聖殿祭品視前惟鹿以羊代

正殿祝文惟 帝忠義貫日英烈蓋世志復漢

基百代崇祀惟茲解州實 帝故里今當仲

春秋

謹以牲帛粢醴式陳明事

崇聖殿祝文惟神葆真涵光孕秀毓醇發祥應

謹以牲帛粢醴式陳明事

崇聖殿祝文惟神葆真涵光孕秀毓醇發祥應
運聖嗣篤生正直不回威靈燁赫天壤同朽金
石靡泐有開必先疇其啟佑丕顯丕承神功斯
懋余忝守土肅舉時禋晉來盼饗如格如歆

國朝雍正五年太常寺奏定如中祀制每年除五
月十三日前殿照常祭祀用牛一豕一羊一帛
一菓五盤其春秋二祭照

文廟之例用牛一豕一羊一籩豆十帛一以州守
主祭行三跪九叩首禮

陽明志 卷之一
崇聖殿惟家各一羊各一遵豆各八帛各一春
秋部擇致祭日期

正殿祝文惟 帝純心取義亮節成仁允文允
武乃聖乃神功高當世德被生民兩儀正氣歷
代明禋英靈丕著封號聿新敬修歲事顯佑千
春

乾隆九年正月領正殿祝文惟 帝浩氣凌霄
丹心貫日扶正統而彰信義威震九州完大節
以篤忠貞名高三國神明如在徧祠宇於寰區

靈應丕昭薦馨香於歷代屢徵異蹟顯佑羣生

以篤忠貞名高三國神明如在徧祠宇於寰區
靈應丕昭薦馨香於歷代屢徵異蹟顯佑羣生
恭值嘉辰遵行祀典筵陳遵豆凡奠牲醪

崇聖殿祀文惟公世澤貽庥彞源積慶德能
昌後篤生神武之英善則歸親宜享尊崇之報
列上公之封爵錫命優隆合三世以肇禋典
章明備恭逢諏吉祇事薦馨

古蹟

古蹟

英名丕振正氣常遊時更事易遺跡尙留徘徊
瞻望遐想鴻猷地因人重奕奕千秋誌古蹟

棘刺順在大名府滑縣城東北二十五里白馬坡
世傳關帝駐節於此嘗被棘刺望衣廼以手揮
卽不逆至今其地棘刺皆順生

摩旗山在江南安慶府桐城縣東南一百三十里
世傳關帝屯兵於此上有廟

關帝嶺在承天府京山縣治北上平如掌有毬塲

及故城壘

刷馬灘在漢江南一十五里舊傳關帝常刷馬於此故名

卓刀泉二一在湖廣武昌府城東一十里世傳關帝常卓刀於此泉出今泉側有廟一在衡州府城西三十里崔婆井旁關帝嘗過此渴甚以刀卓地泉出故名後人嘉其甘冽又名勝泉

關帝洞在漢陽府城東北大別山之右其洞乃一巖穴關帝嘗憩於此故名傍有祠祠內有磨刀

石

巖穴關帝嘗憩於此故名傍有祠祠內有磨刀

石

襄陽男子張嘉王休得玉璽於漢水帝爲之銘曰
璽藏漢水伏於淵泉暉景燭曜靈光徹天上漢
中王

關瀨在長沙府益陽縣西南五里漢昭烈入蜀留
關帝鎮荊州後孫權遣呂蒙取桂陽長沙零陵
三郡卽今清泥灣關瀨是也

馬跑泉在京山縣北一十里關帝駐兵於此山無
水士卒渴甚夜有虎咆哮馬驚跑地因而得泉

至今民資灌溉之利傍有掇刀石常在

宋時以太公爲武城王立廟汴京以古今名將配
食宣和五年禮部奏關某勅封義勇武安王從
祀武城王廟契勘從祀諸將例不顯謚號合稱
漢將武安王從之

李仁甫長編

宋建隆初詔前代功臣詳其勲業優長以聞有司
言關張諸葛亮及唐房元齡魏徵等皆勲德高
邁爲當時冠詔令各置守塚三戶

宋史

大王塚卽帝墓土人稱之爲大王塚每歲清明鄉

人相率上塚宋淳熙十五年王銖守荆門軍始

大王塚卽帝墓土人稱之爲大王塚每歲清明鄉

人相率上塚宋淳熙十五年王銖寄荆門軍始
建祭亭環以垣牆樹以松栢端平甲午後塋塚
翳然元至元間荆門歸附玉泉住山僧慧珍剪
其荆榛重作行祠門以表之

荆門志

富春孫氏世傳孫權後藏吳大帝畫像甚古一日
得關帝像並懸堂中聞甲兵聲轟厲終夕懼而
撤焉蓋尋仇之意千載未泯英爽如故也

聞奇錄

帝廟徧天下雖海外亦然日本國所建廟在五島

乃路

日本國說

靈異

靈異

氣塞兩間精英疊見捍患禦災普天幾徧所禍
惟淫所福惟善名節果敦幽冥斯眷誌靈異

建玉泉

天台智者以隋開皇十二年至當陽上金龍池月
夜有具王者威儀二人一長而美髯豐表一少而
秀發長者前致辭曰予漢前將軍關某也彼某子
平也漢末紛擾事不果願死有餘烈上帝命主此
山敢問大德聖師何在住足智者曰欲建立道場

耳神曰願愍我愚特垂攝受此去一舍山如覆舟
歟土深嘉吾當爲力建一刹供護佛法願師安禪
七日以湏其成師旣出定湫潭萬尺化爲平陸棟
宇煥麗巧奪人目神卽受五戒知者言於晉王廣
上其事錫以佳名而公遂爲此寺伽藍神矣

破蚩尤

宋政和中解州解池鹽至期而收課輒不登帝召
虛靜真人詢之奏曰此蚩尤神暴也帝曰誰能勝
之曰關帥可臣已勅之矣尋解州奏大風霆偃巨

木已而霽則池水平若鏡鹽復課矣帝召虛靜勞

之曰關帥可臣已勅之矣尋解州奏大風霆偃巨

木已而霽則池水平若鏡鹽復課矣帝召虛靜勞
之曰關帥可得見乎曰可俄而見大身克庭帝懼
拈一崇寧錢投之曰以爲信明日封崇寧真君事見

弇州續藁

勉忠良

李忠愍若水爲元城尉日晝坐廳事有卒持書
簡忽不見發緘視之題云關雲長押其書大
以在午未世當亂侍郎勉之忠愍駭不知所
人康丙午除吏部侍郎金人圍汴若水不屈

陽明先生
卷之一
耳神曰

歟土深殺水厄

七日間廣平府淫雨浹旬山水暴漲浸入東門城
婦噉號震動天地頃見城上雲霧中關聖一
足踢倒城門樓櫓門以填實畧無罅隙用是壅住
水頭城得不沒

救屠重慶

天啟辛酉年永寧上官奢寅奉旨調遣命把目樊
龍張全等領兵三萬至重慶先是寅與其父崇明

瞰國家承平已久四川武備空虛有意竊據爲謀

龍張全等領兵三萬至重慶先是寅與其父崇明

瞰國家承平已久四川武備空虛有意竊據爲謀
素定故暗傳號令使樊龍反於重慶而父子以大
兵徑取成都則全川瓦解矣是秋九月巡撫徐可
求移鎮重慶點發其兵十七日龍殺可求於城內
之演武場遂及監司守令并兵民數百人據城以
時變起倉卒滿城生齒無一人逃者賊議盡屠
中有不可者疑而未決乃詣帝廟暗囑約以
空若刃出於鞘則屠之否則全之於是龍
割高丈餘刃鞘已分開矣及墜地則又翕

耳神曰出僅數寸而紳衿百姓遂得無恙至明年
厥土深平雖餓死者半而所全已多矣時道開陷
七日岸目擊其事如此帝之好生豈不與天地合
符德與

恤貞孝

洪武間解州下馮村有于保兒者娶本村江氏女
甫三日而戍南海汪氏家居以紡績爲業竭力事
舅姑每飯輒留米一匙積至月朔市香楮謁武安
王廟以祈夫同久之歲在丁卯三月二十三日時

方昏暮保兒在彼爲總戎牧王現身謂之曰汝思

王廟以祈夫同久之歲在丁卯三月二十三日時

方昏暮保兒在彼爲總戎牧王現身謂之曰汝思
家否保兒泣曰離鄉萬里瀚海隔絕何緣能到王
曰吾亦解人寓官於此今而西還苟欲往當偕行
遂帶於馬後聲瞬息間墮於下馮村之東壟徧體
沾濕筋骨疼痛及旦匍匐而叩諸耕者廼知己之
夫見父母與妻相持泣備道其由莫不歎王神
馳汪氏至誠之感伍中隨報逃卽保兒是夜
明日也事聞遂蠲厥役至今黃童皓叟皆
而汪于二家尙有人焉

耳神曰惡義

歟土深耳譚云民部郎沈君襄以其父青霞公鍊
七日糾奸相嵩過激徙置絕傲而又以重忤相棄
定齊霞公諸子皆冤死獨襄出獄杵藏孤繫獄且
一日獄吏持飯飯襄曰君食之民曰死例給飯
蓋其兩臺使皆相私人與相善然死與獄中俾無
噍類沈氏耳襄亦知之但彊飯待斃忽白日發異
香滿室而神御赤馬盤舞白雲中下語曰我關雲
長也汝忠義之子故來救汝不死語訖戛刀入

雲中獄中人皆見之至夜半獄外喧聲動地兩臺

長也汝忠義之子故來救汝不死語訖戛刀入
雲中獄中人皆見之至夜半獄外喧聲動地兩
使皆以他疏逐相被逮去身膺綈騎銀鐙一死一
從戎而襄果出蓋神力所扶救也沈君出令安鄉
構關王廟日夕展拜予友胡載道過安鄉沈自語
其事如此同軌又云近聞有關王廟在某地而來
日毆父逆子也神下親戮之會觀者麋集神還
龕端而一旦泥像左偏云

仙遊城

載嘉靖壬戌倭犯閩仙遊縣攻南門甚急

耳神曰焉顯靈將城門鎖住竟不得開倭退神騎
歟土深衆卒見之進視神像一面皆汗也

七日顯聖平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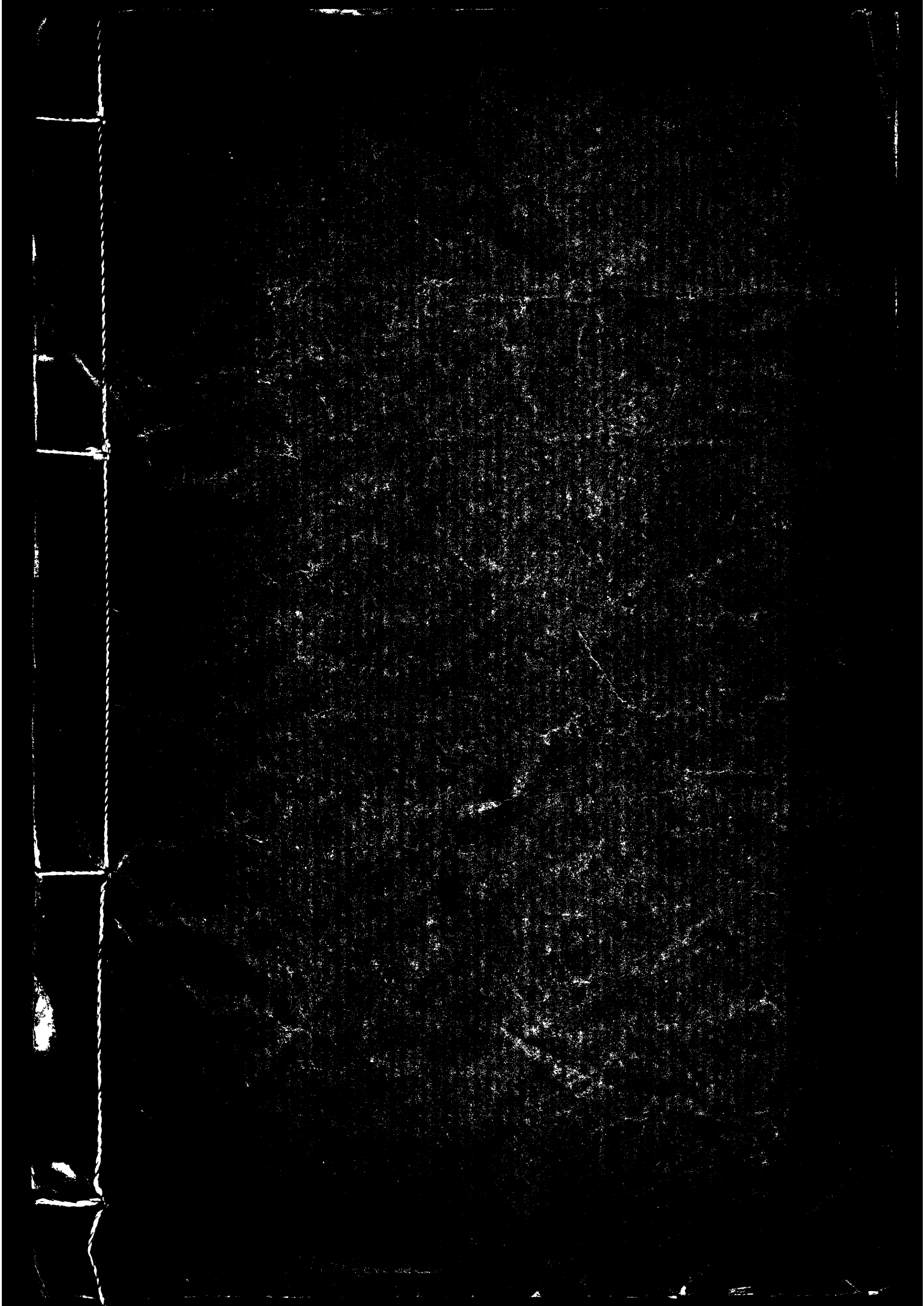
定寧三十二年河南土寇師尙詔襲破歸德府城
聚衆數萬將西攻睢州睢陽衛掌印指揮湯易素
有勇畧挽弓千石聞寇至將帥兵禦之禱於宅東
關聖廟夜夢關聖來告曰借爾弓矢爲爾破賊詰
朝卽以素所用弓及三矢獻廟中寇過陽驛鋪見
關聖在雲中乘赤馬挾弓矢向東南指賊皆下焉

羅拜乃不敢西遂向東南破柘城鹿邑適兩省會

關聖在雲中乘赤馬挾弓矢向東南指賊皆下焉

羅拜乃不敢西遂向東南破柘城鹿邑適兩省會
勦兵齊集賊勢方盛倏而風沙大作陰雲中若有
旌旗相助官兵奮勇賊大敗遂平之至今百餘年
弓矢尙懸廟中相傳有人夜竊取者至明盤旋不
能出門自云見黑將軍以刀背擊之卽嘔血而死
述關夫子講學

魏象樞記云丙午二月夢登高樓謁關夫子
而語之曰吾道一貫孔子云一以貫之何
曰大人當有擴充推致工夫也夫子曰赤





關帝志卷之二目錄

考辨

三國志注考辨

裴松之

傳郎

修後漢通鑑考辨

宋

朱熹

修撰

關張年歲考辨

元

胡琦

漳隱士

解池斬妖考辨

胡

琦

漢壽亭侯辨

胡

琦

蜀漢考辨

明

張邦濟

伽考辨

明

張邦濟

蒲

壯侯爲神考辨

王世貞尚書太倉

失荊州考辨

王世貞

地震像存論辨

侯居震知縣郡人

讀史考辨

毛可公給事遂安

武安王生平大節論辨

彭夢祖副使全椒

關公大節辨

張重華

爵謚考辨

程敏政內閣新安

麾蓋策馬考辨

胡應麟舉人

失荊州考辨

胡應麟

戮龐德論辨

張應麟

失荊州考辨

胡應麟

戮龐德論辨

胡應麟

史書雜辨

胡應麟

關帝祖塋辨

國朝

張鵬翮

內閣
遂寧

漢壽亭侯父祖辨

江闓

知州
維揚

六碑考辨

江闓

漢壽亭侯考辨

張鎮

州守
海豐

壯繆謚法考辨上

張鎮

壯繆謚法考辨下

張鎮

圖考辨

張鎮

明達旦考辨

張鎮

張遼三約考辨

張鎮

譜系考辨

張鎮

辭曹操書考辨

張鎮

華容釋曹考辨

張鎮

華佗刮骨考辨

張鎮

帝子平考辨

張鎮

荊州考辨

張鎮

襄陽考辨

張鎮

夏口烏林赤壁考辨

張鎮

臨且冬成考辨

張鎮

非少考辨

襄樊考辨

張鎮

夏口烏林赤壁考辨

張鎮

臨沮麥城考辨

張鎮

四戊午考辨

張鎮

古印考辨

張鎮

封號考辨

張鎮

本傳考辨

喬壽愷
舉人
郡人

荊州考辨

喬壽愷

封號考辨

喬壽愷

關帝志卷之二

二子母雙辰

順天永昌府

關帝志卷之二

州守海豐張 鎮東侯編輯

壬申舉人甲戌會副喬壽懌令德泰訂

候補縣令辛酉拔貢介玉濤廣陵校閱

考辨

載籍極博今古相承一涉傳會稽考莫憑詞錫
其僞事取乎恒反覆論辨信而可徵誌考辨

三國志注考辨

二條

晉裴松之

典畧云其

山樊孫權遣使請助又勅其使莫速進

而遣主簿元致命於某某忿其遲又自己得手禁
等乃罵權曰貉子敢爾如使樊城拔吾豈不能滅
汝耶權聞之知其輕已僞手書致謝許以親往松
之以爲荆吳雖外睦而內相猜防故權之襲某潛
師密發以此言之某必不求助於權權必不語以
自當往也

山陽公載記云馬超見先主待之厚常呼先主字
關某怒請殺之先主曰人窮來歸我卿等以呼我
字而殺之何以示天下張飛曰如是當未之以禮
明日大會請超入關張並拔刀立血超顧坐席不

關某怒請殺之先主曰人寡才高不可殺之
字而殺之何以示天下張飛曰如是當未之以禮
明日大會請超入關張並拔刀立直超顧坐席不
見兩人見其直也乃大驚遂不復呼字明日歎曰
我今乃知其所以敗爲呼人主字幾爲關張所殺
松之以爲先主入蜀留某鎮荊州未嘗在益土也
就令某言請殺超不應聞但見二人立直何由便
知以呼字之故云幾爲關張所殺乎言不經理深
可忿嫉也

修後漢通鑑考辨

宋 朱 熹

皇朝三才傳氏為漢成行下日系龍之為漢成也

修後漢通鑑考辨

宋 宋 熹

學者但知曹氏爲漢賊而不知孫權之爲漢賊也
若孫權有意興復漢室自當與先主協力並謀同
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纔整頓得起便壞倒如襲
取關某之類是也

按江陵之襲實孫權之罪或謂魏有以致之當
樊城圍急司馬懿蔣濟等勸操說權襲帝於是
權意益決呂蒙之謀遂成又曹仁聽滿寵之言
其守固遂不能破不知攻樊三月立圍數重

內外之危急之勢不能少待滿寵之言亦無
可奈何效死弗去之策倘非蒙襲江陵帝無內
顧之憂樊破自在旦夕而許昌因之震恐矣乃
奸人詭計乘間竊發遂使蓋世之勲毀於垂成
漢業不能復振朱子所以指權爲漢賊也呂蒙
承權意旨首發惡謀雖成豎子之功而未及受
封卽遭其誅綱目所以深惡之

漢壽亭侯論辨

元胡琦

漢壽亭侯論辨

元胡琦

按東漢之末也董卓構亂群雄爭衡曹操囚之專秉朝權竊窺神器先主起宗室禮英賢提孤軍以討漢賊雲長委質而事之其志可尚矣觀其敗於下邳寧忍一時之辱而未嘗有忘漢之心勝於白馬寧辭千金之賞而不肯作背劉之事於義利界限蓋已辨之甚明及持荊州之節與南郡之甲直趨樊襄以抗勅敵鳴鼓則曹仁喪膽揚旗則呂常束手遂降于禁誅龐德虜傳方執胡修於是威震

中原莫不言應以曹操之雄用兵制勝自謂無前
至議徙都以避其銳當是之時義師之氣可謂振
矣非有勇者能如是乎不幸釁生於隣國禍起於
蕭牆墮吳兒計中使其不死歷以歲月并魏吞吳
必矣論者謂雲長處置乖方以短取敗愚謂不然
看雲長須看與先主孔明以興復漢室爲己任一
片忠忱對越天地卽是夏少康以一旅祀夏配天
之本心也雖古義烈無以加焉後之君子當諒其
心不當以成敗利鈍言也

蜀漢考辨

胡琦

之本心也雖古義烈無以加焉後之君子當諒其
心不當以成敗利鈍言也

蜀漢考辨

胡琦

或問雲長蜀將軍也實錄稱漢不稱蜀者何答曰
蜀郡名漢國號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王漢中拜雲
長爲前將軍是時天子在許都先主表而授之如
此則受天子官也而况雲長之歿又在此年之冬
乎以蜀稱之非實錄也明年魏氏代漢降天子爲
山陽公又明年先主始稱帝於成都改元章武立
漢宗廟初未嘗以蜀建國號也其後陳氏志三國
時事分叫蜀由是因而不改至司馬氏修通鑑

以漢紀之而不以承漢統蓋謂魏受漢禪故也及
朱氏作通鑑綱目與司馬氏議論不同以爲魏雖
受漢禪其實篡也先主雖保巴蜀廼漢室之胄也
於是黜魏正其名曰漢云

陽明先生年表考辨

卷之四

以問閩張及昭烈年歲本應之曰吳魯諸子
繼與桓侯結交俱事昭烈三人親如兄弟論其年
歲今去古甚遠其詳不可得矣雖然不可以不考
也按蜀志曰先主年六十三殂又按桓侯傳曰其
年長數歲飛以兄事之陳壽所載止于此矣至二
人年歲皆漏落不叙其畧乃見於吳鶴林集予讀
至奏議有曰蜀人才有志事功而年皆不永歷數
靡終法正不超張飛諸葛亮之年而張有年五十

之吳鶴一名涿潼川中江人也宋嘉熙間爲刑部尙書博學洽聞爲世名儒其說豈無所據以此考之桓侯五十先昭烈一年卒於閬中卽章武二年壬寅桓侯之生蓋熹平二年癸丑歲也昭烈六十三後壯繆五年殂於永安卽章武三年癸卯其生蓋延熹四年辛丑歲也推此則壯繆年歲可知知矣記曰十年以長則兄事之據年長數歲之言不過六七年之間耳大抵昭烈年最大壯繆次之桓侯又次之

解池斬妖考辨

胡琦

今記云宋大中祥符七年解州長澤縣民於也

不過六七年之間耳大抵昭烈年最大壯繆次之桓侯又次之

解池斬妖考辨

胡琦

古記云宋大中祥符七年解州奏解鹽出於池歲收課利以佐國用近水減鹽少虧失常課此係災異不可不察奏入上遣使往視使還報曰臣見一父老自稱城隍神令臣奏云爲鹽池之患者蚩尤也忽不見上怪而疑之顧問左右左右皆以災害之生有神主之爲言上乃召近臣呂夷簡至解池致祭事訖之夕夷簡夢神人戎衣怒而言曰吾蚩尤也上帝命我主此鹽池今者天子立軒轅祠軒

輟言讎也。我爲此不平，故絕池水耳。若急毀之，則已不然，禍無窮矣。夷簡還白其事。侍臣王欽若曰：蚩尤，邪神也。臣知信州龍虎山張天師者，能使鬼神。若令治之，蚩尤不足慮也。於是召天師赴闕，土與之論蚩尤事。對曰：此必無可憂。自古忠烈之士沒而爲神，蜀將軍關某忠而勇，陛下禱而召之以討蚩尤，必有陰助。上問：今何神也？對曰：廟食荊門之玉泉。上從其言。天師乃卽禁中書符焚之。移時一美髯人擐甲佩劍，浮空而下，拜於殿庭。天師宣諭上旨曰：蚩尤爲妖如此，今天子欲命將軍爲民除害，如可啓曰：臣敢不奉詔。容臣會獻寶陰兵至。

之玉泉上從其言天師乃卽禁中書符焚之移時
一美髯人擐甲佩劍浮空而下拜於殿庭天師宣
諭上旨曰蚩尤爲妖如此今天子欲命將軍爲民
除害如何答曰臣敢不奉詔容臣會揪潰陰兵至
彼并力爲陛下清蕩之俄失所在上與天師肅然
起敬左右從官莫不讚嘆忽一日黑雲起於池上
大風暴至雷電晦冥居人震恐但聞空中金戈鐵
馬之聲久之雲霧收歛天日清明池水如故周匝
百里守臣王忠具表以聞上大悅遣使致祭仍命
有司修葺祠宇歲時奉祭廣見錄云第三十代天
師張繼先宋崇寧中應召平解池之妖凡四詔赴

闕號虛靜先生視秋中散大夫按李燾續通鑑
長編曰崇寧四年六月丙子御紫宸殿以修復解
池百官入賀解池爲水浸壞八年至是始創開四
千四百餘畦積成鹽寶故也以此考之廣見錄所
載年分不差虛靜之召當在四年之前蓋崇寧盡
五年也世傳虛靜平解池之祟以爲得神之助斬
池中蛟也由是神有崇寧真君之號琦謂解池神
怪之說參諸前史止稱有八年之水君臣以修復
而稱寶無召天師平祟之文而兩出於傳記小說
一見於祥符時一見於崇寧時二天師之力居多

怪之說參諸前史止稱有八年之水君臣以修復
而稱賀無言天師平鼎之文而兩出於傳記小說
一見於祥符時一見於崇寧時二天師之力居多
想多張氏世濟其說者也

伽藍考辨

明張邦濟

伽藍者佛之護法也。虎也。止於伽藍。故曰伽藍。虎也。止於伽藍。故曰伽藍。

伽藍考辨

明張邦濟

伽藍者佛氏之護法神號也世皆以義勇武安王爲之王漢將軍也盡忠帝室歿爲神明去今千有餘歲猶有生氣多顯功於天下後世歷代各崇褒謚宋宣和間封義勇武安王今因爲愚讀書嘗寄居山寺每見佛堂側必有王像人皆以伽藍稱而莫知所自問之僧人亦無知者及觀當陽廟碑始知出於陳僧智顗口顗言彼於光大中自天台歸遙見當陽山色如藍上有紫雲如蓋以爲勝地乃

入山尋之夜見怪物千狀有大神人美髯者自稱
漢將軍關雲長也相語甚悉且曰感師道行願捨
此山作師道場永護佛法其事遂肇於此嗚呼可
異也哉夫人與天地本同一理初不可以大小論
然人之所以爲人者心也心之所以爲心者理也
理之所以爲理者正也惟牿於形氣之私是以小
耳苟能以正而盡其理以理而盡其心則天下之
理得而成位乎其中斯其所以生則爲聖爲賢而
浩然之氣充塞天地歿則必爲神明而焄蒿悽愴
萬古不磨與天地相爲悠久此固理之所必然也

理得而成位乎其中斯其所以生則爲聖爲賢而
浩然之氣充塞天地歿則必爲神明而焄蒿悽愴
萬古不磨與天地相爲悠久此固理之所必然也
愚嘗自王之心而觀之當三國鼎峙之時曹操睥
睨中原孫權據有江左皆漢賊也其兇威虐焰較
之先主勢嘗百倍當時海內之士利其富貴靡然
從之者衆矣而王獨擇於所事必歸先主不以險
阻流離二其心幾成大業蓋以先主帝室之胄而
不忘乎漢也此王出處之心正矣觀其報效曹公
而封還所贈絕交仲謀而不與爲婚此王辭受之
心正矣其言嘗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日在

天之上普照萬方心在人之內以表丹誠此又王
之所以制行之高風節之著而歿所以爲神明者
也故孔明稱其絕倫逸羣曹操嘆其天下義士史
所謂有國士之風是非所養之定所見之真而能
然哉使顛而生於其時王豈不知所擇而肯稱之
爲師使佛而生於其世王豈不審其人而肯求爲
護法者乎且王之生也好觀左氏春秋春秋之法
先正名分貴賈而賤夷重義而輕利凡王之所歷
事者皆爲所誦得焉者也況佛西域人也不識我
中國人猶云道彼所謂教夷之教也被所謂聖夷

之聖也故帝下言其人已死其已死其已死其已死

元正名分貴賤而賤夷重義而輕利凡王之所歷
者皆其所深得焉者也況佛西域人也不識我
中國人猶謂之道彼所謂教夷之教也被所謂聖夷
之聖也故韓子言其人已死其鬼不靈而顓則佛
之徒矣曾謂王之心不知佛與顓爲何如人也哉
夫天下之事昧者倡之君子察焉衆所好惡猶不
可聽而况出於妖僧一人之口而詎可爲天下萬
世所公信耶然顓之意蓋見彼佛無靈假王之威
以懼人心故敢爲是說耳遂使天下後世無知之
人皆謂以王之爲人如此爲神如此而尙從於佛
也如此吾人可以不敬佛哉殊不思使王生而不

知死從也則王之歿而佛從也或宜使王果於從佛也吾恐王之心亦惑矣斯亦佛焉而已矣則其不靈也亦宜若王之有感必通而英靈義烈凜凜耿耿萬世若生則王之不從佛也尤必可信愚也生茲蒲坂密王故里感王忠義常存慕德之心慨世迷蒙故切闡幽之辨

壯繆侯爲神考辨

王世貞

古稱上爲天子父爲月神其長丙壽者上仁可成

壯繆侯爲神考辨

王世貞

古稱生爲名臣歿爲明神其最炳著者北土則城陽景王江左項王神於吳興尤烈及江神伍相員按景王卽朱虛侯劉章平呂氏之亂封王之二年而卒僅可二十四五歲項王據吳興太守正衙爲祠太守避不敢居每履任則殺車牛以祭之不然立死其幸而不死者二人耳而臨汝侯蕭猷至每享神輒對飲盡歡竟日比散神像亦色赭又嘗爲猷破大盜見猷傳員素車白馬驅江潮亦著唐

狄仁傑采訪江南盡毀諸淫祀獨留員及泰伯季
札祠而移檄項王喻以大義乃毀其吳興廟自是
絕勝壑而城陽祠久不著仇相靈亦漸消歇豈鬼
神之氣不復能持久耶關壯繆侯初不聞爲神至
宋崇寧時以破蚩尤復鹽池見靈遂封爲崇寧真
君今香火徧天下兒童婦女皆知崇重則其神之
久且大人烏從而測之也

失荊州辨

王世貞

世以失荊州爲關侯之罪吾以爲非關侯之罪乃

失荊州辨

王世貞

世以失荊州爲關侯之罪吾以爲非關侯之罪乃
昭烈之失也昭烈之失在委侯以爲操角而不爲
之後繼也夫操猾虜也割天下之三垂而以戎馬
據其吭侯雖獲于禁七軍能保操之不自至乎操
至侯保其能勝乎卽勝能孤軍乘而深入乎不勝
其何以退乎夫勝而不能退是勝亦危也不勝而
不可以退是不勝更危也俱非所以有荊州之道
也當是時昭烈或自出或以委子龍翼德率三萬

之衆而駐江陵爲侯聲援侯進可以藉其威以挾
操退可以有所就而無他虞雖百蒙遜其何能爲
而荊州固於泰山矣夫以昭烈之明孔明之智而
計不能及此天也且旣取襄樊而因以北掩雒東
蹂許其賢於箕谷祁山不百倍哉故曰天也

地震存像論辨

侯居震

王吾解人也忠肝義膽盡瘁致身英魂烈魄庇民

地震存像論辨

侯居震

王吾解人也忠肝義膽盡瘁致身英魂烈魄庇
護國前人之述備矣但祠祀遍寰宇而解人尤虔
誠禋肅廟模壯麗魁於天下嘉靖之三十四年而
爲乙卯季冬十二日夜地大震屋傾人厄廟不免
焉而聖像獨存鄉人神之適分廵趙君祖元弭變
來解慕王忠義且幸有香火餘緒乃爲修葺仍輸
俸金以濟弗逮四方樂施者如響再越歲而厥功
告成視昔更爲加美靈貺感人宜乎若是其幾也

余竊以廟宇弘大而像塑其中當棟梁頽圯之際儼然如故茲其理玄矣哉將謂王之靈何靳於廟不歸之靈而能安像於大變者又誰耶蓋王秉天地忠義之氣其心一天地之心生而不敢背君沒而不敢違天數至而以順承之廟毀宜矣若夫眷德福善維持保護於默默者天道也像存或職此歟昔人謂秦皇欲覩孔聖掘乃塚萬弩從中而發衆惕然輒罷之豈聖人預爲身後謀哉天地鬼神相之耳卽今援古其理一也雖然吾亦據迹言耳若語其至則王之忠義與日月爭光與山嶽並重與天地相爲悠久廟毀矣而貞風凜凜於有朝之

衆惕然輒罷之豈聖人預爲身後計哉天地鬼神相之耳卽今援古其理一也雖然吾亦據迹言耳

若語其至則王之忠義與日月爭光與山嶽並重與天地相爲悠久廟毀矣而貞風凜凜於有廟之先者不與之俱毀像存矣而正氣赫赫於無象之際者不待存而自存焉烏足爲王加損耶矧廟毀則增修益麗像存而忠義愈彰故毀廟者安知非天之新厥廟而像之存也又安知非王神道設教儆天下後世爲人臣而懷二心者歟執一則鑿矣設當其時王像亦不之存忠義猶自若耳顧可以是少之耶予幸生聖賢之梓里躬逢而親覩者乃

敢爲是迂談云

讀史考辨

毛一公

史稱昭烈得孔明情好日密關張皆不悅昭烈解

讀史考辨

毛一公

史稱昭烈得孔明情好日密關張皆不悅昭烈解之乃已嗚呼是何其厚誣漢壽也夫漢壽一代英雄當其時曹操袁呂皆強而獨委身於困窮之昭烈是豈闇於識者顧能識昭烈於業屨之初而不能識孔明於三顧之後何刺謬也春秋時諸侯迭主夏盟者孰無親信帷幄之臣漢壽天性忠義且春秋素所誦習而不欲昭烈親一孔明又何忤也以爲間乎則漢壽與昭烈誼托君臣情聯骨肉卽

堅金可斷而猶惴惴焉懼孔明之間已也此直鄙夫靡耳何以爲漢壽然則昭烈進黃忠漢壽何以不悅蓋忠以降將名位遠出關張之下而漢壽心素易之一旦以斬馘夏侯惇獵高位其恥與等列有以也迺費詩一言旋即感悟受封此豈護前者流而以爲不悅昭烈之親孔明誣也若夫車騎之忠勇與昭烈之親車騎大都雁行漢壽跡其受禮君子義釋嚴顏則謂兩將軍之不悅皆誣也

武安王生平大節論辨

彭夢祖

嗚呼予於武安王之存歿而有感於天人之際焉

武安王生平大節論辨

彭夢祖

嗚呼予於武安王之存歿而有感於天人之際焉
遡厥生民林林總總曷有紀極惟王則死而猶生
歷一千四百餘年而猶如生又自此歷萬餘年而
猶如生可知也雖駭子育夫舉王稱號則悚然敬
憚良以有扣則應有禱則獲即不扣不禱而其丹
顏美髯盼鬢英爽亦恒與人酬接於寤寐之頃危
迫之際而戈甲旌旗恍然若可見於山川城郭波
濤戰陣之間則自有生民以來惟稱王一人而已

天之生王豈曰偶然廼有志未酬且不以天年終也曷故哉夫孔子之聖能以其道德廟祀萬世而不能免於絕糧之厄王之忠直能以其顯佑啟百代而不能自庇其七尺之軀蒼蒼者亦懵懵乎曰此遭之適然而數之必不可逃者天亦無能如之何也已矣譬猶天之鳴地之震山之崩川之竭星之隕日月之薄蝕此非造化之常而造化亦不能逃焉而况於人乎華亭徐公作當陽廟碑以王與孔明較謂孔明之事著在蜀王之經營半天下故人無不知王者嗟呼徐公非淺士乃其見止此乎自古奇勲偉伐之士蹤跡徧天下者豈少哉而曷

孔明較謂孔明之事著在蜀王之經營半天下故

人無不知王者嗟呼徐公非淺士乃其見止此乎
自古奇勲偉伐之士蹤跡徧天下者豈少哉而曷
嘗聞其靈在後世如是或者謂王惟不以天年終
壯夫烈氣鬱而未散故然夫漢之淮陰宋之武穆
其將畧亦王等伍而亦不皆以天年終也又何不
聞淮陰武穆之沒而有靈如王赫赫至今也則必
有故矣曰此王之生而稟於天地之氣者之獨異
也自古大聖大賢之生固皆稟天地清淑之氣惟
王則獨稟其尤異者既稟天地剛大之氣足以充

塞上下而又稟天地磅礴無窮已之氣不以生而
存死而亡者以留之於方來四大可遺而寸丹未
泯有盡者盡而無盡者無盡歷時愈久而其神愈
王神愈王則窮鄉僻土以及夷荒絕域愈尸祝而
嚴事之人愈嚴事王而王之靈又若日與天下相
爲周旋陟降而無不得其所欲者此豈王獨能以
其不死者超出於大聖大賢之上而自爲是神也
哉予故曰其初之所稟於天地者有獨異焉而不
可以尋常測量者也嗚呼世之讚王者多矣而未
嘗推其稟賦之異似猶有遺論焉又嘗舉王生平
大節一評之則世俗之譚多有得其膚而未究其

可以尋常測量者也嗚呼世之讚王者多矣而未

嘗推其稟賦之異似猶有遺論焉又嘗舉王生平大節一評之則世俗之譚多有得其膚而未究其隱者或者曰人皆以秉燭達旦爲大節然乎曰此未足爲王難之王於昭烈奚啻骨肉手足哉冒叔嫂之分而犯天下之大不義此在中人自好者宜有所不爲况操於此時正欲以敗其結義之盟左右窺伺何所不至卽不秉燭達旦吾能爲王亮之第不如是不足以遠嫌疑明心跡殆時與勢之不得不然者固未足爲王難之也然則封還所賜美

女乎曰王不肯事魏又肯受其聲色之奉乎一切
所賜拜書辭還以我漢人也於曹魏何有哉視美
女如土芥耳曰昭烈託身袁紹顏良紹所遣以伐
魏者也王刺良人皆爲昭烈危之而亦無有能爲
王解者曰不然此王急於歸昭烈之心也王一身
陷魏其脫而歸也易王與昭烈夫人等俱被獲其
脫而歸也難立效乃去王旣與操矢之矣老瞞之
奸能保其久而無變乎顏良襲累勝之威老瞞有
先鋒之遣若舍此不圖計將安出吾刺良非昭烈
所知紹不當以是恨昭烈機有可乘而時不可失
幸蚤一日而歸吾願畢矣此固王不得已爲之先

先鋒之遣若舍此不圖計將安出吾刺良非昭烈

所知紹不當以是恨昭烈機有可乘而時不可失

幸蚤一日而歸吾願畢矣此固王不得已爲之先

儒謂三國人材可與權者此類是也或者曰操之

厚待亦詐耳王何遂以爲德而必求報之也曰不

報則王不得歸操之心明知王之不肯爲輔而又

不肯以遽釋顏良之刺文醜之斬奇勲赫然猶饑

者飽之以食貪者饜之以財左右請追而操不許

者正以王滿有所報義不可復追之也其報效不

若是則操必追之追則身與夫人輩不能全脫王

計之審矣嗟呼千載而下孰知顏良之刺爲王不
得已之心哉由斯而譚庶乎王之心事益昭然於
天下後世無遺憾矣

關公大節辨

張重華

昔番天稱秉蜀達旦爲雲長之大節意此小之乎

關公大節辨

張重華

昔潘氏稱秉燭達旦爲雲長之大節噫此小之乎
睹雲長者哉夫雲長之於先主也義爲君臣恩同
手足則眎先主后其尊國母也其親邱嫂也瀆倫
亂常鄉黨自好者猶且羞之雲長何如人哉蓋工
古烈傑也豈瞞虜所能變黷哉此在雲長睹之特
其小節耳秉燭達旦廼所以破奸夫之膽而示吾
之不可籠絡其凜凜節氣胡待一燭之光而後照
哉吾故曰潘氏之論名爲大雲長而實則小雲長

矣然則公之大節也何居曰生死不負先主終始
欲爲漢臣此所謂雲長之大節也

爵諡考辨

程敏政

關將軍仕漢封侯壽亭侯諡壯繆而今之祠扁止

爵謚考辨

程敏政

關將軍仕漢封漢壽亭侯謚壯繆而今之祠扁止
題曰壽亭侯不書謚意以漢爲國名故不書以繆
爲惡謚故削之爲神諱也以予觀之書爵旣已脫
誤而諱書謚者尤非考之史漢壽本縣名在犍爲
史稱費禰遇害於漢壽而唐人詩亦曰漢壽城邊
野草春是已夫漢壽者封邑而亭侯者爵也東漢
之制有縣侯有鄉侯有亭侯皆以寓食入之多寡
今去漢字而以壽亭爲封邑誤矣又昭烈勸進表

其首列銜曰前將軍漢壽亭侯關某若以漢爲國
名則不當錯置於職名之下至於謚法武功不成
曰繆而繆穆古通用若秦穆公魯穆公在孟子漢
穆生晉穆彤在史皆爲繆蓋傷某之死國故以壯
繆節惠而宋岳飛謚武穆意與此同今乃諱之以
爲惡謚豈理也哉神之祀號在古爲重而世俗踵
獎積無知者故爲訂之

麾蓋策馬考辨

胡應麟

吳明卿肥城縣重修關侯祠記云侯嘗麾蓋策馬

麾蓋策馬考辨

胡應麟

吳明卿肥城縣重修關侯廟記云侯嘗麾蓋策馬刺顏良萬衆中此語誤甚按陳壽三國志壯繆本傳云某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其句讀當以麾蓋爲句屬上而策馬刺良文屬下句麾蓋者如韓信與趙戰泜水建大將旗鼓之類東魏高傲曹攻宇文泰建旗蓋以臨陣魏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蓋大將行兵必戴兜鍪衣甲胄混卒伍中庶不至爲敵餌若建旗蓋履前行

一爲敵人所識叢而射之萃而攻之無弗立斃矢
亦者如張睢陽欲射尹子奇而不識乃以蒿爲矢
敵得之馳白子奇隨而射之喪其左目齊神武攻
宇文泰有識神武所在者以白宇文因選壯士十
人配賀拔勝以攻神武幾獲之卽大將行兵可見
使顏良不建麾蓋則萬衆之中壯繆何由別而刺
之凡熟史學者此等入眼瞭然吳素有才名豈偶
未及詳邪

失荊州考辨

胡應麟

壯繆圍樊城王元美謂昭烈當遣孔明翼德等

未及詳邪

失荊州考辨

胡應麟

壯繆圍樊城王元美謂昭烈當遣孔明翼德等帥眾駐荊益間遙爲聲援庶幾乘魏之釁而伐吳之謀第劉封孟達屯守上庸先是壯繆累使發兵而二人銜其矜高堅閉不出以致逕路斷絕迄墮吳奸脫當南郡旣失麥城孤危二人罄兵夙發赴難亦決不至此極昭烈所以不遣孔明翼德者蜀土初定驚擾不常如魏人所傳日斬數人而弗能止孔明何能旦夕離去根本翼德破張郃坐鎮閬中

舉足援荆郢必乘虛來襲亦非所以安輯漢川也
昭烈蓋以壯繆方乘勝而南郡非旦夕可下卽有
利鈍封達密邇荆士足相應援詎意外訐內叛瓦
解土崩遺恨千古耶又謂以關張之勇猛而死孔
明安得不親戎陣其用魏延馬謖輩非得已也識
論亦卓初昭烈入蜀壯繆孔明同鎮荊州洎龐統
卒而孔明離荆甫定蜀而取漢中時事劬勩日不
暇給向使士元弗夭孔明在荆漢事寧當至此哉

戮龐德論辨

胡應麟

古人有云死有輕於鴻毛者龐德是也德之於蜀

賜給向使士元弗天孔明在荆漢事寧當至此哉

戮龐德論辨

胡應麟

古人有云死有輕於鴻毛者龐德是也德之於蜀以故主則馬超在焉以天倫則兄柔在焉况德旣食張魯之食矣魯亡而委質於操其視壯繆守邳見執曹操間關萬死故主是求且必立效報曹而後去者何如也况中山帝室之胄海寓所知德豈有胸無心者流顧舍正統之昭烈大節之壯繆而奮不顧身致命篡竊且其就戮壯繆親諭之降而惡言抵觸無復忌憚據其所云魏王帶甲百萬等

語是徒知操之甲兵士卒雄視中原詎復知所謂
順逆邪正哉操一天下德且爲佐命爲元勲則區
區一死詎足償其助桀之罪也

史書雜論辨

胡應麟

復莫士夢一人弔王也又復楚厄果習矣是司可

史書雜論辨

胡應麟

復漢壯繆一人弗任也取襄樊扼操胷矣吳蜀兩
臂夾而攻焉卽操能守關中原非魏有也復宋武
穆一人足任也擣汴洛褫朮魄矣韓吳諸帥角而
逐焉卽朮能絕塞中國非金有也而蒙也以詭襲
之檜也以和尼之天乎酷哉

漢之末造操所憚者昭烈也不在權也權所憚者
壯繆也不在操也故昭烈不能有荆於先而壯繆
不能保荆於後

赤壁一戰之後吳君臣不憂操而憂昭烈矣襄陽
既克之後吳君臣不憚操而憚壯繆矣而昭烈忘
之壯繆忽之武鄉亦姑置焉天乎

亂漢之賊吾不曰董卓李傕而曰賈詡亡漢之賊
吾不曰曹操孫權而曰呂蒙當卓就誅也漢幾定
矣詡笑催襲害王允而漢紐瓦解及操議遷也漢
幾復矣蒙笑權襲害壯繆而漢社瓜分

壯繆死踰月而呂蒙殲天欲亡漢故以蒙襲壯繆
天不欲蒙害壯繆故又爲壯繆滅蒙也壯繆精思

大節而世有責之備者呂蒙機械變詐而世有贊

天不欲蒙害壯繆故又爲壯繆滅蒙也壯繆精思
大節而世有責之備者呂蒙機械變詐而世有贊
其能者吾所爲廢書太息也

關帝祖塋

按明臣張法孔建祀日記云

關帝祖塋

按明臣張法孔建祀田記云當一
清山勢圍環掩映因名黑峪懷耆老傳有關聖祖
塋芟闢荆榛創置祀田每清明日遣教官致祭噫
敬侯而及其祖可謂禮以義起者矣然其題神道
曰關帝祖而不著其諱以無可考也無可考而闕
之禮也越五十七年爲康熙戊午解守主朱旦因
于昌夢獲瓦篆遂爲侯祖考傳名諱紀生卒用以
續志嗚呼無所考証而曲爲之說多聞闕疑之謂

何況祖考爲尊親之稱萬一非真其獲罪豈小耶
史記稱高帝之父曰太公則失其名也母曰劉媪
則失其姓也司馬遷修昭代之史尙不知名氏今
去季漢千五百餘年無文獻足徵而爲侯祖考臆
加名諱不亦誣乎或曰彼蓋徵之夢也予曰夢幻
境耳彼如曰神有所託夢中亦止云視殿西物耳
未嘗曰吾祖考主也元象云石磐隱士諱審字問
之男毅供未嘗書姓也何以知其爲關氏主未嘗
嘗關帝名也何以知爲關帝祖考卽金大定時建
塔亦止稱武安王祖塔而未詳名氏使名有可考

金時獨不專之乎皮山曰祖考題其塔亭矣且考

之身貌似才學事如也何以知其爲關氏主才嘗
書關帝名也何以知爲關帝祖考卽金大定時建
塔亦止稱武安王祖塔而未詳名氏使名有可考
金時獨不傳之乎彼如曰祖冢題漢壽亭侯祖考
石磐公之墓與瓦篆石磐字合予曰石磐溝名也
以石磐冠隱士之上如陳搏云華山處士之類是
已豈可以華山爲名乎其碣稱石磐公者亦後人
爲侯立祖冢求其名而不得姑以地識之如祀典
所稱條山之神之類是已此碣不書其先世諱字
而冠侯之爵於上則此碣亦非古也烏足據哉然
則當如何而後可予曰止宜書漢壽亭侯關公祖

墓庶不失敬侯而及其祖之義其祖考名諱闕之
可也或曰子之說有稽乎予曰春秋之夏五闕疑
也史記不書高帝考姓名氏示慎也孔子曰君子
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漢壽亭侯父祖辨

江 闓

公祖父從未見之史傳見之自解梁近日始予於

漢壽亭侯父祖辨

江 闔

公祖父從未見之史傳見之自解梁近日始予於康熙壬申冬來守楚邦越二年甲戌八月公事稍閒作崇寧宮碑及常平寢殿記因考公之先世先是康熙戊午州守王朱旦以于昌一夢一輓遂執殘輓所見字指爲公之父祖諱甲子乙丑間張運使鵬翮詣廟辨之詳矣予乃傳至于昌問其故昌曰戊午夏昌晝夢關某手書大易二字且云汝視殿西爲何物旣覺殿西適浚井得碎輓輓有字畫

駢轅驗之左偏字五曰生於永元二右偏字三曰
永壽三中十七字曰先考石磐易麟隱士關公諱
審字問之靈位旁有字三曰男毅俱軼背字二曰
道遠昌因州吏目致之王州守守指屈年號謂卽
關祖若父云其軼楷書守挾之去今鹽池巡檢王
閏久官茲土并傳至備詢之閏曰王州守在官閏
猶未至閏至自庚申比奉張叅議大本修石磐溝
墓掘地得舊碑於墓所碑亦楷書刊漢壽亭侯關
公祖考石磐公之墓但無建碑歲月建碑人姓氏
潘州守天植故書關聖帝君祖墓叅議公聞而非

之壽復

公祖考石磐公之墓但無建碑歲月建碑人姓氏

潘州守天植故書關聖帝君祖墓叅議公聞而非之尋復如舊夫發輓者于昌也當其面予去當時已十有七年年且七十矣發碑者王問也當予問答時去當日亦十有五年按永元永壽漢和帝桓帝年號石磐字輓與碑合是關氏實有其人卽疑道遠字爲毅之字似矣獨殘輓上初無關某祖關某父之說及碑出亦未備載某代某年幾世孫立石安知同姓中別無其人安知所遺楷書無歲月一碑不由於後世之穿鑿傳會者造作哉輒臆斷

爲某之父若祖其謬實甚且石磐溝口猶存明崇禎元年張叅議法孔碑碑書關聖祖宗神道碑使確有可考前人何不大書特書某諦某字但書祖宗不竟書祖不書名書字可謂有識者矣蓋自漢迄今若而年前賢概未之及一旦引無稽之名諦而實之攷古者固如是乎君子曰闕文可也存疑可也可杜撰乎

六碑考辨

江闔

予治解之明年夜前代之筆於所景今所書六

六碑考辨

江闔

予治解之明年攷前代之產於斯宦於斯者六人
各立一碑州之東門外蓋將使後之間俗者知所
攷產於斯宦於斯者知所勉焉一曰軒轅名臣風
后一曰漢名臣關公某一曰唐名臣柳公奭各書
故里字於名之末一曰宋名臣歐陽文忠一曰宋
名臣包孝肅一曰明名臣呂文簡各書舊治於下
文忠孝肅文簡書謚者何也賢之也然則風后何
以不謚曰上古無謚關柳二公不謚何也揆諸義

例關公得謚忠武如諸葛武侯郭令公岳少保謚
皆忠武令公有志竟成公與武侯少保未竟厥其
志忠義無異謚壯繆大非謚法壯與莊同壯之義
死於原野武而不遂莊之義不屈而死似矣繆與
穆同穆之義絕無當繆之義名與實爽名實過爽
公固何罪而蒙此惡謚哉故寧書公書名而不書
謚譏後主也譏者何謚失實也柳公於唐爲宰相
以得罪武后死高宗朝例得謚高宗中宗無足責
矣睿宗不久在位明皇御宇若而年姚宋張韓爲
之相曾無一人爲之請復舊身故亦書公

書名而不書謚

以得身而人方多言其善也故亦書公
矣睿宗不久在位明皇御宇若而年姚宋張韓爲
之相曾無一人爲之請復舊身者故亦書公
書名而不書字所以甚唐之失而譏之也譏者何
賞罰不明失勸懲也君子於是知玉環之禍不旋
踵而知唐祚之終於不據也已解之山石不可碑
購之他境久而後全碑旣成因爲之說

漢壽亭侯考辨

張鎮

漢氏討蜀故亭有郎亭之吳士郎吳者古史遺事

漢壽亭侯考辨

張鎮

漢氏封爵數等有鄉亭之侯其鄉侯者若黃瓊邠鄉諸葛亮武鄉等者是也其亭侯者如靈帝初爲解犢亭侯楊奉封務亭侯之屬是也漢時亭侯以壽名者蓋有延壽安壽益壽等不獨漢壽然則昧於漢壽而誤以爲壽亭者其失宜人知之至漢壽之地未有考得其詳者當時漢壽有二其一則後漢郡國志武陵郡故索縣陽嘉三年更名其地在今湖南常德府桃源龍陽二縣間其一則水經注

云漢水流逕晉壽城西又南合漢壽水郭恒農云
潛水西南流至梓潼漢壽縣入大穴中是卽亭之
所以名地理志云唐武德二年分利州地置金牛
縣金牛故城在今寧羗州西北本漢葭萌縣地在
蜀爲漢壽晉時又改晉壽此水經注所謂逕晉壽
合漢壽者矣蓋其地在今四川保寧府廣元昭化
兩縣之間兩縣皆古晉壽地卽漢壽地也漢壽亭
侯之封宜亦凡二一爲曹操一則當屬昭烈曹操
以亭侯表封在建安五年若昭烈之封則應在定
江占取漢中之際乎蓋漢壽本葭萌地昭烈入蜀

收漢川始更名漢壽川建安二十三年巨象封

傳又封生乃一 乃一 具實屬月乃一
以亭侯表封在建安五年若昭烈之封則應在定

江由取漢中之際乎蓋漢壽本葭萌地昭烈入蜀
收漢川始更名漢壽則建安二十三年距操表封
時已二十年是帝之以漢壽封也表於操者爲武
陵之漢壽而封於昭烈者則應屬漢川之漢壽昭
烈之事史雖未詳然昭烈拜帝前將軍使司馬費
詩持授印綬則更封宜在此時且以事理論之方
帝之辭曹而從昭烈於河北拜書辭去盡封還所
贈寧戀戀三尺組獨持侯印以行且帝心唯昭烈
而已亭侯雖漢爵表之實出曹氏則棄而去之雖

不侯自可意其時已歸侯獻帝久矣若昭烈之始
爲左將軍亦操所表及稱漢中王亦上還宜城亭
侯印綬名雖還漢意蓋絕操而是時封拜元勛張
翼德等諸將各已得侯寧於帝而不別加錫秩乎
夫帝旣以操爲漢賊亦豈樂以其所表之爵自榮
卽昭烈開國訓庸以褒將帥唯當寵之新命趣爲
刻印安有使仍故侯無所旌異而遂可以服英雄
之心宏霸王之畧哉旣改葭萌爲漢壽因卽以封
帝故帝之爲漢壽亭侯也在建安五年者當屬之

曹操所表其在二十三年昭烈入蜀後者封宜屬
之昭烈後世未嘗深考走以漢壽之

帝故帝之爲漢壽亭侯也在建安五年者當屬之
曹操所表其在二十三年昭烈入蜀後者封宜屬
之昭烈後世未常深考徒以漢壽之名適同而不
論其時不辨其地遂使前後兩侯竟若一封卒無
所分是未知論世之失也予故辨焉以告世之言
漢壽亭侯者

明休寧程篁墩學士云漢壽本縣名在犍爲史
稱費禰遇害於漢壽而唐人詩亦曰漢壽城邊
野草春是已考漢書地理志犍爲有漢安無漢
壽且犍爲在蜀郡之南葭萌古巴地在成都北

相去馬牛其風蜀志費禕本傳延熙十一年出
駐漢中十四年夏還成都望氣者言都邑無宰
相位故於是冬復北屯漢壽爲魏刺客所害史
文曉然若此至漢壽城邊野草春則劉禹錫爲
朗州司馬時作朗州在湖南其詩正指漢時武
陵之漢壽非蜀之漢壽也望墩所說蓋踈誤如
此

壯繆謚法考辨上

張鎮

壯繆謚法考辨上

張 鎮

帝之謚壯繆前世未有議者至明代人於帝愈神且尊乃有以繆爲惡謚而爲之諱止稱壯侯者而程敏政郭子章復爲致辨以爲繆與穆同引秦繆魯繆以相証按繆字凡有五音一讀如妙今爲繆姓者是也一讀如糾糾結之義也一讀爲綢繆之繆一讀如絞漢書解光劾趙美人奏皆自繆死與殺死同一讀爲繆偏傍或從言或從系唯義則一讀舛悖乖戾也其讀如穆者則聲之轉而非本音

蓋六書假借之法古者字少臨文不拘往往通用或通繆於穆然通其聲實不通其義汲冢謚法云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穆之爲言和也敬也深遠也又云名美實爽曰繆是繆之與穆絕殊其旨且古字相通不唯繆穆若詩假樂君子以假通嘉莊子鯨我以仁以鯨通黥漢書王極以王通與如此等類不可殫舉然第通假其音固不得謂假之卽嘉王之卽皇鯨之卽黥且靜之與靚音同義異史記以周慎靜王爲慎靚正猶假繆爲穆故謂繆有如穆之讀則可必以繆爲卽如穆之

義則不可王皮子魯墨卷下言字之通假

音同義異史記以周慎簡王爲慎說正猶假繆爲

穆故謂繆有如穆之讀則可必以繆爲卽如穆之
義則不可且彼引魯繆秦繆亦常考二繆之異乎
魯繆之爲穆則古通繆於穆者也若秦繆之繆則
本不以通穆而如謬之爲讀者也繆公酒酣許其
臣共死死而用三良後世以人殉蓋繆公始是以
左氏知其不復能東征而史記亦不掩焉唐世論
者尙申其義然則何秦繆之繆而爲穆哉若夫帝
之壯繆正周書所爲名美實爽者蓋忠於昭烈威
震華夏名之美也志翦吳魏卒敗於孫權實之爽

也是後主之所以謚之壯繆者觀謚解之文詳名

實之訓繆之於謚準情以制殊非其惡且謚亦豈

一端而已彼終之與褊悼之與愍其於易名孰云

美號然而蕭何用之文終蕭瑀用之貞褊晉悼公用之

寇萊公用之忠愍滅官用之愍侯于謙用之肅愍劉球楊

繼盛用之忠愍彼皆所謂霸主之盛名世之彥社

稷之臣殫忠秉烈之士也然且當時加之不以爲

貶其人庸之無所爲損後世傳之不以爲議何獨

於帝之爲繆者必以爲惡而強爲之說或且又謂

蜀以繆謚帝者幾下同於秦檜夫謚法恭凡八而

所以爲恭者不同之凡八而所以爲之者不同也

其子之爲繆者必以爲惡而強爲之說或且又謂

蜀以繆謚帝者幾下同於秦檜夫謚法恭凡八而所以爲恭者不同文凡六而所以爲文者不同武凡五康元凡四貞景凡三而所以爲武康元貞景者又不同亦各以其類耳彼唯見繆之盡於一實未知繆之各有分若檜所謚者棄德悖義之繆也斯其爲繆與封倫許敬宗裴延齡等爲繆者同且不得與何曾之謚繆者同且棄德悖義之與名美實爽也亦甚懸殊矣又安得指帝之繆與檜謚適同謚解篇云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蜀謚帝曰

壯繆蓋以壯表其功以繆著其跡其於定名之義亦允矣哉

前志載粵人張萱者辨壯繆謚以爲陳壽因謚法名與實爽曰繆傳之甚矣壽之闇於謚也又曰侯多上人士大夫時或宿憾卽當時謚繆爲穆安知無麋芳傳士仁者以繆戾之繆籍口而甘心第壽實憾漢卽武侯尙不能塞其口武侯而下盛名唯侯謂繆爲繆唯以快讒愿耳其言如此與當時命謚之義恐未必合

繆穆古通在西漢猶然至東京文字稍正繆穆各自爲用不復相通卽以三國史言之昭烈是

如此與當時命謚之義恐未必合

繆穆古通在西漢猶然至東京文字稍正繆穆各自爲用不復相通卽以三國史言之昭烈吳皇后謚穆魏徐邈王昶並謚穆然文皆從穆而未常通以繆唯壯繆之繆文獨從繆其以繆謚者亦止帝一人則壯繆之不通於穆益顯然耳

壯繆謚法考辨下

張鎮

壯繆謚法考辨下

張鎮

或曰蜀之謚帝也以壯可矣何必繼之以繆或曰
爲帝謚者當以忠武卽謚壯固不足以盡帝也按
周公太公始制謚法視行之紉大槩以一字至春
秋變禮乃有重累而加之或以三字謚若睿聖武
貞惠文者是以其行不盡於一故爲複謚漢承其
制以施於臣下故單複參用之所以謚壯而繼之
繆且壯之爲謚於美非不至也易取雷天而爲大
壯詩言克壯其猷漢趙充國以老成謀國岑彭以

元勲佐命並謚曰壯以兩人論之充國服羗振旅
宜以武謚彭伐公孫死於寇敵宜以忠謚然皆不
以謚而獨以壯者表其烈也謚法解無壯壯之義
特與莊同獻國克服曰莊解曰通邊圉能使服也
勝敵志強曰莊解曰不撓故勝也死於原野曰莊
解云非嚴何以死節也故獻國克服充國之所以
爲壯也死於原野岑彭之所以爲壯也兼勝敵志
強死於原野是帝之所以爲壯也勝敵志強矣終
於名美而實與此旣爲壯而又謚之繆也且孝如
申生忠如周處處謚獨以孝而申生以恭當時寧

引及方山先生曰帝之厚以名其子月商云引及方山
於名美而實與此旣爲壯而又謚之繆也且孝如

申生忠如周處處謚獨以孝而申生以恭當時寧
不謂處忠申生孝哉顧謚者若此義有取爾也帝
以後主景耀三年與張飛馬超黃忠龐統趙雲並
追謚議者爲大將軍姜維以子龍之功名忠烈維
奏按謚法應謚雲曰順平然則壯繆之義固同出
於維蓋古人之論謚也嚴皆質而有本必名與實
應故壽史特書之且曰時論以爲榮然則以壯繆
爲帝謚亦豈有不足哉不然如或者說必以壯繆
爲非宜而當謚忠武則段韶范希朝等何常不以

忠武謚其果足爲定名之美揚光千載者乎徒此
云云誠亦可以不必耳

圖像考辨

張鎮

美司懿上可欠頭斤頁上之小各司三之

圖像考辨

張鎮

漢周燮生而欽頤折頸其父曰吾聞聖賢多有異貌蓋亦天所以表而資之世傳帝長九尺餘其面正赤天下之繪畫像設以供事者無勿然予按王充論衡云太史公謂留侯狀貌如婦人女子以見宣室之圖畫也非是雖馬遷亦不能言之由斯以求古人其容色殊異若勾芒之青皐陶之削爪馬周之火色劉毅之鐵謝石何晏之白王德用之黑以至盧杞之藍雖千載後可想像而得者以古書

史籍有明載也其軀幹大小若蓋延姚期並八尺
餘鄒忌修七尺有餘姚襄七尺有五寸晏嬰不滿
六尺與夫韓信張蒼之長大郭解龔遂之短小雖
千載後可想像而得者亦以古書史籍有明載也
其五官姿狀若漢高龍顏隆準光武大口日角馬
援眉目如畫桓溫面有七星班超之虎頭魏徵之
羊鼻至如崔浩纖哲王琳閒雅田鳳孫弘之美麗
承宮譙周之陋醜褚淵之白虹貫日竇軌之赤入
大宅以及梁武唇反露閤天無見膚巨君鴟視仇

王粲蜀雖千載後可想像而得者亦以古書史籍

承官計片之附西初游之自史實上實事又二
大宅以及梁武唇反露閣天無見膚巨君鴟視仇

王皇獨雖千載後可想像而得者亦以古書史籍
有明載也若帝之其面正赤長九尺餘觀於本傳
初未有此卽張翼德傳稱雄壯威猛亞於關某所
爲雄壯威猛亦但謂其性量風概而已非指其貌
也且壽史於當時之人固有兼述其姿狀者如身
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則其記昭烈
也形貌奇偉體骨不恒有大貴之表則其記吳大
帝也眉目疎朗鬚長四尺則其記崔琰也長壯有
姿貌則其記周瑜也至於傳帝則唯因孔明與書

志其多髯而已他畧無所述然考國志于禁還魏
曹丕令詣鄴謁高陵豫於陵屋畫帝戰克龐德憤
怒禁降服之狀當時已有傳其像者至宋時以帝
配享昭烈武成王廟與古今名將繪圖於殿壁又
復傳之明方正學亦稱其虬髯虎眉而面赤瑯然
則今世所共傳夫豈無所本哉

秉燭達旦考辨

張鎮

秉燭達旦考辨

張 鎮

秉燭達旦之事在壽史裴注皆莫之有至後世陽節潘氏始爲是言以爲此帝之大節及明代纂入史書稱操欲亂其臣主之節使共處一室云云嗚呼是何說之鄙而識之陋乎張重華者雖常非之顧謂此小之乎睹帝而不足爲其大節於論則是然終信其說而未嘗考其事之有無也蓋所謂秉燭達旦者亦何常有此事哉帝本傳曹操東征先主奔袁紹操以帝歸禮之甚厚則固初無使共處

一室之事顯然明白且操既深知其爲人亦斷不以非禮處之而帝之忠直亦豈肯爲操非禮處已然後秉燭以遠嫌其顯然明白又可見也夫操奸雄也是時方與袁紹爭衡旣破昭烈卽至官渡雖獲其妻子不送之許昌勢亦居之他所奚爲繫從軍中卽仇昭烈殺之可矣奚必使之與帝一室共處乎故爲操者知昭烈在紹所拘其妻子不足以制昭烈適增其怨望之心不若因而善遇之送還昭烈用以間紹令紹陰與昭烈相疑乘便以圖之

是操所能爲也不及此而欲以區區者相屈辱囚

以害今此子也、八、二、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昭烈用以間紹令紹陰與昭烈相疑乘便以圖之
是操所能爲也不及此而欲以區區者和屬辱因
以窘帝此市里小人之爲操固不肯出也被以駟
儉之心視操因稱爲帝之大節勿論非帝所屑卽
操亦有所弗愛矣

昭烈凡數失妻子一再擄於呂布三畧於曹操
方在小沛時納甘氏爲夫人旋因操攻奔袁紹
所畧者應卽甘夫人後追謚皇思夫人尊爲昭
烈皇后者耳蜀志二主妃子傳昭烈敗於長阪
棄甘后及後主賴趙雲保護得免於難卒葬南

郡是見畧於操後復歸昭烈可知黃權爲昭烈
將伐吳戰敗報昭烈曰降吳不可歸蜀無路因
投魏昭烈曰孤負權權不負孤送其妻子於權
西魏宇文護與北齊高氏爲仇國護母閭姬流
落在齊護以書請之齊亦送母還護明太祖遣
將北征得元妃主遣送還之可見甘后已畧於
魏得仍隨昭烈意亦操所送而史失其事歟

張遼三約考辨

張鎮

張遼三約考辨

張
氏

甚哉小人之好爲僞也於操之敗下邳而獲帝以
歸也謂與張遼約語者三口降漢不降曹曰善給
養其二嫂曰知劉主斬阿瞞子還當在彼之苟不
許亦必不降操言是者張遼與帝本得無此言
卽裴氏注所載諸書傳而且詳亦非正史之志建
安五年春正月操自將東征昭烈破之獲其妻子
復攻下邳獲帝以歸乃昭烈出奔其妻于之見獲
帝時蓋猶未降操爲遼云云也且夫帝之於操豈

假降漢之虛文以掩歸曹之跡帝又安肯爲是語哉况帝之爲人光明磊落心乎昭烈不可撓屈其降操也特一時之權非不知操欲收攬英豪性亦多忌能殺是以隱忍不言姑從以歸俟有以報之而後去在操亦無所憾不然使憤悻於俘虜之際出言以相要操必疑其不爲己用安保其終善遇之此亦其所陰料焉而自爲計且爲從昭烈計者由是以論何張遼之約乎

譜系考辨

張鎮

譜系考辨

張鎮

胡琦曰關氏之先出夏大夫關龍逢一云關令尹
喜之後也侯居河東爲著姓後子孫隨昭烈在蜀
蜀記謂龍會隨鄧艾入蜀盡滅其家然關氏譜云
某生興興生統彝其後居信都裔孫播爲唐德宗
相以此考之蜀記容有逸事矣予以爲關氏懷忠
蹈義豈絕其嗣乎呂柟曰隨關公居蜀者或止二
三子其宗族在解者未必盡隨况興後傳三世已
在鄧艾入蜀之後時不相值後魏關珙唐關播史

志及關氏家譜皆云雲長之裔此又何以辨也無
乃魏晉間篡竊相踵姦邪摩肩深妬忠義有是言
乎愚按關氏始祖雖代遠年沿無所確考然陳司
馬省歌云偉哉河東關雲長丹心不忝龍逢裔徐
侍郎祚撰啟聖公亦云夏忠臣龍逢裔孫運城表
忠祠祀關氏三世由來已遠以忠繼忠異代同心
淵源固有自也至鎮荊州十餘年子孫當必有隨
之以居者傳止稱子平赴難餘無所見想荊州旣
失家屬寄居吳地後吳蜀連和當必送還成都更

固逸之子與隨昭烈在蜀襲封漢壽亭侯官至侍

失家屬寄居吳地後吳郡連和當必送還成都吏

固逸之子與隨昭烈在蜀襲封漢壽亭侯官至特
中中監軍生統與彝歷傳不衰代有通顯當成都
失守固遭龐會之害其避難自全者亦復不少迄
今解與荆洛博士之家各有譜系可考而粵東浙
西又有關氏巨族人文甚盛傳自成都避患分處
異地者則忠義之脉延及世世又彰明而較著矣

與曹操書考辨

張鎮

與曹操書考辨

張 鎮

帝之去操從昭烈於河北也拜書告辭其書壽未
之傳閱呂涇野志載辭操謝操二書夫與操書者
蓋自述其去就光明之義磊落不屈之節於辭已
足而又何謝之有且去操之志早已決矣斬良報
効可以慨然直行猶必拜書告辭者特以其禮遇
之隆義未可以徑絕惟書辭而去則分義甚明而
彼此之情可以相安而無憾憶當時所爲書必有
激昂感慨使人讀之而怦怦欲動者操之所以戒

左右無追也昔李陵蘇武諸書悲壯頓挫極情辭之致論者尙以爲出於齊梁之僞况是書顧可苟簡爲之乎予閱其文詞古雅者存之其有一書云主亡則輔主存則歸二語不似當日口吻蓋曹以假仁假義收攬英雄而窺竊漢鼎之心早爲帝所識破若如此書與對張遼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言大相懸絕且其辭鄙俚絕非漢文氣習故世雖艷稱之而予不爲之登焉

華容釋曹考辨

張鎮

華容釋曹考辨

張鎮

曹操敗於烏林而歸自江夏荊州道走襄陽還許
昭烈等追之南郡南郡則今湖廣安陸沔陽及荊
州江北地也漢郡國志荊州有華容縣爲侯國卽
曹操敗還所經今荊州之監利石首二縣乃其故
地小說言諸葛孔明度曹操必經此途知操不可
獲而遇帝素厚因說昭烈使之伏兵於此號爲斷
操歸路而陰使釋之以爲德比操至帝感其前遇
果竟釋之嗚呼何說之悖哉帝學於春秋荀瑩所

以對楚子者聞之蓋孰操遇帝誠厚然特其私恩而帝之從昭烈破操唯不能致操則已設可得而獲之或循匹夫之小諒棄天下之大義以逸漢賊則且不忠於所事而負昭烈實甚又何以爲帝且孔明知操之不可獲而故使之又何以爲孔明是其言之無稽爲甚明也按山陽公載記曹操船艦爲昭烈所燒引軍從華容道步歸遇雨泥濘道不通悉使羸兵負草填之乃得過衆軍旣出操大喜諸將問之曰玄德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使早放火吾徒無類矣昭烈尋使人放火而無所及蓋昭

諸將問之曰玄德吾儔也但得計少晚向使早放

火吾徒無類矣昭烈尋使人放火而無所及蓋昭烈追至南郡曹操已先去故使放火而不及也是時帝方隨昭烈追操在後奚有釋操之事哉又考華容亦有二今在岳州者其華容縣乃隋所置與漢華容異或者指是以爲卽操之所經非也

華佗療毒考辨

張鎮

華佗療毒考辨

張鎮

帝刮骨療箭毒世皆驚以爲奇而指醫者之爲華
元化元化實無此事也考帝傳云常爲流矢所中
其左臂後瘡雖愈每至陰雨其骨常痛醫曰矢
鏃有毒毒入於骨當破臂作瘡去毒然後此患乃
除便伸臂令劈之是止稱醫初不言爲華佗并不
及此醫之姓名卽魏志佗傳與佗別傳所載佗事
若甘陵相夫人府吏李延嚴斯督鄴頓子獻徐毅
東陽陳叔山彭城夫人軍吏梅平廣陵太守陳登

等凡爲陀所治療者陳壽備錄於史而獨不及帝然則刮骨去毒在帝誠有是若其醫之不爲陀也明矣且曹操殺陀許獄中其時苟或未死以諫操不聽而帝尙未鎮荊州亦與陀初不相接陀固未常至荊州也後世特以陀之神於術帝之奇於勇而復生同時遂爲附合之要其實則非然耳方後唐莊宗時冀從簡爲將常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欲鑿其骨人以爲不可從簡命鑿之見者不勝其毒從簡笑笑自若亦可見去毒者自有其術而當時之醫之果不必爲陀也

不勝其毒從簡審笑自若亦可見去毒者自有其
術而皆時之醫之果不必爲陀也

陽明宗卷之二

四

帝子平考辨

張鎮

帝子平考辨

張 鎮

作小說者以平爲帝養子而非其出若與昭烈之
有劉封者同此正齊東野人語耳蓋平與封實異
蜀志劉封傳本羅侯寇氏之子昭烈至荊州養封
爲子考操在漢中昭烈栖於山頭使劉封挑戰操
罵爲假子又孟達勸封降魏有云棄身來東繼嗣
羅侯不爲背親等語此封爲昭烈養子見於記傳
甚明者也若平則蜀記云帝初出軍圍樊夢豬嚙
其足謂其子平曰吾今年衰矣然不得還本傳記

其歿於臨沮平之可見者如此但稱之爲子別無假養之文是平明爲帝子無疑也好僞者顧欲顛倒而變亂之是誠何說哉

蘇軾山園詩集卷之四

荊州考辨

張鎮

荊州考辨

張鎮

昭烈既破曹操尙無尺土周瑜屯江陵使居公安
求幾昭烈向孫權求爲荊州都督江表傳云昭烈
從權借荊州數郡魯肅亦以勸權此昭烈有荆土
之始特周瑜傳云瑜爲南郡太守昭烈以左將軍
領荊州牧治公安昭烈紀復言表劉琦爲荊州刺
史事並在未從權借之前且荊州本屬劉表非吳
所有孫權僅討黃祖爭得江夏耳至曹操東下權
雖用周瑜魯肅計拒破曹操然後進屯南郡是時

南郡亦未全爲權所有也先是魯肅說昭烈使東
元孫權稱權據六郡之地所爲六郡者乃丹陽會
稽等六郡耳是荊州與吳初無相及觀劉已傳曹
操南征辟已爲掾僕招納長沙零陵桂陽則其時
荊州先將屬魏是以其太守金旋韓玄趙範劉度
等並據郡觀望至昭烈南征四郡而後皆降蓋曹
操之敗周瑜江陵之屯在建安十三年冬而昭烈
劉琦之表四郡之征與荆牧之領卽在破操之翌
年於時未聞吳有收取四郡之舉是權雖已破操
欲得荊州而尙有未及取者明矣然權已視荊州

年於時未聞吳有收取四郡之舉是權雖已破操

欲得荊州而尙有未及取者明矣然權已視荊州
爲己物而昭烈乘其便征定四郡有之吳惡爲所
攘而勿許也昭烈既恐權爭度未可與敵且其獲
居公安得以征下四郡實亦藉吳共破操之力勢
又無以遽背於是姑善其辭曰借以給權權見其
已定四郡勢難遽奪因藉魯肅之說姑就其名曰
借昭烈從權所借不過江夏南郡而已餘皆昭烈
所自取孔明傳云操敗引軍歸昭烈遂收江南以
亮爲軍師中郎將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則取之

自昭烈而不必果爲借於權者大要明白可見不然假長沙諸郡果已先爲權取彼用其兵力勝而得之縱昭烈有此請權亦度未肯輕以相借就令先已取之至此借與卽四郡長吏並當承權旨各相隨屬奚煩征之而後降且使權果借之而旋立等抗據不從以致相伐是卽吳蜀兩相爲難又非所爲借也借荊州之事於時情勢當必有反覆委曲若此者其後張勃之徒作吳書吳錄私蔽其實直謂之借欲使其曲在蜀壽史特因之而未暇深

有謂之借欲使其曲在蜀壽史特因之而未暇深

詳

夏口烏林赤壁考辨

夏口烏林赤壁考辨

張鎮

夏口烏林赤壁考辨

張鎮

蜀紀昭烈將南渡江使帝乘船會江陵曹操追至
當陽昭烈斜趨漢津適與帝船相值共至夏口按
是時所爲夏口者卽今之漢口元和郡國志漢陽
縣漢水一名沔水西自沔川縣界流入漢口在縣
東亦曰夏口左傳謂之夏汭章懷太子注後漢書
漢水始欲出大江爲夏口又謂之沔口地在江北
是則昭烈所至之夏口實今漢口耳今湖廣武昌
府江夏縣西有夏口故城人遂指此以當之不知

城在江夏者乃魏黃初二年孫權所築昭烈與帝
共至時則建安十三年下距魏之黃初尙早二十
餘歲矣自權築此城後而夏口之名始移於江南
其沔水入江處止謂之沔口或漢口而夏口遂與
沔口對立分據分其聲稱又江表傳云昭烈從魯
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將詣周瑜謂關張曰我今
自託於東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乃乘單舸往見瑜
按漢之鄂縣今爲武昌縣在武昌府東百八十里
水經注江水又東逕鄂縣北右得樊口蓋縣有樊

山北背大江樊口因之以名樊口今在武昌縣西

水經注江水又東逕鄂縣北右得樊口蓋縣有樊

山北背大江樊口因之以名樊口今在武昌縣西北五里時帝亦隨至樊口而安慶志云桐城縣東南百三十里有摩旗山世傳帝屯兵於此蓋樊口在武昌與黃州隔江相對帝初未至黃州况安慶又在黃州之東何緣到彼乎昭烈周瑜共破曹操於赤壁而吳書魯肅與帝會語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戮力破操按水經注江水東逕烏林曹操敗於烏林是也水經注又云江水自沙陽湖又東逕百人山南右逕赤壁周瑜黃蓋詐曹操大

軍處也元和志云赤壁在蒲圻縣西百二十里北臨大江烏林在江北岸與赤壁相對則烏林當在今漢陽府漢川縣南而江漢間言赤壁者凡五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各爭爲說唯胡渭禹貢錐指斷以在嘉魚者爲是其言曰嘉魚在武昌西南二百五十里隋爲蒲圻縣南唐分置嘉魚縣方李吉甫作郡縣志時止爲蒲圻尙未有嘉魚自分置縣邑今蒲圻臨江之地盡入嘉魚而蒲圻無江水嘉魚漢川南北相對烏林赤壁正在其間古鄂州

志云赤壁初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而後有烏林

嘉魚漢川南北相對烏林赤壁正在其間古鄂州

志云赤壁初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而後有烏林之敗所論最爲分明矣蓋操之東下衆號八十萬亦水陸分行所得劉表將士習舟艦者爲水軍則遇於赤壁爲黃蓋火燒者是也其所統青徐北方之衆自江北岸以陸戰者則敗於烏林者是也昭烈與瑜既定約共拒操昭烈知瑜便於水不便於陸故瑜曰三萬保破操而昭烈意以爲少瑜亦知昭烈之衆利於陸不便於水故以舟師三萬衆自逆操於江中而使昭烈於岸上戰其步卒此其輔

車相成之勢操衆雖多然遠來勢分江上敗則陸軍亦搖岸上敗則水師亦震至見燒於吳操捨舟登岸岸上士卒已敗於昭烈操乃不敢復留望華谷而急走矣考之是時操江北之敗功多在昭烈而瑜無與是以帝但舉烏林不言赤壁也若黃州之赤壁本爲赤鼻宋陸游云赤鼻山在黃州府西北以爲赤壁者則蘇子瞻之誤云

臨沮麥城考辨

張

臨沮麥城考辨

張

後漢郡國志南郡有當陽有臨沮侯國杜征南云
當陽縣東有權城楚武王所剋蓋古權子之國荆
州記曰當陽東南有麥城城東有廬城沮水西有
磨城伍子胥造此二城以攻麥城杜氏通典云臨
沮故城在當陽縣北隋書地理志西魏分臨沮置
重陽縣隋開皇十八年改縣曰南漳今南漳屬襄
陽府當陽屬安陸府相去不遠百里後漢志臨沮
縣有荆山漳水所出荆山西北爲首山沮水所出

以漳水故名章鄉以沮水故名臨沮蓋南漳亦臨沮地章鄉卽南漳地帝之歸從襄陽宜城以至當陽特據地形事勢考之大抵欲從當陽而未能至故退保麥城此權傳所謂還當陽西保麥城者以自宜城西來觀之則麥城在西不然漢志明云當陽東南有麥城而壽言西保當不若是之舛也麥城旣不能守於是復去章鄉章鄉地統於臨沮又在當陽麥城西蒙傳所謂西至章鄉者也章鄉卽臨沮地惟夾石未定何所元和志云荆山在南漳縣西北八十里三面險絕惟東南一隅纔通人徑

臨沮地惟夾石未定何所元和志云荆山在南漳
縣西北八十里三面險絕惟東南一隅纔通人徑
疑夾石當在於此此時已失江陵宜勿復南顧速
往上庸上庸去襄陽不三百里且吳人惟畏其去
蜀故屯秭歸及諸徑道至於往上庸則出其所不
料其道亦爲吳所不能絕倘速至彼猶得以其兵
徐出而復吳怨亦未可知也

四戊午考辨

張鎮

四戊午考辨

張鎮

星命家以四戊午爲帝干支意以土主信義火光
明而武烈干支得其全又年月日時並屬陽剛戊
與午久居干支之中故神於後世是特術者假設
欺人耳考自漢以前古人生日見於書可徵者若
秦始皇以昭王四十八年正月一日生孟嘗君田
文以五月五日生屈原楚詞攝提貞以孟陬惟庚
寅吾以降則正月寅日生然雖著其年與月日其
干支皆不可得推卽以始皇論之秦昭王四十八

年爲周赧王五十六年赧之元年徐廣以爲丁未
然春秋末戰國之始史記周元王元年徐廣以爲
乙丑而皇甫謐以爲癸酉甲子顛錯已殊九年不
可考正况自元至赧之末又二百餘載其舛誤矣
序者益甚歲紀干支畧難推定且卽得其年月與
日要亦終不能得其所生之時若曰文屈原更無
論矣獨後世傳八月二十七日爲孔子生日則本
於公羊公羊傳言魯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
孔子今術家因有爲孔子干支者然史記以爲二

十二年復差一歲且不著月日索隱以爲周正十

孔子今術家固有爲孔子干支者然史記以爲二

十二年復差一歲且不著月日索隱以爲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史記誤二十二年常以諸書校之周世絕無以十一月爲正月者特春秋之亂日官失御魯歷尤外多不置閏以至時月錯背左傳蓋常明之於時學春秋者從而附會遂謂周有改正之事而以八月爲十一月要之其實皆非而謂孔子之干支果能推得乎且卽據公羊說魯襄二十一年爲周靈王一十年已酉得其年月日矣而所生之時能得知乎術家言干支凡有八字今得其

年月日不能知其時卽無以爲八字者夫以孔子
始皇等明見於書並猶不可推校如此若帝之生
年歲月日載籍絕無考見乃欲以非有無是假爲
說乎韓退之三星詩云我生之辰月宿在斗退之
生於大歷戊申其詩又如此其所謂八字者似有
可推然宋人求之猶不能定况後漢至今又代遠
年湮矣且就五行論之士誠主信而金德主義世
所以尊帝與帝之所以神特以其忠義而四戊午
則無金土敦厚而遲與性情又不相背大抵星命

本小術通人達識多不惑於其言况欲於千載上

則無金土敦厚而遲與性情又不相背大抵星命
本小術通人達識多不惑於其言况欲於千載上
絕無所徵者而駕爲四戊午以欺天下是猶秦王
劉番吾之上而謂與天神博矣世且有以爲信者
何耶

古印考辨

張鎮

古印考辨

張鎮

胡琦所記古印刻其圖於志中一隆其背曰別部
司馬刻文若後世篆一印鼻甬上上有重環刻文
若摹鼎籀且微雜禹書或云荆部若關某司馬者
非是按視其文凡五亦不爲司馬等字也一較二
印加大鼻甬亦上起甬上有環環上又並著兩環
上復有環總之施大環於總環之上其徑四寸其
爲環者五是稱壽亭侯印琦言是印出宋紹興中
得自漁者若二印所從來又不記其何自且謂元

至元時玉泉寺僧齋以赴闕復云皇慶初僧廣鑄
者又詣宣政院乞進所藏漢時佩章至其果進與
不若印後歸何所與金若銅等初勿之及但記賜
馬乳爲僧榮辭多影响不能自詳第就印論所謂
壽亭侯者疑凡數端敗於臨沮雖失印佩無緣遠
沒洞庭之南一也李斯八體繆篆以書幡信後世
印章九疊實祖其法今驗印圖文不甚與繆篆
一也後漢車服志漢舊儀天子璽白玉螭虎紐
後金印龜紐二千石下並龜紐故應邵風俗通

龜還郡晉毛寶放龜江中見龜左顧者三後拜

金印龜紐二千石下並龜紐故應邵風俗通三

龜還郡晉毛寶放龜江中見龜左顧者三後拜龜
視印其龜紐左顧漢晉印皆如此今印爲方鼻而
非龜紐又與漢制異三也漢儀組綬以繫印綬縫
之間得施玉環鐻縫在綬之上故使得用環鐻以
貫聯之而紐間初不著環今環乃在鼻且連施玉
環漢制無此四也帝以漢壽封是刻印不得去漢
而單言壽今印止壽亭字五也漢世刻印其文皆
爲章今非章而爲印六也論印文者或以爲都昌
侯印或以爲壽昌位一而非壽亭然則是印與所

號荆部關某司馬者寃未能定其何等印至別部
司馬則漢時郡有其官不必獨爲昭烈所表之在
平原者且帝來荊州其別部者卽有刻印當已久
棄寧復遠隨而尙在此是其出於僞爲無疑者宋
之潭府卽今長沙潭府得漁人獻其驗屬壽亭印
者當必有說何以絕不聞使果審爲帝故印當表
上於朝何以但付庫中卽如琦志謂有司馬知白
者記其夜常放光吏不敢安因送荆門顯烈廟恐
亦不必信然蓋古有發井出土而得印若孫堅入

洛於甄官井得漢傳國璽漢建安末男子張嘉王

亦不必信然蓋古有發井出土而得印若孫堅入

洛於甄官井得漢傳國璽漢建安末男子張嘉王
休得玉璽於漢水衛瓘入蜀至成都得玉璽印客
一石趙符秦時人有地中獲印以獻者宋元符元
年咸陽段義亦得玉印一紐並載於史不謂漁人
不果得印第在當時未聞實能考其印之何如且
漢傳國本秦舊璽其文旣壽永昌而虞喜以堅所
得者其文曰旣壽且康是以裴松之常論其事之
爲僞瓘所得者文似成信字卽孫盛推爲公孫述
印議者亦未之定今所爲壽亭印者旣未得見常

試尋圖驗實疑者畧五六焉然而云云共傳莫不
是信俗之難破久矣楚人爲鴻者越人必以爲乙
存勿論可也

封號考辨

張鎮

封號考辨

張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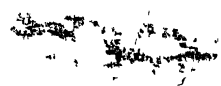
帝之有封號始而公而王晉而帝也其原自宋始然考宋史徽宗紀崇寧元年封伯夷爲清惠侯叔齊仁惠侯大觀三年詔筭學以黃帝爲元帥風后巫咸等配享政和六年上昊天玉皇上帝徽號寶冊宣和元年封莊周爲微妙真君列禦寇爲致虛觀妙真君真宗時追封太公昭烈武成王周公文憲王哲宗追封程嬰公孫杵臼爲成信忠智侯與屈原之忠潔公李水之廣淵王史具書焉至於帝

之封崇寧元年之忠惠公大觀二年之武安王宣
和五年之義勇武安王皆未見於史南渡時蜀人
李燾作通鑑長編載禮部奏關某勅封義勇武安
王從祀武成王廟而後宣和之封始顯然可証或
曰宋政和中解州池鹽輒敗徽宗問道士張虛靜
對以蚩尤爲禍請召關元帥破之以是封帝爲崇
寧真君考宋史徽宗紀政和元年六年兩紀解池
生紅鹽初不云鹽敗爲彼說者或出自黃冠欺誕
理恐未必然耳唐明皇封河海嶽鎮皆以王公尊

老子玄元皇帝真宗東巡追封唐張巡許遠爲王

理恐未必然耳唐明皇封河海嶽鎮皆以王公尊
老子玄元皇帝真宗東廵追封唐張廵許遠爲王
追爵周公太公加謚號曰文憲昭烈至於徽宗高
孝而帝之義勇英濟益進未已迨明萬歷四十二
年且晉而帝其崇奉之意非不至但以三界伏魔
爲號殊未雅馴至我

朝褒封益盛尊爲帝者如故而忠義神武美號顯加
光明正大於以揚神休昭典制誠度越千古云



本傳考辨

荷壽愷

本傳考辨

壽愷

本傳係元胡琦取陳壽志而採輯之壽扶魏抑漢綱領已差故褒貶皆不得其正其傳操也叙之甚詳多鋪張揚厲之辭大小惡跡曲爲之諱叙次蜀事最爲簡畧如武侯爲三國第一流人物擇主而仕三顧後出其用兵神妙使司馬懿畏之如虎甘受巾幘之辱歿後猶嘆爲天下奇才而壽則以私憾謂應變將畧非其所長果爲定論歟至於帝傳寥寥數簡訾議橫生僅贊之曰虎臣國士夫自壯

歲從昭烈得所依歸識見高人數倍而窮達不易其志死生不貳其心威震華夏曹瞞欲避其銳豈曰虎臣而已若曹之心事早已窺破許田之獵幾欲刃之後羈留官渡因其禮遇之厚情難徑絕斬良辭去亦屬脫身微權不足爲其大節目以國士何當焉至其功業表著如破黃巾討董卓從昭烈累建奇勲壽則樂未之及厥後分守江陵十有一載獨鎮七年恩威大行所紀者止刮骨去毒降禁斬德兩事豈別無務農講武之法乎敵制勝之策耶

至拔襄陽綱目深喜而予之傳刊遺別將不著其

德兩事豈別無務農講武之法哉故制勝之策耶

至拔襄陽綱目深喜而予之傳稱遣別將不著其
姓氏昭烈封前將軍亦不載誥命之辭且帝好左
氏春秋深得其義而兼善其文發爲辭令必有大
過人者而辭曹操貽孔明等書壽俱削之其後陸
遜僞爲頌揚與書兩次壽脩錄之而帝竟無一東
裁答若其失機處於本傳別傳詳言之而譏其剛
而自矜以短取敗甚矣壽之私而刻也余故表而
出之以俟世之知言者

荊州考辨

不同時愷

荊州考辨

喬壽愷

弇州謂荊州之事昭烈或自出或委子龍翼德率
三萬之衆而駐江陵爲侯聲援名百堂史評謂蜀
之失不在亡荊州而在亡上庸蜀計之差不在獨
以荊州界壯繆而在使孟達劉封守上庸上庸山
谷之間其形勢東接南陽去荊州爲近爲昭烈計
者宜使子龍孟起等一二人屯上庸與壯繆風聲
相應輔車相援當壯繆攻樊居上庸者可攻南陽
以分曹氏之勢卽不然亦可助取襄陽何至連呼

封達竟不出兵乎厥後孔明屢出陳倉祁山窺取
中原然形勢已失迄莫有功愚按二說卓然有識
善於論世第荊州居要害之地爲吳魏所必爭昭
烈之明武鄉之智豈見不及此顧其時非雄壯威
猛素爲敵所懾服者不足以鎮之昭烈與帝周旋
日久情同一體又守荊多年恩信大行故舉荊而
獨委之以爲折衝禦侮一人已足可無東顧憂且
昭烈收川而西士元已死武鄉在所必資桓侯坐
鎮閬中孟起方領涼州子龍彈壓成都一時宿將

各膺重寄皆未可以輕委也至上庸險阻之地與

鎮闔中孟起方領涼州子龍彈壓成都一州

各膺重寄皆未可以輕委也至上庸險阻之地與
荆爲近原宜任用良將但劉封勇力過人隨武鄉
入蜀累立戰功又誼屬親近孟達亦美姿才其守
上庸使同心共濟迅發赴難荊州當必無失乃以
猜嫌之故袖手旁觀人面獸心以致覆敗二人前
後俱遭誅滅夫知人則哲惟帝其難昭烈原不料
其中變至此至帝始終以扶漢爲心滅魏吞吳是
其素志銳意進取原不意變生肘腋而議者或爲
扼腕或肆譏評豈知天不祚漢非人力所能爲也

哉

封號考辨

奇壽豈

封號考辨

喬壽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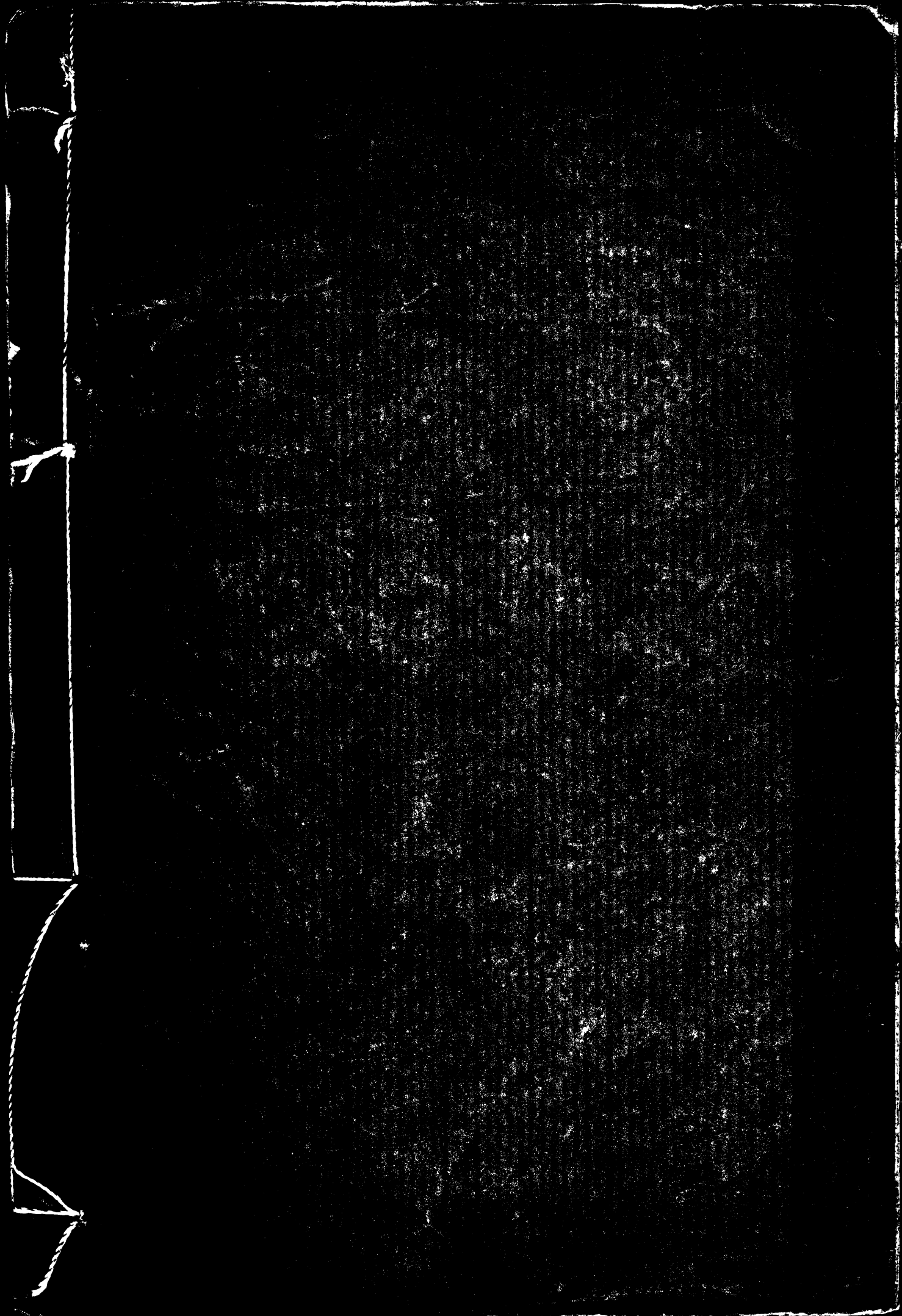
封號之加有出於當代褒嘉者有出於後世追崇者當代褒嘉量其功勲賜之爵秩以彰寵命後世追崇則因其功著一時澤被奕世於推尊中寓思慕之意帝初爲漢壽亭侯操表封也後昭烈進位漢中王封前將軍假節鉞名號亦甚偉然邇至後世田侯而公由王而帝崇奉之情有加靡已蓋其浩然之氣常流行於天地間而聲靈赫濯自有以致人之尊敬而不容已也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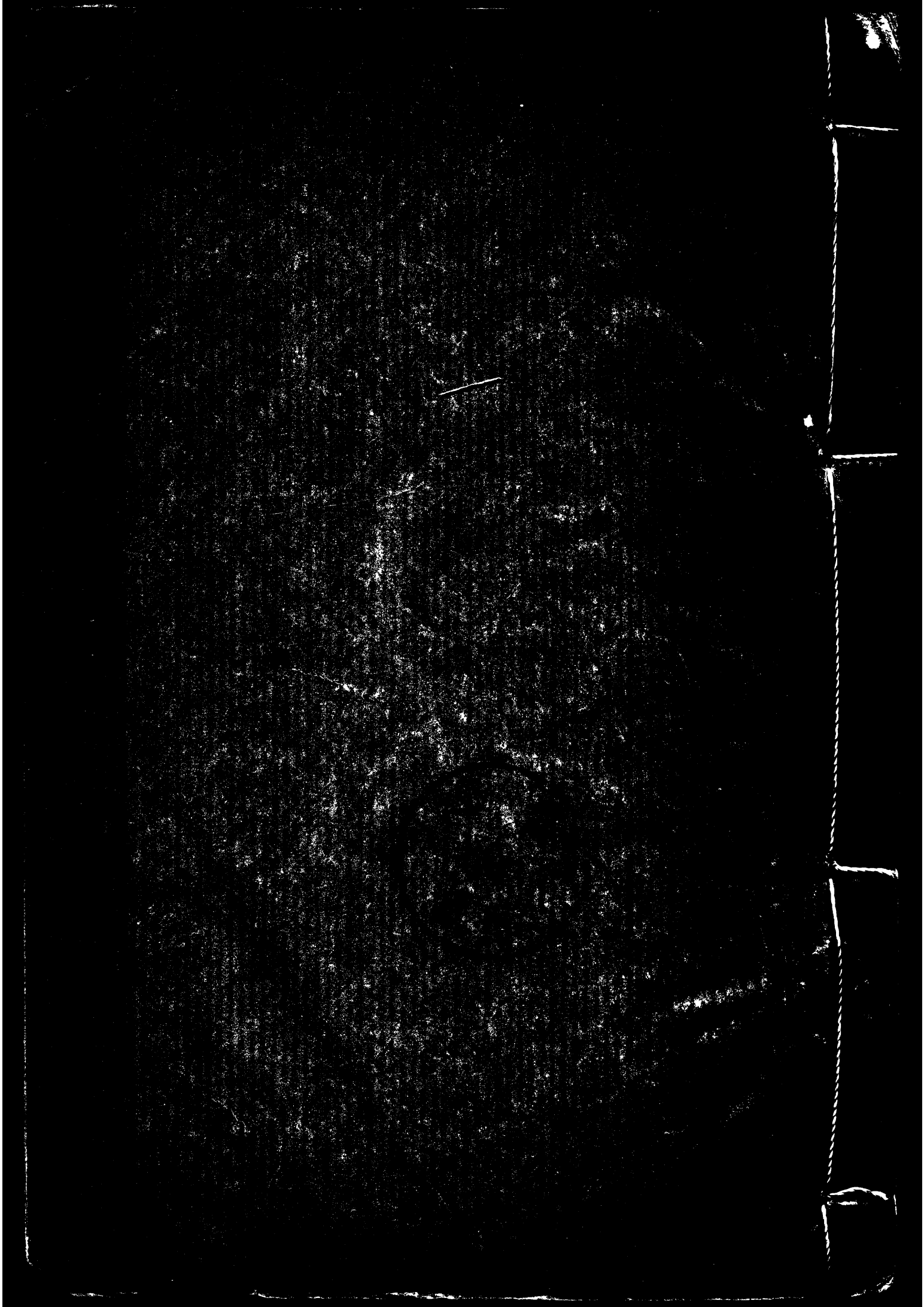
朝因其爲千古正神仍尊帝稱別加徽號則遵王制者稱之爲帝自覺名正言順以福國祐民之神應崇德報功之典準情合理亦何不樂受之有乃迂儒執而鮮通謂帝始終爲劉昭烈之封心焉以之後世加稱非其所願且援文信公不受元之封號爲例夫文信公盡忠宋室元固讐國也其不受封固宜設後世追而封之亦將狂風暴作掣毀其木主乎帝力扶漢統志滅吳魏使美名贈之自操不可受也封典加之自權不可受也歷千百年之久

而煌煌大典議之羣臣之中頒之明廷之上亦可

可受也封典加之自權不可受也歷千百年之久

而煌煌大典議之羣臣之中頒之明廷之上亦何
嫌何怨而不樂受耶藉曰事從其朔宜隆生前之
爵而不願身後之封則孔子當仍司寇之職而文
宣之稱至聖之號皆避之而不欲居矣烏足以爲
定論乎哉





開帝志卷之三目錄

藝文上

記叙

貞元重建廟記

唐董伉

大評事

元祐重修廟記

宋鄭咸

解州尉

紹興重修廟記

南濤

郡貢士

淳熙加封英濟王碑記

蕭軫

荆州教諭

武安英濟王廟記

鄭南

朝請郎

嘉泰重修廟記

金田德秀

解州知州

新編實錄序

元胡琦
漳浦隱士

題刻胡琦新編事蹟序

李鑑
進士

重建廟記

郝經
學士

泰定修廟記

王緯
翰林學士

至正飾廟記

陳璵
解州知州

新建武安王殿記

毛德
竹林散人

廣陵修廟碑記

馮子振
承事郎

解廟早禱文

蔡罕
平章政事

寧海縣廟碑

明方孝孺
文學士

洪熙修廟記

李永常
解州學正

都城修廟記

商輅
大學士

解廟早禱文

蔡 琴 政事

寧海縣廟碑

明 方孝孺 文學士

洪熙修廟記

李永常 解州學正

都城修廟記

商 輅 大學士

成化修廟記

周洪謨 禮部侍郎

成化當陽重修墓祠碑

陽 琚 湖廣參政

弘治重修廟記

孟 鎮 當陽教諭

重刻事蹟序

姜 洪 監察御史

重刻事蹟序

趙 珩 解州訓導

義勇武安王廟碑記

錢 福

正陽門廟碑銘

焦 竑 翰林修撰

正德修廟記

韓文尚書洪洞

嘉靖修廟記

朱實昌山西巡按

嘉靖重修武安王廟記

王忬右都御史

嘉靖重修解廟開顏樓記

唐順之編修武進

嘉靖刻武安王集序

呂柟侍郎高陵

重修當陽廟碑銘

徐階內閣學士

重建解廟記

張四維內閣學士蒲州

嘉靖重修午門記

胡志夔都御史

餘姚重建廟碑

翁大立尚書

泰州修廟碑記

儲懋會元泰州

肥城縣重修廟記

吳國倫參政

嘉靖重修午門記

胡志夔史科

餘姚重建廟碑

翁大立尚書

泰州修廟碑記

儲 燿會元泰州

肥城縣重修廟記

吳國倫參政興國

太倉州修廟記

王世貞尙書太倉

解州重修廟記

李維貞按察使

關廟鼎銘

李維貞見前

光州修廟記

喻 時監察御史

關集後序

鄭名揚

重修常平廟記

魏養蒙巡撫洛陽

讀將鑑博議

程敏政內閣新安

解州謁廟祭文

林祖述 山西巡鹽

三國史論

國朝 李仙根

關夫子志序

張鵬翮 內閣
遂寧

關帝志卷之三

州守海豐張

鎮東侯編輯

關帝志卷之三

州守海豐張鎮東侯編輯

壬申舉人成會副喬壽懷令德叅訂

候補縣令辛酉拔貢介玉濤廣陵校閱

藝文上

威德在人久而益耀記載往行揮毫舒嘯或寫
功勲或寄憑弔質有其文好辭絕妙詩藝文上

貞元重建廟記

唐董佺

玉泉寺在覆船山東去當陽縣三十里疊嶂回擁

飛泉迤邐信金人之學界域中之絕景也寺西北
三百步有蜀將軍都督荊州事關公遺廟存焉將
軍姓關名羽字雲長河東解人公族功績詳於國
史先是陳光大中智顗禪師者至自天台宴坐喬
木之下夜分忽與神遇云願捨此地爲僧坊請師
出山以觀其用指期之夕萬壑震動風號雷競前
劈巨嶺下堙澄潭壞材叢仆周市其上輪奐之用
無乏焉惟將軍當三國之時負萬人之敵孟德
遜其銳孔明謂之絕倫其於徇義感恩死生一
致斬良擒逆其效也嗚呼生爲英賢沒爲神明
精靈所託此山之下邦之興廢歲之豐荒於是乎

無乏焉惟將軍當三國之時負萬人之敵孟德
避其銳孔明謂之絕倫其於徇義感恩死生一
致斬良擒逆其效也嗚呼生爲英賢沒爲神明
精靈所託此山之下邦之興廢歲之豐荒於是乎
係昔陸法和假神以虜任約梁宣帝咨神以王
琳聆其故老安可誣也至今緇素入寺皆若黷官
在傍無敢褻瀆荆南節度使工部尙書江陵尹裴
公政成事時典從禮順以爲神道之教依人而行
攘彼妖昏祐我蒸庶而祠廟墮毀廡縣斷絕豈守
宰牧人之意耶乃命令張儋始經其事爰從舊址
式展新規欒櫨博敞容衛端肅惟曩時禪坐之樹

今則延袤數十圍矣神明扶持不凋不衰胡可度
思初營建之日白龜出於新橋若有所感寺僧咸
見亦爲異也尚書以小子曾忝下介多聞故實見
紀事文豈足徵其增剏制度則列於碑後

元祐重修廟記

宋鄭咸

侯諱某姓關氏以忠義大節事蜀先主昭烈皇帝

元祐重修廟記

鄭咸

侯諱某姓關氏以忠義大節事蜀先主昭烈皇帝
爲左右禦侮之臣官至前將軍假節鉞侯之名聞
於天下後世雖老農稚子皆能道之然皆謂侯英
武善戰爲萬人敵耳此不足以知侯也方漢之將
亡曹孟德以奸雄之資挾天子以據中原虎視鄰
國謂本初猶不足數而況其下哉獨先主區區欲
較其力而與之抗然屢戰而數敗矣士於此時懷
去就之計者得以擇主而事之苟不明於忠義大

節孰肯抗強助弱去安而卽危者夫爵祿富貴人
之所甚欲也視萬鍾猶一芥之輕比千乘於匹夫
之賤者豈有他哉忠盡而義勝耳侯以爲曹公名
爲漢臣實漢讐也而先主固劉氏之宗種侯嘗受
漢爵號矣苟爲擇其所事則當與曹乎當與劉乎
曹劉之不敵雖愚者知之巴蜀數郡以當天下之
半其成功不可待也而侯豈以此少動其心哉秋
霜之嚴見覘則消南金之堅遇剛則折而侯之忠
義凜然雖富貴在前死亡居後不可奪也孔融揚
彪皆巨德元老一日少忤曹公乃戮而囚之侯爲
曹公所得不敢加無禮焉比其去也熟視而不敢

霜之厲見吸則消南金之堅遇剛則折而侯之忠
義凜然雖富貴在前死亡居後不可奪也孔融揚
彪皆巨德元老一日少忤曹公乃戮而囚之侯爲
曹公所得不敢加無禮焉比其去也熟視而不敢
追然則侯之所以勝曹公者多矣蓋有以服其心
而折其氣豈在行陣間乎侯本解人廟於郡城之
西廟久不治里中父老相與經營加完新焉時維
太守張公別乘張公相與爲雍容鎮靜之政而解
民熙然樂之日有餘暇可以致力於神矣然則神
安其宅厥有由哉

紹興重修廟記

南濤

王當漢末天下擾攘因遇蜀先主爲左右禦侮之

紹興重修廟記

南 濤

王當漢末天下擾攘因遇蜀先主爲左右禦侮之
臣王忠義勇烈出於天性每摧鋒破敵所向無前
後世雖牧豎田夫無不知其善戰此一端耳初曹
公之得王也拜爲偏將軍禮遇甚厚及刺顏良於
東郡曹公卽表王漢壽亭侯優加賞賚雖蒙曹公
厚恩王終無久留之志比其去也盡封寶貨懸印
綬拜而告辭此忠義大節又非戰勇可方便曹公
見去而不敢追况敢加無禮乎王之行事載於史

冊若皎日之明如高山之聳歷千餘歲不與時而
興廢王之祠成自宋政和乙未歲迄今越五十年
殿宇踈漏在將諸老宿請於管軍范公願再爲完
葺范公欣然首出已俸鳩材募工不閱旬而工師
告成神旣能安人受多福僕忝鄉關聊書厥實

淳熙加封三所土碑記

蕭 軫

爲臣而忠於君世固有之巧於忠而處之難者爲

淳熙加封三賢士碑記

蕭 軫

爲臣而忠於君世固有之苟於忠而處之難者爲
可尙衽金革至死不厭非難也當其義利之未分
是非之莫辨而見之在我者一定誠難也胥不盡
忠於楚而盡忠於吳忠不足堪也平不謀於項而
謀於劉義不足取也三國鼎峙漢祚已移天下英
雄豪傑雲合響應孰不願爲曹操執鞭弭以驅馳
者壯繆嘗受曹之恩矣其於先主君臣之分未定
也惓惓於先主不渝其初非見之明守之確行之

剛者詎能爾耶天數人事不符功業垂成山虧一

簣遺英餘烈猶爲千載之福澤何其盛哉記謂能

禦大災能捍大患者祀之邦人於王食焉必祀事

焉必咨奚求弗獲奚禱弗應曰雨而雨曰暘而暘

王之力也疫癘不作饑饉不臻王之恩也盜賊屏

息田里舉安王之陰隲也淳熙十四年襄陽王公

銖世其家擁郡麾謂王之有功於民也遂列其狀

於部使者而上之朝廷以求加封褒崇節槩不吝

爵號增曰英濟寵渥極矣詔命以十五年十一月

二十四日下奉安之日遐邇歡騰老稚夾道縱觀

舉手加額咸曰非王之受其賜民之受其賜也其

於部使者而上之朝廷以求加封褒崇節槩不吝
爵號增曰英濟寵渥極矣詔命以十五年十一月
二十四日下奉安之日遐邇歡騰老稚夾道縱觀
舉手加額咸曰非王之受其賜民之受其賜也其
得民之深也如此哉王廟食當陽覆船之玉泉寺
佳山比丘慶思來請記於軫且以彰王之德後朝
廷之命於王慨慕古人觀書之際辨姦諛於旣歿
表忠義於已往茲軫之心亦太守王公之心也

王河東解人也與先主起涿郡腹心爪牙義則君

武安英濟王廟記

鄭南

王河東解人也與先主起涿郡腹心爪牙義則君

武安英濟王廟記

鄭南

王河東解人也與先主起涿郡腹心爪牙義則君臣恩同兄弟先主定計草廬跨有荆益拜王都督荊州其功烈不凡其氣義甚高其威名絕倫逸羣信史可復也自芳仁懷懼陰謀遂行英雄稟靈託於當陽縣覆船山之下仰白日之馳景俯清泉之逝流不自悲悔而發於禪師智顓以事因緣大作佛事天造地設七日之間化成伽藍蓋自陳光大年間歷隋唐五代以至我宋紹興之三年始以蜀

漢壽亭侯祠賜顯烈廟額崇寧初元進爵一等封忠惠公大觀二年乃加武安王號及高宗宏濟中興恩封百神建炎三年併與王追謚壯繆義勇與武安而六淳熙戊申又加英濟而八國朝令典神祠靈應卽先賜額以封王每加二字至八而止愛惜名器不但生存究詢驗實皆有次第王之靈驗可知也矣有問者曰豪傑之士逢時遇主發明神迹終其身不得志死能驚動禍福以血食一方禱祠輒應市場時若陰佑斯人其封爵固宜然河沙寶塔畢竟成塵四大假合於我何有謂王威武孰與慈悲謂王禍福孰與方便今方非故吾也而謂

迹終其身不得志死能驚動禍福以血食一方禱
祠輒應市場時若陰佑斯人其封爵固宜然河沙
寶塔畢竟成塵四大假合於我何有謂王威武孰
與慈悲謂王禍福孰與方便今方非故吾也而謂
是邪問者唯唯

嘉泰重修廟記

夫忠而識闇不能擇有道之主當代無以建其功

一

金田德秀

嘉泰重修廟記

金田德秀

夫忠而識闇不能擇有道之主當代無以建其功

嘉泰重修廟記

金田德秀

夫忠而識闇不能擇有道之主當代無以建其功
若范增爲項楚畫計雖怒撞玉斗未免爲彭城之
廢人矣勇而義寡不能堅事君之節沒世無以成
其名若呂布反覆無定雖巧中戟支未免爲白門
之縛虜矣忠而遠識勇而篤義事明君抗大節收
偉功蜚英名磊磊落落挺然獨立千古者惟公之
偉歟昔漢火灰冷群龍鬪野曹操以奸雄之心挾
天子以令四方窺圖神器坐擬西伯雖名漢相其

實漢賊先主以漢之宗裔稟寬厚之姿負英雄之氣下將解黔首之倒懸上則懼高光之不血食也屈體待士冀完舊物公於是時意謂予曹則助賊爲虐逆也予劉則輔正合義順也於是委質於先主如雲風之從龍虎左右禦侮周旋艱險有死無二及董督荊州也降于禁戮龐德梁郝陸渾遙受印號威聲赫然震疊華夏曹操謀徙許以避其鋒江東請求婚以結其好使西南僻陋之蜀屹然爲鼎足強國二敵睥睨而莫敢妄動者非公之力歟當時諸葛孔明自謂管樂之流於人不易許可嘗謂馬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當與翼

江東請求婚以結其好使西南僻陋之蜀屹然爲
鼎足強國二敵睥睨而莫敢妄動者非公之力歟
當時諸葛孔明自謂管樂之流於人不易許可嘗
謂馬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當與翼
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超群也世說多稱
策馬刺顏良於萬衆中遂解白馬圍爲公之美是
豈真知公者哉且公平昔好春秋左氏傳方先主
在許與曹操同獵公勸先主殺操而不從及在夏
口飄飄江渚公怒曰往日若從所言豈有今日之
困以是知公好學通古深識遠見又有大過人者
公當下邳之敗嘗爲操所得禮遇甚厚公視高爵

重賞藐如草壤盡封所賜而去於戲士窮見節義
方曹氏勢熾炎劉力弱事君不忘其本見利不失
其義是豈增布可同日論哉公在漢爲漢壽亭侯
在蜀爲前將軍逮宋封武安王解實公之故里廟
在郡城之西春秋祈祀送迎奔走四遠之人惟恐
其後本朝慮公之廟歲久將弊特降明命而完新
之今旣喜叙公之忠節休烈亦將律天下後世之
爲人臣者

新編實錄序

元胡琦

予初讀三國志至漢壽亭侯關壯繆傳未嘗不釋

爲人臣者

新編實錄序

元胡琦

予初讀三國志至漢壽亭侯關壯繆傳未嘗不釋卷而嘆想見其爲人而哀其志之不得伸也後在當陽訪求章鄉侯死所每過之尙凜凜如生未嘗不徘徊顧瞻慨然感動而嘉其大節之不可奪也嘗謂漢自中平已後天下大亂曹操遷天子於許都孫權擅土地於江表二人用心可知矣是時群材並出從而附之者莫非漢臣漢危不扶而佐魏吳傾覆之述其所爲遺臭天下後世孰若雲長大

勇憤發心不忘義事漢昭烈誓同生死守荊州九年賊畏之如虎討樊之舉鼓忠義之氣破姦雄之膽可不謂壯哉惜乎事機垂成禍生於所忽乃守其志終始不回卓然爲漢忠臣獨見稱於後世廟食玉泉至今不絕四方祈謁靈應如響不亦盛乎及考其事迹本末具存國志所不載者散在衆籍文字交錯難用檢尋覽之者不無病焉而世俗所傳道聽途說鄙俚怪誕予竊笑之故嘗有刊正之志而未能也舊令尹孫君吉甫燕山之產也好古而文大德丙午過予漳濱問三國所以興亡又問雲長成敗之由及玉泉靈顯之迹予一一據實以

傳道瓊筵謫鄰但怪誕予竊笑之故嘗有刊正之志而未能也舊令尹孫君吉甫燕山之產也好右而文大德丙午過予漳濱問三國所以興亡又問雲長成敗之由及玉泉靈顯之迹予一一據實以對吉甫喜甚且曰先生盍哀爲一家之書予應之曰此僕本心也不敢以愚淺辭於是退而具草以本傳爲主旁搜前史互閱故書校其同異差次而推衍之編爲實錄其文則因於舊其事則詳於前遂乃因而論之以備遺亡又輒用已意稽古驗今則爲八圖神像圖世系圖年譜圖司馬印圖壽亭侯印圖大王塚圖顯烈廟圖追封爵號圖又廣覽

載記採事撫實析作四門曰靈異曰制命曰碑記
曰題詠積年而後成立名曰關王事迹凡五卷別
爲玉泉志三卷以附其後雖不足傳之將來且欲
抄之山房以成吉甫之美意焉耳若夫重刊厥誤
續補其遺以俟後之君子

題刻胡琦新編事蹟序

李鑑

嘗伏讀後出師表而後知神之心卽武侯之心也

題刻胡璿新編事蹟序

李鑑

嘗伏讀後出師表而後知神之心卽武侯之心也
夫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則討樊所以去賊去
賊所以興漢也當其于禁出降龐德就縛許下議
遷中原響應噓死灰於復然續墜緒於將絕漢事
若將成矣炎靈告終吳下阿蒙伏兵羈輿中而擬
其後付託非人芳仁反噬卒徒鳥驚獸散而神之
父子見危致命矣歸先軫之元祗中丞之面千載
之不猶爲之悽愴況當其時乎由是昭烈東兵連

營歸峽反爲豎子所困雲長不可得而用矣豈非
天不祚漢而然歟然天之心雖不可得而回而神
之心則雖百死而不忍背漢也譬之干將焉雖埋
沒土壤而衝斗之氣未嘗散也譬之江水焉東以
瞿塘厄以灩澦闕捍激撞憤怒噴薄而萬折必東
之勢不可障也方神之魴於下邳奔於袁軍保於
麥城死於章鄉而爲劉之心未嘗變也嗟呼此豈
不知義者之所能爲乎孟子曰是集義所生者非
義襲而取之也神之義勇充塞宇宙至今亦有生
氣遂使鯨浸之南龍朔之北旃卉之俗咸知敬事
雲旂天馬恍惚見之此豈區區禍福聳動而能若

才矣事者之所能爲乎孟子曰是集義所生者非
義襲而取之也神之義勇充塞宇宙至今亦有生

氣遂使鯨浸之南龍剗之北旃卉之俗咸知敬事
雲旂天馬恍惚見之此豈區區禍福聳動而能若
是耶已邠胡君光瑋隱居漳濱淹貫經史慨忠義
之無傳稽櫛杌而有作叙攻守之歲時紀成敗之
實跡糾謬正訛列圖述志且字附其音文通其義
使後之爲臣爲子者知所競勸其係於綱常關於
世道者非淺淺也當陽尹洹水李侯夢卿嘉其叙
事之信用心之勤也將梓以久其傳鑑惟投老山
林筆墨荒落奚敢碑南海而紀羅池然神義勇之

傳與胡君紀載之詳將獨行於天地間矣托名不朽又何辭焉

重建廟記

郝經

高光以仁義得天下而桓靈失之一時豪傑莫不

重建廟記

郝經

高光以仁義得天下而桓靈失之一時豪傑莫不欲代漢受命比迹高光而祇事於詐力智計土地甲兵獨昭烈帝始終守一仁武安王始終守一義盡心於復漢無心於代漢漢統卒歸之袁氏徒爲僭僞曹氏徒爲篡竊孫氏徒爲偏霸竟不能以有漢初王及車騎將軍飛與昭烈爲友約爲兄弟死生一之及昭烈取益州留王鎮荊州獨當一面倚角蹙操昭烈進取漢中王威鎮許洛幾復漢矣不

幸而操權合謀以圖王王死而曹氏篡昭烈與飛
出師伐權以誅讎飛死而帝崩始則王與飛以死
事昭烈終則昭烈與飛以死報王嗚呼仁之至義
之盡也王諱羽字雲長姓關氏解梁人起義於涿
郡爭戰於徐兗奔走於冀豫立功於江淮而歿於
荆楚其英靈義烈遍天下故所在廟祀福善禍惡
神威赫然人咸畏而敬之而燕趙荆楚爲尤篤郡
國州縣鄉邑閭井皆有廟夏五月十有三日秋九
月十有三日則大爲祈賽整仗盛儀旌甲旗鼓長
刀赤驥儼如王生千載之下景仰嚮慕而猶若是
况漢季之遺民乎天假之年誅操復漢有餘地矣

國州縣鄉邑間引皆有廟夏五月十有三日秋九月十有三日則大爲祈賽整仗盛儀旌甲旗鼓長

刀赤驥儼如王生千載之下景仰嚮慕而猶若是况漢季之遺民乎天假之年誅操復漢有餘地矣容僞醜正實繁有徒嗚呼哀哉順天常燕趙之衝而府中之廟二皆庠俯墊偪不稱王之威靈歲丁酉權帥府事苑德於雞水南湖之右創爲新廟耽耽奕奕神居巍然初爲廟貌並昭烈皇帝車騎將軍及王爲三萬戶張公來享於廟退謂德曰廟無二主尊無二上君臣同祀而王侍側如昔享觀不專非制也遂議別爲昭烈皇帝廟而王始正南面

之位焉已酉秋大享禮畢請碑其事故推本君臣
之義以昭不朽仍作詩以侑神詩曰漢季草澤生
英雄王自蒲坂來山東結交四海皆兒童燕南壯
士忽相逢義氣許與開心胃樓桑五丈卽沛豐破
屋半夜噴長虹指天誓日除姦兇萬折不易以死
從闕如兩虎夾一龍風雷盪天漢火紅誰知京都
遽蕪空盡爲曹氏妖狐蹤忽爾陷賊當天窮躍馬
斬將萬衆中侯印賜金還自封橫刀拜書去曹公
千古凜凜國士風跨有荆益事戰攻直指許洛期

一戎操如喘鼠謀避鋒櫓如黥梟示象恭肘腋撿

襲有呂蒙遂令大業弗克終飛死帝崩永安宮三

斬將萬衆中侯印賜金還自封橫刀拜書去曹公
千古凜凜國士風跨有荆益事戰攻直指許洛期
一戎操如喘鼠謀避鋒櫓如照梟示象恭肘腋掄
襲有呂蒙遂令大業弗克終飛死帝崩永安宮三
人在天義烈同惟王神威地天通血食廟祀仍軍
容操骨已朽王爵隆操鬼不食王禮崇作詩頌王
興義功頌如東坡贊孔融

泰定修廟記

王綽

至治三年同知太常禮儀院事竇童前爲晉寧路

泰定修廟記

王 綽

至治三年同知太常禮儀院事竇董前爲晉寧路達魯花赤中書刑部尙書馬思忽前爲晉寧路總管二公謂綽言解州故城之西武安王廟國家屢詔守臣以時致祭此典禮也廟歲久弗治又大德七年地震廟壞提點崇寧宮張志安撤而新之常行部至解躬謁於廟適觀厥成今志安走京師求文按三國史漢末英雄割據時則有若關公審去就之機明君臣之分大義凜然著於當時信於後

世廟食千載公解人也初與張翼德從昭烈於涿郡寢則同牀恩若兄弟稠人廣坐侍立終日奉以周旋不避艱險曹操以姦雄之資私竊威命漢特擁其虛器喬玄許邵固已識其人矣昭烈以帝室之胄英名蓋世且得衆心三顧卧龍於草廬時操語昭烈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程昱有言關張萬人敵也昭烈領豫州吳周瑜上疏於孫權亦謂昭烈負驍勇之資得關張熊虎之將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公在許邵嘗爲曹所得禮之甚厚袁紹遣顏良來攻東郡公爲前鋒策馬刺良於萬衆中操壯公表封爲漢壽亭侯公旣與昭烈

神武烈矣。馭勇之資，得關張熊虎之將，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公在不邪？嘗爲曹所得禮之。

甚厚。袁紹遣顏良來攻東郡，公爲前鋒策馬刺良於萬衆中。操壯公表封爲漢壽亭侯。公旣與昭烈誓以其死，竟辭其賜而歸曹。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以操之雄猜，陰懷海內名士，若孔文舉、楊德祖輩，俱不獲免。奚獨舍公？豈非忠義大節，有以服操之心邪？及昭烈爲漢中王，拜公前將軍，假節鉞，都督荊州，攻曹仁於樊，降于禁，戮龐德，吳魏君臣畏威之不暇，而天不祚漢，卒有山陽之舉。悲夫！然昔之豪傑，龍驤虎躍，並驅中原者，悉已蹙馳。

而烟滅矣惟公赫然廟食至今不廢使公生高光
之世豈不與蕭曹鄧寇之倫銘功石室圖形雲臺
哉宋大觀二年封爲武安王聖朝至元三年宗師
靖應真人姜善信奉世祖旨護持本朝凡廟之恒
產悉主之俾修其廟姜公兩建道院於廟左卽今
崇寧宮志安靖應之孫皇慶元年又奉仁宗旨護
持之初志安與其衆勞心勤力言於州州董其役
仍率僚佐屬縣皆割俸以助百工獻藝經始於至
治二年春正月落成於是年閏五月噫公之勲名
在史冊廟貌徧寰宇忠義遺烈在人心偉歟盛哉

仍率僚佐屬縣皆割俸以助百工獻藝經始於至
德二年春正月落成於是年閏五月噫公之勲名
在史冊廟貌徧寰宇忠義遺烈在人心偉歟盛哉



至正節廟記

陳璫

事君致身之謂忠擇主輔正之謂義故國統旣亡

至正節廟記

陳 璫

事君致身之謂忠擇主輔正之謂義故國統旣亡而使復存人心已離而使復合豈非山嶽降神爲國之幹者乎昔桓靈失柄寇盜蠭起一時豪傑提兵叫號名曰討盜實皆雄據封域紹熾於山東衛狂於淮右表擅荆襄備敗徐豫假王命以令天下則莫強於操席父兄以保江東則莫盛於權獻皇擁虛器於上諸侯肆吞噬於下士君子出有志功名者各擇主而事焉惟以執之強弱事之成敗爲

身之去就知如或攸勇如瑜肅咸蹈一轍而王也

獨能明逆順伸信義委身於中山靖王之裔掃羣

雄之擾攘復炎劉之祚業雖屢敗屢奔顛沛流離

而志氣不屈卒能輔翼昭烈克紹正統所謂一旅

而興夏一申而存楚者也是其心所見者一於輔

正故其身所許者堅於成仁至於成敗利害有弗

較焉方其視曹瞞之爵賞猶草芥絕孫虜之請婚

若讐隙而興漢滅賊之素志真猶泰山喬嶽訓士

勵卒攻城野戰斃而後已焉王之忠義固當與日

月爭先與天地相爲悠久乎嘗品列三國人物諸

葛武侯之次惟王絕倫宜乎百世無窮崇以王爵

老雉鳴而興漢滅助之素志真猶泰山喬嶽訓士
勵卒攻城野戰斃而後已焉王之忠義固當與日

月爭光與天地相爲悠久予嘗品列三國人物諸
葛武侯之次惟王絕倫宜乎百世無窮崇以王爵
徽稱普天之下人敬而家祀之也王解人也生爲
漢名將歿爲解土神廟在治城之西壯麗魁於寰
宇郡人有蔡榮者覩其神廟頽圯乃作而新之今
三十餘載其子玉念先志之未就復施財傭工以
賁飾之郡文學薛熹偕玉丐文予謂王之勲業漢
史所書其英風義氣使人慕爲善之福懼爲惡之
禍誠有助於風化也

碑

新建武安王殿記

毛德

延祐甲寅歲孟秋武安王新殿成聖像端拱百神

新建武安王殿記

毛德

延祐甲寅歲孟秋武安王新殿成聖像端拱百神
像設曲盡其妙是舉也至大戊申歲今之住持鍾
山大師爲見古祠朽腐不稱觀瞻遂於祠之後岡
翦伐荆榛林木削平丘阜營治殿基方定其隅向
而掘彼根株忽現出礎甃而露其階砌星被碁布
舊迹宛然與今時規畫若合符節於是掄材陶瓦
接續興功越七載而其功圓增林泉之偉觀孰謂
數百年埋沒之故址一旦重輝雖然道假人弘亦

陰相潛翊之所就也若夫雄文傑句光讚神休昭
若日星勒之金石實於名公碩德有待焉茲以臺
岸畢工就嵌片石於其中以紀歲月云爾

廣陵二廟碑記

王三

六又

廣陵二廟碑記

卷之三

大父之忠信不欺人其可謂之義士乎古長河之北大
名不留於湏臾而義烈感慨三千古長河之北大
江之南陋之而偏州迂之而僻縣枵然數十家之
聚輒哀金券地畫土伐木寧鵝衣百結不敢虛丹
獲於雲長之祀事寧蝸涎一角不敢乏牲酒於雲
長之畝官矧大邦劇邑人物充斥之鄉乎四百年
赤帝之靈睥睨於境上且之姦凶劉表無意於
中原劉虞殞命於幽州公孫瓚之青蠅懸其一縷

之緒於樓桑大耳之衰宗雲長奮起河東與玄德
遇自爾周旋艱險投間抵隙之會未嘗不身親其
間識者謂馘顏良於白馬之圍不如破孟德於赤
璧之關爭魯肅於益陽之瀨不如降于禁於襄陽
之攻功勛垂成貂下爲阨有志之士蓋深悲之嗚
呼劉玄德展轉於公孫羈縻於呂布棲遲於袁紹
進無容足之地退無寄跡之鄉四方響應之初附
乍合乍散乍奔乍斃殆不知其幾矣而雲長不肯
輒去去輒復返所謂主在與在主亡與亡者也人
間梗梗樛樛之失後雲長千數百載所以願爲之
執鞭不慕王之剪敵萬人不慕王之雄視百代不

乍合乍散乍奔乍死不知其幾矣而雲長不肯
輒去去輒復返所謂主在與在主亡與亡者人也
間梗梗檣檣之矢後雲長千數百戰所以願爲之
執鞭不慕王之剪敵萬人不慕王之雄視百代不
慕王之塊土聚三分之漢鼎不慕玉能赤手擎一
石之荊州其拳拳向雲長之心特以其當賊操九
州之地已有其七之時支吾扶植技窮力竭而不
忍背棄流離顛沛之玄德耳彼張翼德亦猶是也
英魂凜凜雖死猶生矣

解廟旱禱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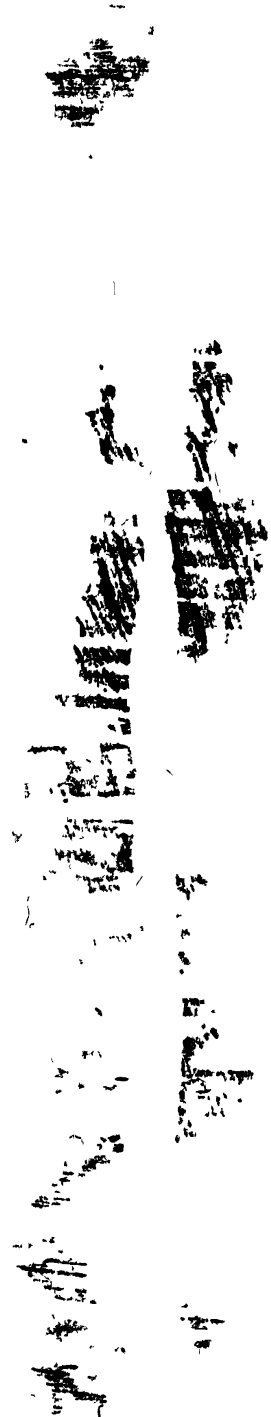
察罕

維王忠義智勇卓冠當代百世之下英威如在敷

解廟旱禱文

察罕

維王忠義智勇卓冠當代百世之下英威如在敷
熊虎之姿翦兇頑之害礪學功名金石節槩生則
名震華夷歿則靈爽不昧率土億兆惟神攸賴茲
當仲夏之交曠虐薦臻二麥阻秀四野如焚民物
憔悴遑遑靡寧惟神密贊化機回旋生意沛沾甘
澍以滌氛氣以蘇民命以興我穡事仰徼神休其
惠之無棄



寧海縣廟碑

明方孝孺

古之享天下萬世祀者必有盛德大烈被乎人人

寧海縣廟碑

明方孝孺

古之享天下萬世祀者必有盛德大烈被乎人人
其或功蓋一時名震一國祀事止於其鄉而不能
及乎遠惟漢將關侯雲長用兵荆蜀間國統未復
以身死之至今千餘載窮荒遐裔小民稚子皆知
尊其名畏其威懷其烈不忘是孰致然哉蓋天地
之妙萬物者神也神之爲之者氣也得其靈奇盛
著則爲偉人當其生時揮霍宇宙頓摧萬類叱電
噫風雄視乎舉世故發而爲忠義之業巍巍赫赫

與日月並明與陰陽同用不幸其施未竟鬱抑以

沒其炳朗靈變者不與衆人俱泯則復爲明神無

所不之固其理也人多謂侯特武夫之勇非有損

益於世此非知侯之心者當侯之時勢莫完於曹

操力莫強於孫權昭烈敗亡之餘削弱爲特甚操

欲誘侯爲己用毅然不從權欲爲子請婚罵辱其

使如狗彘左右昭烈誓復漢室此其忠義之氣固

足以服天下而豈一世之雄哉使侯不死與孔明

戮力孔明治內侯治其外漢賊可誅孫氏可虜而

高祖天下可復矣然則侯之存豈惟蜀人賴之海

內實賴之無成而卒非惟蜀人痛之凡嘗爲漢民

足以服天下而豈一世之雄哉使侯才死與子正戮力孔明治內侯治其外漢賊可誅孫氏可虜而

高祖天下可復矣然則侯之存豈惟蜀人賴之海內實賴之無成而卒非惟蜀人痛之凡嘗爲漢民者皆宜爲之悼惜也感之深思之久事其在天之神以致尊慕之心而不廢豈非出於天理民彝之正也哉寧海故有侯廟邑人虔奉如侯尙存咸願紀德刻之柱石俾永世無惑詞曰漢光中滅袁宇分奸雄鉅猾胥噉吞穢腥上聞帝爲輦大統重畀高皇孫勅令神人下天闔虬髯虎眉面赤璫寶刀白馬提三軍驅斬賊盜如狐豚扼荊取益聲勢振

東吳喘恐睨且蹲中原萬里殺氣昏意欲掃蕩無
留痕厭世倏忽隕厥勛神靈在天熠若暎奉帝之
命施威恩旌善誅惡康黎元孫曹兇虐罪莫原羈
鬼號呼遭殺焚孰若我侯久愈尊海內廟祀莫茲
讓春秋薦獻羅庭門酒牲芳碩箭鼓喧侯乘飛龍
雲駢軒萬騎扈從持旌旛來如飈馳去星奔惠民
以德不以言嗟哉我民慎潔虔懋德致福無尤愆
德涼媚竇神不食至理甚昭千古存侯神行世同
乾坤

洪熙修廟記

李永常

夫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當漢末搶攘之日人

德涼媚質利不食至理甚昭千古有侯祠行世后
乾坤

洪熙修廟記

李永常

夫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當漢末搶攘之日人心搖兀之秋有能竭忠義抗大節審順逆明去就撥漢火於灰冷輔正主於孤弱挺然特立於千百載之上者其惟公之偉歟公勇而有義好誦春秋嘗亡命奔於涿郡與郡人張飛友善俱事先主爲之禦侮當是時黃巾賊起董卓搆亂群雄鬪野生民塗炭曹操因之擅竊威柄以圖神器先主以帝室之胄稟寬厚之資禮英賢提孤軍以討漢賊再

復舊物公乃委質事之其志慷慨若秋霜烈日皜
皜乎不可尙矣觀夫敗於下邳爲曹操所執禮遇
甚厚未嘗有忘漢之心焉勝於白馬已刺顏良辭
歸先主曹操熟視而不敢追焉是何也不過忠盡
而義勝耳逮夫督守荊州行師樊襄鳴鼓則曹仁
喪膽揚旗則呂常束手遂降于禁斬龐德胡修傳
方之徒聞風而受降於是威震華夏莫不響應雖
曹操之奸雄議徙許都以避其鋒孫權之謀術尙
求婚以結其好茲非勇冠三軍爲萬人敵忠義足
以動天地而感鬼神者乎諸葛孔明嘗謂馬孟起
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

曹操之奸雄議徙許都以過其鋒孫權之訪術乞
求婚以結其好茲非勇冠三軍爲萬人敵忠義足
以動天地而感鬼神者乎諸葛孔明嘗謂馬孟龍
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黠彭之徒當與
德並驅爭先猶不及之逸倫絕群也不幸於建
安二十四年十二月卒於章鄉悲哉生於六月二
十二日噫使其不死月魏吞吳有可必矣奈何天
不祚漢莫如之何及其沒爲神明莫非平生忠義
之所爲故廟食無窮也歟齋實公之故邦廟在城
西年久將圯崇寧縣近士李仲謙等完而新之鐘
樓臺砌耆民張敬原等創而建之正殿簷柱士民

劉恭遠等采而飾之與夫新郡耆老鄭大亨等擬
立其碑子推公之勲業載在往牒宜乎在漢
表爲壽亭侯公之勲業載在往牒宜乎在漢
王故護國公民而昭其勲業神有賴焉易曰神
而明之存乎其人此惟壽亭侯乎

都城修廟碑

商輅

漢壽亭侯廟在都城西北隅蓋洪武中建我太祖

都城修廟碑

商輅

漢壽亭侯廟在都城西北隅蓋洪武中建我太祖
高皇帝繼天立極事神治民雨盡其誠而於祀典
祠廟具有著令太宗文皇帝嘉侯功烈特頒龍鳳
黃紵絲旗一面揭竿豎之以彰威靈每歲正旦冬
至及朔望祭祀香燭等儀具有恒品列聖相承崇
奉益嚴第歲月滋久殿堂門廡寢以頽圯成化丁
酉春二月初吉皇上申命內官監太監宿正董工
發財重加修葺朽者更之腐者易之欹者正之缺

者補之漫漶者增飾之塗以丹漆傳之藻繪於是

正殿兩廊重門皆煥然一新掄木植杆內製暗花

柳黃紵絲旗揭之并製紵絲大紅織金等袍服青

織金雲幡披之懸之添設神桌神龕黃綾圍幔硃

紅竹簾黃銅香爐花瓶燭臺几供用之器罔有不

備廟後嫌於窄隘復命太監金輔齋內帑白金若

千方居民房地展之并付本廟永奉香火內植松

栢外列垣牆規模廣大觀者起敬正等以竣事聞

上深嘉其勤勞臣輅撰文勒之穹碑垂示永久臣

頓首受命謹按侯姓關氏諱羽字雲長本河東解

人涿郡先主聚徒鄉里匡扶漢室遂往歸之時與

相外列巨擘模廣大觀者起敬正等以茲事聞
上深嘉許命臣輅撰文勒之穹碑垂示永久臣竊

頓首受命謹按侯姓關氏諱羽字雲長本河東解
人涿郡先主聚徒鄉里匡扶漢室遂往歸之時與
張飛翼德齊名先主及二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
遂累建奇功三分天下使漢鼎獲存漢統復續侯
之功居多侯精忠大義炳若日星千載之下凜然
猶有生氣祠廟之設徧於天下然涿發足之地順
天爲涿之會府都城有廟揆禮尤宜祭法曰聖王
之制祀也以勞定國則祀之以死靖難則祀之侯
蓋兼之矣歷代累封王爵備極褒崇我皇明重定

典禮忠臣烈士一依當時秩號此漢壽亭侯之稱
所爲有合先主之制也當聖天子懷柔百神之日
聿新祠宇祇薦祀事所以報大功於異代祈景貺
於方來者無非爲國家爲生民計也自是以往陰
陽調而風雨時五谷熟而人民育國有禎祥物無
疵癘用躋斯世於雍熙泰和之盛則侯之所以翊
贊乎佑我聖明者其功不尤偉乎臣輅謹叙述其
事而繫之以詞曰桓桓虎臣生於漢季資兼文武
志存忠義修髯如戟雄才卓異傾心先主力扶宗
社蹙魏踣吳所向風靡漢祚復延厥功爲最侯之
功業著於當代侯之英靈昭於永世洪惟天朝奄

事而繫之以詞曰桓桓虎臣生於漢季資兼文武
志存忠義修將如戟雄才卓異傾心先主力扶宗
社蹙魏踣吳所向風靡漢祚復延厥功爲最侯之
功業著於當代侯之英靈昭於永世洪惟天朝奄
有四海護國庇民神功甚大立廟都城用伸報祀
肆惟皇上述事繼志聿新祠宇度越前制惟侯陟
降洋洋如在佑我皇明鴻圖億載福祿自天有隆
無替

成化修廟記

周洪謨

壽亭侯廟在解州城西創於宋歷代以來累圯累

成化修廟記

周洪謨

壽亭侯廟在解州城西創於宋歷代以來累圯累葺邇者知州張君寧重構規制弘壯其前簷以石爲楹者八樹表於門之左右者二功訖同寅索記於予按侯解梁寶池里常平村人東漢末亡命奔涿與涿人張飛友善時蜀先主爲漢宗室家於涿志在興復漢業侯與飛事先主爲禦侮及先主爲平原相以侯爲別部司馬恩若兄弟又以守下邳又以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久之又拜董督荊州

事及先主爲漢中王又以侯爲前將軍假節鉞其
後降于禁誅龐德克定南郡威震中原曹操議徙
都以避其銳侯之聲烈可謂盛矣而事竟弗濟者
天也於虜侯事利鈍固不必論侯素讀春秋觀其
早識先主爲漢室之胄而力輔之以除賊寇圖紹
漢統是得春秋攘夷狄尊王室之意矣其於義見
之明而廸之果豈特後人所謂萬人敵爲虎臣而
已此侯所以廟食於後世也侯生於解卒於章鄉
其地旣皆有廟而今兩京亦有勅建之祠以及

西川之夔西土之臨洮西南徼之永寧思南都勻
亦皆有廟貌以供祀事豈非忠義之氣充乎宇宙

此侯所以廟食於後世也侯生於解卒於章維
其地既皆有廟而今兩京亦有勅建之祠以及
西川之夔西土之臨洮西南徼之永寧思南都勻
亦皆有廟貌以供祀事豈非忠義之氣充乎宇宙
而英稜烏突有以致人心之感慕者歟侯始封壽
亭追謚爲壯繆侯宋崇寧中追封忠惠公大觀中
加封武安王建炎中加封壯繆義勇與武安王而
六淳熙中又加英濟而八今以當時初封者稱遵
著令也

成化當陽重修墓祠碑

陽 琚

死生全忠義不以富貴患難而移其心志者非絕

成化當陽重修墓祠碑

陽 琚

死生全忠義不以富貴患難而移其心志者非絕
倫超羣之士不能也義勇武安王墓在今當陽西
北五里許卽古之章鄉墓前故無祠成化丁亥縣
尹黃恕請於朝立廟春秋祀之己亥冬鎮守太監
蕭公貴來謁墓謂廟必有寢乃捐金委尹姜英建
堂於廟之後英復節縮俸餘爲資給於是高其門
垣增其舊制踰二年始完美壬寅秋巡撫荆鄖都
臺僉都御史王公濬謁而趨之命琚稽實爲之勒

於廟惟王忠義大節播譽於當代垂名於竹帛血
食於天下後世其死忠固不待琚而表章矣第是
墓爲王精靈魂魄之宅宜其祠廟加飾規模宏闊
每以起人之瞻仰而知王之死忠於此風化所係
故叙其大概如右王姓關諱羽字雲長河東解人
美鬚髯故武侯嘗謂之髯王既卒追謚壯繆侯至
宋崇寧追封忠惠公大觀始封武安王建炎加義
勇淳熙加英濟建元天曆復加顯靈故今稱壯繆
王武王顯靈英濟王云係之以歌辭曰漢室衰

微兮天下爭雄堂堂先主兮志興復乎厥宗有美
髯爲之佐兮闢如虎而復如熊克周旋乎艱險兮

劉淳熙所英濟建元天曆後加顯靈故今和光緒
英濟王云係之以歌辭曰漢室衰

微兮天下爭雄堂堂先主兮志興復乎厥宗有美
爲之佐兮闢如虎而復如熊克周旋乎艱險兮
信有類雲之從龍值敵擒而西歸兮何禮意之殷
豐詎顧寵加而忘義兮肯易初以事曹公惟立效
而圖報兮乃刺良於稠人之中矢弗背其舊主兮
期死生之必同去就分明兮大義以隆奔走荆樊
兮禦侮折衝勇敢萬人兮孰敢不恭收復江南兮
伊誰之功威讐夷夏兮致議徙以避鋒詎弗許婚
兮示其戴之難容胡蒼蒼不祐兮豈炎祚之告終

肆襄沔不通兮縱吳魏之夾攻旣不利於徐晃兮
復中計於阿蒙弛士卒之戰心兮芳仁之內訌斷
其徑路兮將何從見危授命兮爲臣死忠於乎已
矣先主懷恥兮心孔恫追謚壯繆兮恩尤洪子嗣
侯爵兮兼侍中孫尚公主兮續其封郡山四合兮
峯龍嵒沮漳縈遶兮水流東望之若堂兮閼幽宮
覆以夏屋兮繚以墉寢廟翼翼兮棟宇崇諒神居
此兮安且榮忠義炳若兮日在空雖罹殘兇兮數
遭逢生順歿寧兮奚惡懷大節以全兮疇比蹤我
皇祖視兮數化風刊此樂歌兮垂無窮

此兮安且榮忠義炳若兮日在空雖罹殘兇兮數
遭逢生順歿寧兮奚惡懷大節以全兮疇比蹤我
皇祖視兮敷化風刊此樂歌兮垂無窮

弘治重修廟記

孟 鑽

縣治西古章鄉也漢義勇武安王其塚在焉前奉

弘治重修廟記

孟 鎮

縣治西古章鄉也漢義勇武安王其塚在焉前奉祀有祠供祭有田邑之黃侯創始而姜侯修復之歷年既久興廢相仍弘治乙卯臨桂劉侯初下車拜王塚慨然曰王忠義爲萬古瞻仰况其塚近邑治祠宇傾圯如祭祀何遂捐俸命工新之經營區畫皆自一心督工則委之省祭官張俊住持僧淨璽經始於弘治丙辰春落成於是歲秋工不見費民不見擾祠宇門牆宏其舊制祀田頃畝復其故

業而王祀有所託矣卜吉告成侯自爲書扁其殿
堂復命言以記之予惟炎祚旣微三國鼎峙劉備
據益以爲蜀曹操據鄴以爲魏孫權據金陵以爲
吳當是時英雄豪傑各私所事抑孰知正統所在
邪惟王父子與孔明張飛同心夾輔先主誓欲恢
復中原可謂能明大義者矣奈何威震華夏之後
而呂蒙行詐漢祚已窮豈人力乎蓋天也王將如
之何哉雖然王固失計於吳漢固見絕於魏而王
之祀窮天地亘古今者王之所以不死漢之所以
無愧吳魏之所以爲僭也於虜人生穹壤間孰能
無死王膺歷代褒封之典而天下之人事之如生

之何哉雖然王固失計於吳漢固見絕於魏而王之祀窮天地亘古今者王之所以不死漢之所以無愧吳魏之所以爲僭也於虜人生穹壤間孰能無死王膺歷代褒封之典而天下之人事之如生者蓋其功烈在漢廷忠義慊人心流芳溢青史與宇宙相爲悠久令人秉彝好德之心自不能泯爾劉侯重新王廟固亦司民社者職分內事抑亦侯之先君子憲副激揚風俗之遺意乎若夫堂殿巍我祀典豐潔保護修葺又有望於後之爲政者

重刻事蹟序

姜洪

漢有死義之臣曰關某字雲長解人後世累封至

重刻事蹟序

姜 洪

漢有死義之臣曰關某字雲長解人後世累封至王爵立廟在城堧西有實錄論謨王之德善功烈勲勞慶賞甚詳惟多竄入怪誕可疑若宋臣王欽若薦天師張繼先焚符召王用陰兵除鹽池蚩尤之祟陳僧智顓以王捨山造寺授五戒爲耆臘作護法之神與夫助兵討賊投書降神之類皆是又春秋無正祭惟歲四月八日遠近子女皆刲擊豕豕伐鼓嘯籥雜俳優巫覡帳舞燕女以娛悅神通

盼蠻若俗之淫祀者州人太學上舍蒲昭以祀典弗正奏請制曰可解州守臣登州楊與與二三寮臣開州張昇鄆陵梁敬巖州梁端奉若成憲罔敢怠忽先時廟有奉禴祀田若干畝爲民所侵至是悉反於廟春秋用灌用漂用牲用幣與祭社稷同儀式州守以王祀旣正欲刪正舊錄鍍梓以永終古爰命予叙於虐鬼神之道一理氣聚散聚則魄靜魂動而爲有散則魄降魂升而爲無故匹夫匹婦老病疋孱而死者理氣卽散不復能憑依於人若有用物宏取精多不伏其死者則魂魄強有精爽至於神明達禮者爲之立後立廟以撫之則有

靜魂動而爲有散則魄降魂升而爲無故匹夫匹婦老病疋孱而死者理氣卽散不復能憑依於人若有用物宏取精多不伏其死者則魂魄強有精爽至於神明達禮者爲之立後立廟以撫之則有所歸人能竭誠敬以事之則精神感通民之水旱蟲孽蓄沴疾癘禱之亦咸若有達是皆理氣所有王生漢末天與義勇神資機智臣事昭烈誓討漢賊心如江漢朝宗雖萬折而必東忠義壯烈凜不可犯况其死也討賊之心未伸忠憤之氣未雪其精氣游魂鬱結蒸薄於太虛之中而爲神也不亦宜乎非若笑於梁觸於胷或有或無出於理氣之

變而不正者也且王之生也雖曹操孫權皆爲國賊而不肯事豈有死而爲神卽俛首喪氣聽命於異端邪妄之徒而有斬妖護法之事乎夫神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無形無聲與造化屈伸往來又豈有興兵投書顯然若人所爲之理此皆佞臣王欽若及後世腐儒妖僧矯誣之說耳今太守一皆釐正之足以洗穢蕪而正人心於風化亦深有補助云

重刻事蹟序

趙珩

易曰貞固足以幹事予於武安王見之王後漢前

助云

重刻事蹟序

趙珩

易曰貞固足以幹事予於武安王見之王後漢前將軍關某也爵以王而謚武安加義勇又曰壯繆者皆歷代報德報功褒封之典也蓋以王之生忠義天性英勇莫敵當漢室鼎沸之際群雄角逐之秋心切爲劉志存興漢如孟德之挾取中原篡逆而非正王不與也如仲謀之竊據江東僭亂而非正王不與也以先主爲中山靖王之後乃帝室之胄委身從之心孚契結誓與興復貞以義固以勇

關關險阻志不少沮名振四海威讐群奸曹之封

侯不足動其心孫之結好不能易其守凜然氣節

與秋霜烈日爭嚴此貞也固也由是曹魏遷許以

避鋒孫吳盡江以自保使當時有一旅勤王之助

吾知其吳魏君臣繫頸轅門而爲漢廷之俘矣奈

何炎符既改天命已去事將濟而壞於狙詐之謀

功垂成而挫於章鄉之厄勢孤援寡力盡身歿而

漢亦遂亡惜哉雖然王之身雖歿而王貞固之氣

不散故其精爽在天神妙體物千載之下使人心

靡慕而不能忘被畏而不能忽禱而必應感而鑒

三歲時享祀遠近畢集亦皆有孚順若若收其效

漢亦遂亡惜哉雖然王之身雖歿而王貞固之氣不散故其精爽在天神妙體物千載之下使人心

陣慕而不能忘彼畏而不能忽禱而必應感而遂
還歲時享祀遠近畢集亦皆有孚頤若若收其族
而合其離所謂足以幹事者於此驗矣彼奸雄如
孟德狙詐如仲謀寂然與草木同腐朽耳而今安
在哉王解人也解之前守張君寧政暇裒拾元人
編集遺稿名曰義勇錄者嘗壽諸梓歲久殘缺弘
治己酉陝右任君福來守是郡未期年慕王忠義
而慨是集之無傳乃謀諸司訓吳君睿重與搜集
遺編珩亦預焉得宋元暨國朝碑銘題詠凡前所

未收者叅互成帙遂付工鋟梓傳之永久使王英
風義氣昭然與天地相爲無窮

義勇武安王廟碑記

錢福

義勇武安王關公雲長廟祀徧天下精靈塞宇宙

義勇武安王廟碑記

福

義勇武安王關公雲長廟祀徧天下精靈塞宇宙
聲烈昭簡冊端人正士義其忠武夫勁卒壯其勇
川峻村嫗懾其神弔古感遇之徒又悼惜其功之
垂成而敗而思有以報其讐以洩其不平若是者
千二百年於茲矣而其心術之微學問之素非偶
遭暫免之可剽得其勲業之大與漢室相終始以
有補於名教之隱嫌則世莫得知也當漢之季四
海潰散有力者競起以王之力提一旅之衆以自

爲呂布之所爲不爾則遨遊袁曹間亦焉往而不得其志而乃選擇昭烈以從事於涿可謂有見矣夫昭烈雖帝室之胄當其微時君臣之分未定也而王周旋艱險侍立終日及敗於操非降則死而王宛轉曲從斬一將而塞望而全其身以歸故主操不得而留焉是豈彊悍直遂者之所能辦哉史稱其好讀左氏春秋傳其得於學亦自有不可誣者且方荆益未定隆中未起昭烈問關羈旅中人莫敢侮而獲仲大義於天下者徒以王之爲虎臣耳使王不死及章武之際擬高祖定入關之功其在蕭曹下哉及王旣死而荊州構釁漢竟以亡嗚

者且方非益未定降中未起昭烈問關羈旅中人
莫敢侮而獲仲大義於天下者徒以王之爲虎臣
耳使王不死及章武之際擬高祖定入關之功其
在蕭曹下哉及王旣死而荊州構釁漢竟以亡嗚
呼王之繫於漢非小小也是時操之爲賊有白之
者而權之爲賊未白也自王首辱罵其使不與爲
婚使人知權之當擯及權賊王附操而後其爲漢
賊者始不得逃乎天下萬世之公議然操尙知留
王以傾權而權不能留王以支操非惟智不操若
而得罪於漢室亦大矣故權之爲賊自王白之也
操能使蔣幹說周瑜而不敢使張遼說王乃以情

告及去且不敢追要亦知王之剛明非其所能擾也其去苟文若輩遠甚矣後世乃以聖人之徒目文若而不滿於王豈理也哉剛明正大之氣人人同得以爲人者雖或屈抑於一時而終當感發悼痛積之之久而不可自己然後吾心之神若有見焉而神若有所答焉此廟祀之所繇設也非謂王之氣不散而別有所謂神者行於天也故於碑之末復爲些詞以遺邑人

正陽門廟碑銘

焦竑

正陽門廟者祀漢前將軍關侯也侯廟祀徧天下

未復爲些詞以遺邑人

正陽門廟碑銘

焦竑

正陽門廟者祀漢前將軍關侯也侯廟祀徧天下而稱正陽門者爲都城作也侯名在百世封號在累朝而稱漢前將軍者侯志也侯方崎嶇草澤中以一旅之微卒能佐漢扶將傾之鼎摧彊破敵威振天下可不謂雄哉及艱危之際矢死不回以畢其所志此其人與孔子所稱殺身成仁者豈有異也古忠臣烈士欲有立而中廢者其未竟之志鬱於生前未嘗不赫赫於後世矧侯之節皎然與日

月爭光者哉予行天下顧瞻廟庭歎蜀至今千三
百年事之興廢磨滅者不可勝數獨侯之祠荒邊
彘微所在有之而芸夫牧豎婦人女子咸奔走恐
後可謂盛已都城自奠鼎以來人物輻輳綰四方
之轂凡有謀者必禱焉曰吉而後從事中間銷沮
奸謀振發忠義以助成聖化者非細嗚呼爲君子
而謀有同易筮拒不正之間無殊嚴卜非盛德其
疇能之國朝受命宅內百靈效職乃太微營室之
間侯實居之儼如環衛蓋四方以京師爲宸極而
京師以侯爲指南事神其可不恭歟予少知嚮往
寢寐之中累與神遇屬茲士夫謂籩豆有嚴而琬

疇能之國朝受命宅內百靈效職乃太微營室之
間侯實居之儼如環衛蓋四方以京師爲宸極而

京師以侯爲指南事神其可不恭歟予少知嚮往
寢寐之中累與神遇屬茲士夫謂籩豆有嚴而琬
琰未列懼無以歌頌遺烈垂之將來也乃命予碑
而銘之其詞曰桓桓關侯天挺神武金節赤旂如
羆如虎逸氣干霄英風絕侶流連草昧歸心漢緒
提飛軼超爲帝禦侮大夏顛隳極力穿柱靈鋒電
耀威榮霞舉勇摧七將氣吞群旅報曹詎盞詈吳
非忤炳炳丹心天高日午惟期一戰還都帝所兇
袞掃除萬國安堵方倚長城遽停相杵鬱鬱遺魂

駭霆怒雨豈其湮淪草木朽腐蒸哉文皇鷹揚此
土奠鼎幽燕飛龍九五鬱屈觚稜穹窿禁籞侯呵
護之如棟斯礎晡陰風弓刀楚楚森然環衛惟
躍是扈伏臘繽紛有來士女盛之湘之阡蘭洲莽
卜以筵茅如答枹鼓子孝臣忠弟友兄序匪耳提
之凜面相語義舉長信姦謀遄沮侯其冥冥庇厥
區宇矧國熙恬邊陲中監翳日腥雲有紛獯虜侯
甲皚皚赤赭其馬乘風奮揚天兵鬼斧尙截狐豕
披攘羯犛永祚皇圖爲百神主牲牲旣福松桂翔
舞孔蓋低臨霓裳紛下裊杭金龜鐘橫石虞敬勒

銘詞流芳終古

甲龍龍赤赫其鼎承屈奮揚天兵鬼斧尙截狐豕
披攘羯牯永祚皇圖爲百神主牲牲旣福松桂翔
舞孔蓋低臨霓裳紛下裊杭金龜鐘橫石虞敬勒
銘詞流芳終古

正德修廟記

韓文

距解成之西百步許舊有關王祠乃宋祥符甲寅

正德修廟記

韓文

距解城之西百步許舊有關王祠乃宋祥符甲寅
勅建元祐壬申復勅重修歷金元以來或以坤震
或以兵燹廢而復興不知其幾我朝追崇復勅有
司春秋嚴祀著爲令典俗傳四月八日乃王受封
之日本省及鄰邦士夫軍民齎香幣走祭庭下者
肩摩踵接無慮數十萬人正德五年春古鄠李侯
惟聰來守是邦以原建寢宮率多傾撓卽構材僦
工撤而新之經始於是年七月落成於正德九年

十月致仕縣丞官蒲昭持教諭呂子固狀乞文予
河東人也於王之忠義節概固素所欽仰而樂道
者按漢史所載王當炎運衰微曹操虎視中原孫
權雄據江東豪傑之士群然蟻附不復知有漢矣
獨王忠義勇智得之天分乃與涿郡張翼德南陽
諸葛孔明知先主爲帝室之胄同心翊戴建都西
蜀委身事之下邳之變王爲曹所得禮遇甚厚未
幾立效以報曹乃刺顏良於萬衆之中復歸於漢
君子謂王明大義有國士風且氣凌三軍威震華
夏曹議遷都以避其銳當是時也使權能知春秋
討賊之義思魯肅以曹操尙存宜且撫輯關某之

幾立效以報曹乃刺顏良於萬衆之中後歸於漢
君子謂王明大義有國士風且氣凌三軍威震華

夏曹議遷都以避其銳當是時也使權能知春秋
討賊之義思魯肅以曹操尙存宜且撫輯關某之
言益王士衆併力北向平定中原斬曹首懸之藁
街以洩神人之憤以彰天討之公然後與先主中
分天下漢吳相峙豈不趨歟顧乃計不出此聽信
呂蒙之謀襲王於章鄉王以誠信待人不虞其詐
竟至敗亡雖有孔明之奇謀張飛之猛將而力不
能支矣非惟蜀不能支權亦將唇亡齒寒無以自
固卽上表稱臣於曹篡漢之謀成矣嗚呼惜哉雖

然忠義者天下之大閑良心者人心之固有惟王

素負氣節好左氏春秋拳拳以復漢爲己任史稱

萬人敵者王蓋不少愧焉奈何天不祚漢卒不能

成中興之功此蓋漢室之不幸中國之不幸豈特

王之不幸哉嗟夫自開闢以來固有爲神而祠祀

者孰能如王近而都邑遠而遐荒異域雖庸人孺

子皆能知王之姓名慕王之忠義其視賊瞞奸權

汗名穢行遺臭萬年者何如哉矧解郡王之故里

歲值荒旱禱於祠下無不響應但王以正直爲神

彼世之愚人不察事神之本意乃欲徼斯瀆之福

而禳造次之禍者不亦惑乎

汙名秘行遺臭萬年者何如哉
解郡王之故里
歲值荒旱禱於祠下無不響應
但王以正直爲神
彼世之愚人不察事神之本意
乃欲徼斯瀆之福
而禳造次之禍者不亦惑乎

嘉靖修廟記

朱寔昌

漢壽亭侯事昭烈皇帝誠以爲忠義以爲勇勞以

嘉靖修廟記

朱寔昌

漢壽亭侯事昭烈皇帝誠以爲忠義以爲勇勞以定國死以勤事去今千餘年侯之威靈氣焰猶若生存廟祀徧天下蠻貊華夏武夫悍卒兒童婦女皆稱戴之疾痛疴癢屈抑水旱輒號而禱焉又或相要質盟誓終身不違甚至奸伏無畏於官而懃之神則有面發赤氣盡伏者侯爲解人有祖塋在常平里中條山陰有廟在城西塽歷代勅建規制宏敞太祖高皇帝復侯故封弘治間始以春秋祀

著爲令典然遠近之民猶以四月八日爲會以勤報賽至者不遠千里而商賈因以爲市人有施舍香錢及賦其市地之塵歲不下二百金少亦半之聚官便吏手無所於稽嘉靖二年萊陽王君士英按部謁廟剝落不稱明祀意謂聖人因俗爲治以神設教若武當泰山濟源諸處其香火之餘且以供國用今茲神顯顧不足嚴其廟祀邪判官牟景孝乃以金請具以吏所侵告士英曰明昭剗剔之餘人更時易且無窮治立法善後可也乃委平陸知縣桑仟洎景孝卽以基金爲工費重加修飾用有不足者收之官將積是以爲饋又令平陽推官

考乃以金請其以東所傷告士功上明耶義易之
餘人更時易且無窮治立法善後可也乃委平陸

知縣桑仵洎景孝卽以其金爲工費重加修飾用
有不足者取之官將積是以爲償又令平陽推官
喬年發贖金以佐之於是官無重費民不告勞凡
門牆坊牌獻殿正殿寢宮行廊受釐牲庖修飾一
新前當大道則於東西各建戟門以時啟閉使非
有事於廟者則往來於屏牆之外起工於五月九
日再閱月則累勳黜聖功以訖告諸祭器悉易以
銅鎔爲四獅於門外其常平之塋宇亦加飾焉計
自明年始五年可盈其所費矣書來屬記予惟君

子之用財貴公處事尚智公則財自裕智則事不
擾若士英斯舉以神治神不謂之公且智邪昔張
忠定公因術士煨汞得白金百兩立命工爲一大
香鑪充太慈寺公用蘇文忠公於順濟王廟洲得
石磬乃藏諸廟欲昭示王之神聖英烈議者謂忠
定爲智文忠爲公以茲觀之智不爲大公不爲遠
乎坊爲關王故里殿曰崇寧仍舊額也

嘉靖重修武安王廟記

王將

漢末死國之臣封武安王者關公某河東解產也

嘉靖重修武安王廟記

王 好

漢末死國之臣封武安王者關公某河東解產也
解古有廟以祀其來邇矣表忠樹義揚烈報功鉅
典哉然歷世久遠廢葺胥仍迺嘉靖丙午余督巖
政於河東按部至解拜王於祠下顧瞻廟貌頽然
向圯甚非所以妥神致享以展崇報爰語知解州
孔天叙曰守土者與有責也天叙唯唯退而謀諸
人得州之右室司之巨商諸樂施者凡若干金予
亦發財之羨餘以相厥成遂分遣儒官盧時耆民

馬永健廉敖姚安孫著斬材伐石備物鳩工經始
於是秋之仲落成於孟冬之初凡三越月而獻功
自殿寢行廊以及坊壁臺砌飾故增新丹采炳耀
要之貫雖仍舊而規模氣象視昔加奇觀焉天叙
復於予且問言以識歲月予惟天地以正氣鍾人
人得之爲浩然出以剛正之謂義出以果敢之謂
勇夫孰無是氣也而或以紛華蕩其心以利害奪
其心則鮮克終者比比漢當桓靈末災祚式微強
臣等叛曹操虎視中原孫權雄據江左其大執哲
足以成霸王之業而副厥篲逆不軌之謀玄德雖
育身然以孤軍處二強茲用隆隆如風林羽而謂

其利則魚克終者比比漢當桓靈末矣祚式微弱
臣等叛曹操虎視中原孫權雄據江左其大執誓

足以成霸王之業而副厥篡逆不軌之謀玄德雖
帝胄然以孤軍處二強寇間搖搖如風林羽而謂
其能討賊嗣漢誠落落難合人亦且將駭之當其
時智謀勇略之士凡一材一藝自抱者疇不群然
向炎臣事二賊其設心謂彼之霸業唾手可成而
我之富貴亦可立致也孤窮如玄德孰肯相與以
有成哉王獨與涿郡張飛首聚義旗同心翊戴誓
共死生期必削平僭亂以安漢興劉而後已至雖
有下邳之變以操賊禮遇之厚封拜如彼其貴也

錫賚如彼其多也然終不少易其心一立效報曹
之後輒奔先主於袁軍而夾輔之竟成鼎立之業
竭力效勞繼之以死推王之心將以昭烈寧無成
吾寧不富且貴而勞勞以終身是猶不失爲漢臣
也紛華利害曾不足動王之心而奪王之守乎此
固忠義智勇得之天授者未必無所因也昔者
孔子作春秋以魯王爲天子紀討賊定名正分故
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王雅好春秋誦說
而有得焉其於王之心亦未嘗不有也然復天
性使然則其爲漢討賊之心安得不如是其堅而

紛華利害又惡足以蕩且奪也耶若成敗利鈍則

臣孔子作春秋而論臣之好春秋誦說而有得焉

性使然則其爲漢討賊之心安得不如是其堅而紛華利害又惡足以蕩且奪也耶若成敗利鈍則固非以論王也噫條山峩峩澌池湯湯王廟據其勝槩而春秋享血食於無窮則所以報王之忠義者將萬年如一日況今天下匹夫匹婦靡不知王之名而慕王之忠義王迄今猶凜凜有生氣視曹操孫權二賊世食漢祿而敢爲不臣與夫同仕漢庭而甘心臣妾二賊者其垂芳貽臭不亦霄壤也哉巍哉茲廟固將勵人臣子之心以作忠義之氣

而今茲之舉又不爲徒然也是用表之以記

嘉靖重修解廟開顏樓記

唐順之

嗚呼漢建安迄今二千餘年而矣之烈雖卜需女

嘉靖重修解廟開顏樓記

唐順之

嗚呼漢建安迄今二千餘年而侯之烈雖小孺女子皆能歷歷道之若目中視其廟侯而尸祝之者自都會以至於一井一聚且徧天下而解人之慕侯尤深蒸嘗伏獵尤虔以勤者以侯之爲鄉人也解之廟侯也久矣而爲樓以棲樂者則始於國朝弘治時其扁曰開顏而樓蔽東西南三面若張握然其南樓撤於正德間東西兩樓亦久且壞太守東平解君情捐俸金令儒官張濡道正楊演澄鄉

人姚安李芬賈世榮孫著等復醵金葺之乃樹坊於南以承樓之缺又建坊於午門之南乃請涇野公題如在其上云而侯之居益崇且嚴矣侯以死事於法得祀又侯故爲將軍封列侯將軍得賜饒歌鼓吹其歿而葬也得用軍陳凱樂則鄉人備樂舞祀侯宜也於是濡等因鄉士大夫正郎正君東魯來請文按侯始識玄德於草莽卒然之遇而遂授以肝膽死生之信至於崎嶇顛沛東西奔竄而其氣愈不可奪窮於俘虜之中而其志愈明蓋侯之大節磊磊如此而論者特稱侯雄勇冠世而深惜其功之不就以爲侯之兵不先加於腹心之吳

授以用膽死生之信至於崎嶇顛沛東西奔竄而其氣愈不可奪窮於俘虜之中而其志愈明蓋侯之大節磊磊如此而論者特稱侯雄勇冠世而深惜其功之不就以爲侯之兵不先加於腹心之吳而先加於肘腋之魏不先加於藏戈背伺之吳而先加於露刃面拒之魏故其勝魏也未足以肥蜀而其信吳也乃足以自斃噫此亦有數焉耳且使侯爲摧鋒拔城之將孰與使侯爲伏劒死綏之將也摧鋒拔城之將勲庸著於當時伏劒死綏之將風采傳於後世勲庸在當時者身歿而響微風采在後世者旣遠而愈悲思之此固世之所以尸祝

於侯而解人所以慕之深者也不然古之雄勇如
侯而能摧鋒拔城者豈少哉皆身歿而響微可以
觀人心矣解之爲州在太行上黨之間昔人論五
方之俗以爲山西懞伎而好氣而慷慨毅武奇節
之士多出於其間若介推先軫狼臯藺相如馬服
君諸人雖或死或不死皆耿然如寒氷皎日不負
其志所謂偉男子者也侯從立德於崎嶇顛沛之
中似子推威震乎敵國似相如馬服其賈勇死敵
又偶與軫臯相類豈慷慨奇節之士多於山西而
侯其傑然者歟今之山西古之山西也吾不知其
冀伎而好氣於古何如而慷慨奇節之士抑豈無

中似子相威震乎敵國似相如馬服其賈勇死敵
又偶與軫曄相類豈慷慨奇節之士多於山西而
侯其傑然者歟今之山西古之山西也吾不知其
懔忭而好氣於古何如而慷慨奇節之士抑豈無
有出乎其間如古人者歟然則解人之所以拳拳
於侯者非徒爲侯也蓋將以鼓其所趨而成其秉
節倡義親上死長之風也夫書以俟之

嘉靖刻武安王集序

呂杓

嘗謂勇不善用匹夫之力賁育之憤也勇而善用

嘉靖刻武安王集序

呂 枬

嘗謂勇不善用匹夫之力賁育之憤也勇而善用
之道文武之怒也當漢末世劉先主帝室之
志復漢室分義攸宜諸葛孔明讀書隆中諳曉
邪正亦必待三顧而後起則亦君子之常惟王家
在解梁身爲布衣爾廼見超乎億人之上趨數千
里外擇主而事挾義而興使先主恢復之志首決
者皆王之力則夫資稟之高學問之正睠茲叔季
鮮其儔仇配義與道此真其勇乎又嘗謂凡天下

大業之成雖其時主之聖天命之新然皆賢人君子才智忠義爲之經營及其敗亂皆小人浸漬以致之若廼臨危遇害小人者又竄身謀已改面事人而賢人君子獨效節不去則天道似多福淫而禍善老莊鄉愿之徒由是稱也然則王之事亦天乎昔在齊崔杼弑君晏平仲以爲人有君而人弑之而不亡不死不行及被劫盟則仰天嘆曰嬰所不惟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廼軟君子猶或譏其不亡不死不行之非義也然則凡食漢土之毛者孰非其人而暇恤其綿乎彼曹操孫權吳室雄威已勿足論其餘從而事之者雖其籌策

才惟是方利和利移者是與有如此上帝延軟君子
猶或譏其不亡不死不行之非義也然則凡食漢
土之毛者孰非其人而暇恤其綿乎彼曹操孫權
漢室雄賊已勿足論其餘從而事之者雖其籌策
之良材力之盛則亦盜璣分均出後之仁義耳又
安可與王比方孔明因論馬超推王在黥彭之上
自爲絕倫豈曰無見夫人而直雖死猶生人而不
直雖生猶死人而仁雖屈實榮人而不仁雖伸實
辱王可當孔孟所論直仁者乎王嘗曰日在天之
上心在人之內後欲觀王之心者惟當觀天上之
日耳若廼曲儒陋上疵王矜已傲物以取敗夫以

王之所負其視當時人不啻犬彘故於孫權罵以
貉子絕其請婚非以爲狂也其於曹操報刺顏良
封還賜金非以爲廉也其旨深遠而其道廣大舉
吳魏君臣皆不解其故雖後之君子不過目以國
士虎臣耳然則王之心又安可語邪故今校刊王
事而因間論其心注之各章之下使貪夫懦士亂
臣賊子雖死猶不免於懼云

重修當陽廟碑銘

徐階

昔韓昌黎推尊孔子以爲祀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

重修當陽廟碑銘

徐階

昔韓昌黎推尊孔子以爲祀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
與孔子爲然按史王葬於漢建安二十四年至於
今千四百歲矣其褒贈之典代以益崇而廟祀亦
徧天下與孔子等何其盛也自古有功德於人者
死則必食其報然其功德有及有不及則其廟祀
亦必因之獨忠義之士接於耳目而有激於心則
不必功德之及我而慨想感泣自有曠百世而不
能已者所謂民之秉彝也當漢之季謀臣策士咸

知天下之執必歸曹操而王獨以正統所在委身
昭烈及爲操所執操禮之甚厚而王迄無二心去
強歸弱繼之以死非忠義之尤者乎孔子述六經
垂訓萬世感人以功德王感人以忠義其廟祀徧
天下固宜也世或疑孔明翼德與王同事昭烈其
忠義亦同而廟祀之盛皆不及王以爲事同而報
異者夫翼德非王比也孔明之事著在蜀耳王始
見執於操其刺顏良舍而歸蜀魏之人舉能言之
至降于禁斬龐德操欲徙都以避而吳之君臣日
夜謀王以中爲快王歿操目以強吳亦遂臣於魏
哉者於是咎陸遜而思魯肅之慮遠則吳之人又

見執於抄其刺顏良舍而歸蚤戮之人舉能言之
至降于禁斬龐德操欲徙都以避而吳之君臣曰

夜謀王以中爲快王歿操日以強吳亦遂臣於魏
識者於是咎陸遜而思魯肅之慮遠則吳之人又
無不知王者父老子弟轉相告語傳之四海流及
後世而各有激於秉彝之良此王所以著於孔明
者歟故曰王廟祀徧天下宜也廟繫牲有石二公
請予書其重建之歲月予因論王所以致此者系
之詩歌俾以祀王黃公名錦在司禮務德而奉公
陸公名炳有文武才其志在安社稷觀於茲舉可
以得其人之概矣詩曰王之廟兮何所枕崇岡公

俯遙浦左旗張兮右懸鼓王廟兮儼然主中處兮
神在天從昭烈兮日周旋邦之人兮聚止歲春秋
兮奉王祀牲牷肥兮酒醴旨王自天兮來下青龍
刀兮赤兔馬長髯飄兮顏渥赭王至兮入廟饒鼓
喧兮管噉譟飲且食兮不嘖以笑於嗟兮明神下
爲河嶽兮上爲星辰繄降福兮獨此邦之人扶天
常兮植人紀億千萬年兮和我天子秩廟祀兮自
今維始

重建解廟記

張四維

莫壽亭侯關公者帝羽解梁寶也里常平村人也

今維始

重建解廟記

張四維

漢壽亭侯關公者諱羽解梁寶池里常平村人也
以忠烈事漢昭烈皇帝事具國志建安二十四年
歿於章鄉迄今千餘年矣英爽昭灼廟祀且徧天
下而唯解之崇寧廟者規制尤偉而靈應均之蓋
其所生地然也廟在治城之西百步許宋祥符中
勅建元祐復勅重修歷金元以來或以地震或以
兵燹廢而復興者屢矣侯歷代俱有贈謚國朝洪
武初始復原封春秋崇祀載在令典每歲四月八

日相傳爲神受封之日遠邇士民齎糒楮走祭祠
下者無論數萬計商賈以貨至者至不容於市焉
邇者嘉靖乙卯河東地大震廟復就圯士民靡所
瞻依思以葺廢繕新以創殘之餘未能也時天子
軫念遺黎妙簡良牧以陽信令王君惟寧上政最
俾典是州君祇承德意詳求政先始至謁神喟然
以興廢爲任曰神民所依也古者天災流行珪璧
斯罄矧祀典所載人紀所關而威感焯焯者哉於
是捐俸金若干香火餘緡隸於公府者復請之監
司得金若干賦市地之屬金若干郡之士民以及
四方之助進者又得金若干共計二千餘金遂選

期聲知祀典所載人紀所關而威慰焞焞者計於是捐捧金若干香火餘緡隸於公府者復請之監

司得金若干賦市地之屬金若干郡之士民以及四方之助施者又得金若干共計二千餘金遂選材諏日鳩工興事其石與木之朽蠹者易之堅緻者參用之址因乎舊而制加隆焉經始於丙辰六月越戊午而工完於是爲正殿者七間仍環以石楹爲寢殿者七間東西爲行廊者百十有餘間內外有門陳樂有樓翼翼煌煌還舊規而不新之矣解之人士戴王君之仁而樂神廟之有成也迺其父老蔡秉彝姚安王希禹輩執鄉進士李君本所

爲狀走蒲屬予爲記予維神之功烈在史冊忠義
在人心英爽在天地雖走卒牧豎外及蠻貊無不
畏且敬者不假言也特以翊漢之志炯於日星直
欲噓高光之燼而復燃之間關險阻百折不變功
垂成乃爲吳兒所撓此其忠憤義烈有不緣形以
盡者則夫煜爚磅礴於宇宙間歷千載而益著者
蓋所謂得一以靈也生爲烈丈夫歿爲明神是以
顯護在國威庇在民靈應感昭時萬時億卽夫昔
者沔陽鬱攸之警鬱攸火氣也以及茲者河東土崩之

變金石焦流棟宇摧裂而神像儼然自如亦靈異
之一端哉夫神陟於祀典且顯其赫赫達於上

顯護在國威庇在民靈應感昭時萬時億自夫昔
者汚陽鬱攸之警鬱攸火氣也以及茲者河東土崩之

變金石焦流棟宇摧裂而神像儼然自如亦靈異
之一端哉夫神秩於祀典且顯貺赫赫達於上而
則夫故里之廟其不可後而先也審矣王君聰明
正直與神合德鼎建明祠寅恭盼享亦誠知政事
矣解父老曰自吾君之臨郡也百廢具舉三時
驚練旗兵甃城垣而武備周繕學校建書院而士
習興省里甲平獄訟而民心悅坤變凡覆數邑二
獨吾州獲甦焉茲殆神之祐與予以爲然因并記
之以告嗣事者

嘉靖重修午門記

胡志夔

嘉靖歲乙卯冬可東地大震武安廟在解之故里

嘉靖重修午門記

胡志夔

嘉靖歲乙卯冬河東地大震武安廟在解之故里
備壯莫加摧圯殆盡惟神像儼然獨存說者謂坤
震關一時之氣數而王正大之氣與天地同其悠
久豈以古今常變而易之哉是時分巡僉憲南庵
趙公命前守栢亭王公亟圖修葺獨午門工費尤
巨憚於及之歲庚申代巡欒公按解謁神大懼弗
稱命趙守圖之因發贖金暨香稅諸項計其千四
百有奇篤謀申畫擇鄉民王希禹董厥事無何趙

解任去丙寅秋連峯呂公守解其政能以風教爲
重褰帷未幾卽下教俾緒前績諸工子來不日告
成爲門五楹規制仍舊臺基尙之其雕飾結構視
昔倍加南北通明欄以文石又增所未有第見魏
如煥如瞻之肅如廟貌壯麗真足以威天下矣忽
一日公持前進士栗軒李君瑤所爲狀俾予記之
予以不文辭弗獲惟王當漢末造稟忠義而生群
雄角立獨能擇於所事思除主側之惡直欲嘯炎
劉未灰之燼而燃之如日中天惜漢祚將熄齋志

公守解其政能以風教爲重褰帷未幾卽下教俾緒前績諸工子來不日告成爲門五楹規制仍舊臺基尙之其雕飾結構視昔倍加南北通明欄以文石又增所未有第見魏如煥如瞻之肅如廟貌壯麗真足以威天下矣忽一日公持前進士栗軒李君瑤所爲狀俾予記之予以不文辭弗獲惟王當漢末造稟忠義而生群雄角立獨能擇於所事思除主側之惡直欲嘯炎劉未灰之燼而燃之如日中天惜漢祚將熄齋志

雄角立獨能擇於所事思除主側之惡而欲嘯炎
劉未灰之燼而燃之如日中天惜漢祚將熄齋志

卷之三

藝文上

三

明聖所發

卷之三

藝文上

三

明聖所發

卷之三

藝文上

三

明聖所發

卷之三

藝文上

三

明聖所發

卷之三

藝文上

三

明聖所發

卷之三

藝文上

三

明聖所發

卷之三

藝文上

三

明聖所發

卷之三

藝文上

三

明聖所發

卷之三

藝文上

三

明聖所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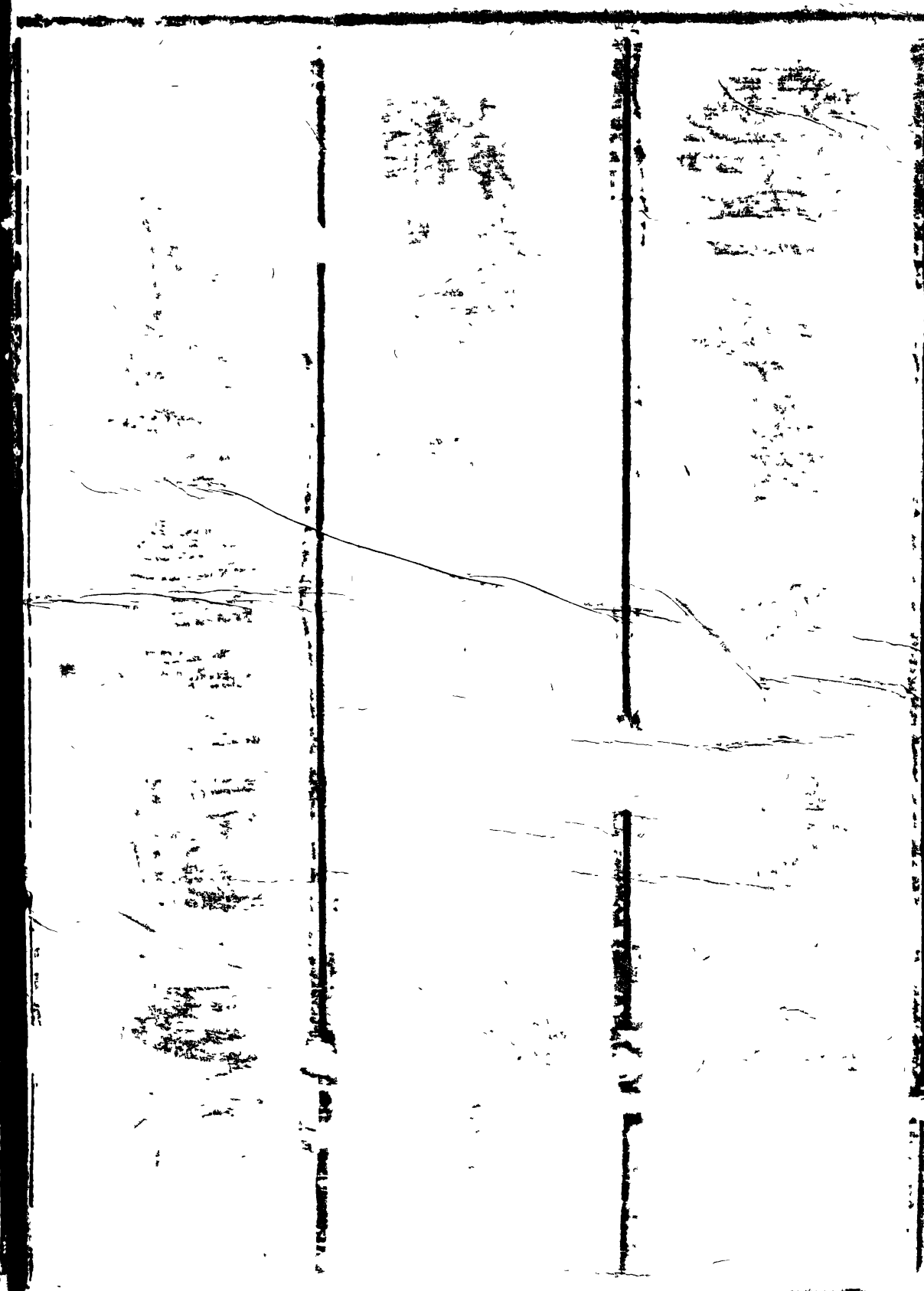
卷之三

藝文上

三

明聖所發

頌者王嘗曰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則斯門之
建其殆昭王之心乎夫天下事每以義起而成之
存乎人斯役也費不强民工不奪時表先哲自獻
之義律人臣致王之忠是之謂風教之重而知爲
治所當先者予與李君泰王之後進其家祀而戶
視之者已久矧快覩厥成烏可以不文辭是爲記



餘姚重建廟碑

翁大立

重修廟碑
翁大立
光緒二十一年
歲次己丑
正月

餘姚重建廟碑

翁大立

古之烈丈夫者攄忠策勲垂光簡牒亦旣盛矣
歿而凜然如生往往憑山川顯靈異後之人
稷之則能興雲雨蕩氛祲驅妖厲拯菑厄於
者卜懼者禱歲時昏旦士女走集邀福酬
響應然或當時則盛久乃淪廢焉若無問
夏所在廟食歷千百載崇奉不衰則雲長關公
人而已公殆關龍逢裔孫忠貞世篤浩然之氣獨
稟其精故其生也鳳目虬髯英偉神秀頎然異人

睹者怖伏雅好左氏春秋明於正統視先主真帝
胃操與權皆漢賊故周旋困踣矢志靡他大節炳
然在明燭達旦忠誠指天日在辭操一書其他斬
顏良誅文醜殲龐德降于禁戮華雄蔡陽第言勇
蓋世耳烏足以槩平生哉讀史者謂公報效曹氏
有國士風曹氏聽公去勿追有王者度謬矣謬矣
公初被執豈難一死顧身已許漢主已奔袁桃園
之謂何徒死無益故俛首受羈縻非怯也忍也操
知公必不可奪豈不能甘心顧大敵在前勝敗呼
吸誠欲借公以抗袁紹紹潰許都安猶欲借公以
颯英傑故縱遣勿追乃操智計非義公也公在許

之謂何徒死無益故俛首受羈縻非慍也忍也擗
知公必不可奪豈不能甘心顧大敵在前勝敗呼

吸誠欲借公以抗袁紹紹潰許都安猶欲借公以
諷英傑故縱遣勿追乃操智計非義公也公在許
昌每勸先主誅操先主不決異日飄飄江渚追悔
靡及公之心豈一日忘漢者而不斬顏良文醜無
能脫身是公善藏其用非報曹也公歿踰月呂蒙
死明年曹操殂英爽在天有此顯報厥後智顗建
寺解池斬妖法和郤兵崇寧平崇皆公正氣游魂
倏來倏往斯豈道佛家神其說假公爲重哉予在
中州睹公遺印夜每生光過荆門遺刀插石罅中

撼之則動拔之不可得視河時所至祠公漕舟達
達嗟乎人力不至此以是知神在穹壤間初不死
也吾姚靈緒山西故有公廟江山環抱信神明所
都曩歲倭奴寇姚倅爾幾陷禱於公廟卒以郤賊
於是當路暨邑父老議恢廟制而鄉先生大叅管
公見比部錢公德洪水部葉公選自祖父來嚴事
公者錢遣弟冠帶鄉賓德周管遣弟侯門教讀完
董其役葉則捐負郭田若干畝爲士庶倡經始
靖丙辰六月積二十四年規制始闕解州常陽
備麗不若是錢管二君心誠勤矣姚人見倭奴殲

重光口皮客毛錢毛葉毛奕世科甲又如此僉曰

董其役葉則非負郭民若干畝爲士庶倡經始
靖丙辰六月積二十四年規制始闕解州常陽
備麗不若是錢管二君心誠勤矣姚人見倭奴殲
遁旣如彼管氏錢氏葉氏奕世科甲又如此僉曰
神所陰佑率以五月十三日走廟下盼蠻精禋冠
蓋塞塗鼓樂震川谷嗟乎烈丈夫故有此哉是役
也厚助者少傅大學士呂公本總督尙書胡公宗
憲分守叅議許公東望邑令李公鳳周公鳴埴李
公時成陳公勗邑丞周君寶贊是役者冠帶儒士
朱術冠帶義民錢撫之予旣著公心事鐫諸石又
爲迎送神辭以侑饗云

神之徠兮聶飄飄赤兔馬兮青龍刀漢朱幡兮
蜀錦袍威稜稜兮山鬼號廟崔巍兮俯江臯薦
桂醕兮然蘭膏保境土兮崇勲勞 右迎神
神之往兮朝貝闕馬騰雲兮刀偃月前青旗兮
後黃鉞歷川途兮度燕粵行萬里兮如電掣拯
墊昏兮殲妖孽還歸來兮鎮吾越 右送神

泰州修廟碑記

補

右之英雄壯殺之士或以勞定國或以死勤事或

泰州修廟碑記

補

古之英雄壯毅之士或以勞定國或以死勤事或禦大患捍大災其歿也被其賜者則相與祠而祀之大者郡小者邑究其所及而止爾若夫肇於一方徧於天下則未有如關將軍漢壽亭侯之侈者也侯河東解人也當漢末佐昭烈皇帝翊漢討賊及督荊州威震華夏吳人懼其偏也潛師襲之侯殞於難時建安二十四年冬十二月也侯在當時義勇雄槩稱萬人敵計其麾戈斬級之所在襄樊

許洛間爲多其刺顏良克于禁尤駿偉竦震故今
孺子婦女皆知侯之爲烈而駭以神之然予嘗考
其所以祀則不盡如流俗所稱說也蓋漢統之續
絕昭烈其人焉而已而昭烈之進止視侯之存與
亡焉方昭烈之西也侯以節鉞獨守江陵江陵距
吳魏之衝侯援襄攻樊降其郡縣數十自許以南
往往遙應操稱善兵議欲徙都以避其銳何其雄
哉當是時一軍向宛洛一軍出秦川恢復之志三
矣嗚呼此

土而王之昭烈君臣始謀不集乃寓國於蜀變動
經各竟不獲遂其祀漢配天之心千載之下志士

常是時一軍向宛洛一軍出秦川恢復之
矣嗚呼此

土而王之昭烈君臣始謀不集乃寓國於蜀憂勤
經略竟不獲遂其祀漢配天之心千載之下志士
仁人猶爲之悲嗟憤惜思欲起侯而從之者也由
是論之則侯之祀夫豈荆蜀之岷專也哉不然吳
魏之臣爲其主謀伐者抑多矣迄今皆泯泯蔑有
聞者則國統之正閏民志之從違智力蓋不可恃
也已初江陵之難侯及子平死之及成都破孫彝
又死之歸然大節與漢終始宗臣遺烈凜凜猶生
也又廟額所在稱王洪武詔例仍其舊侯伏大義

以討僭竊其不卑侯而王稱也皦然矣故並書以
正之泰之廟不知何所始予以事禱輒應且慕侯
之義烈思以文字報焉乃爲碑載其所以係民心
者而系以辭侑其享云辭曰神之來兮夷猶邇雲
中兮歷九州覽河山兮旣改慨宗國兮悠悠鄴之
中兮江之左彼何人兮敢汚吾土叱余騎兮徂征
忽反顧兮千古神之去兮荆之野聯雲旂兮風馬
闔殿兮洋洋髯如戟兮面如赭揚漢靈兮耿無方
奄四海兮皆漢之疆驅厲兮降康民欽祀兮不忘

肥城縣重修關侯廟記

吳國倫

已成台有闕雲長朝當邑之中不知何代至

國屬兮洋洋焉如朝兮區如赫揚漢靈兮耿無方
奄四海兮皆漢之疆驅厲兮降康民欽祀兮不忘

肥城縣重修關侯廟記

吳國倫

肥城古有關雲長廟當邑之中不知創自何代至
以王號號之御史中丞李公未第時嘗下帷廡舍
間瞻記邑父老歲時伏臘更相主進持醵錢聚賽
爲樂其有兵荒疹癘及昆蟲豕鼠之害雖至微細
輒相率櫟雞刺豕尸祝而禳之以爲常云弗賽弗
禳卽家懼而人不自安史闢氏所謂神依人易行
固然哉後中丞公宦遊且若干年廟日就蕪圯幾
鞠爲場隆慶改元邑父老聚而慮材鳩庸一新其

故寢殿中嚴賓廬在序庖湍庾井各適其所繚以丹垣扞以重門又築臺可數仞而亭其上以懸鐘簴由命期以迄完繕曾不期月邑父老之賽且禳於斯者莫不義其役而歸功於神中丞公迺以其意屬予記按雲長以漢前將軍遇害江陵後始追謚壯繆侯未有王號而追王之者母亦竦意臚語有如蔣帝茅司徒之稱不必有據也夫廟以妥神而稱之以其所不安予已不知其可又王則王祀必陳禮備樂而後舉非父老所得礫雞刺豨賽且

禳也今尊神而痺其禮將饗之乎予故先正其名

因欲解父老之惑又申告之天下廟祀侯者多矣一

而和之以其月牙安子已不知其可又王則王祀
必陳禮備樂而後舉非父老所得礫雞刺琬賽且

禳也今尊神而痺其禮將饗之乎予故先正其名
因欲解父老之惑又申告之天下廟祀侯者多矣
而肥祀爲猶有名何也以侯嘗麾蓋策馬刺顏
解東郡之圍一時英風至今凜凜在肥故東郡下
邑也祀典所在功施於民其庶幾當之夫侯之血
食旣有所從來齊魯人好義又其天性固宜世世
祀不廢乃予聞於古之人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
神其依夫神依於人志帥於已志未定而聽於人
是惑也人未協而聽於神惑斯甚矣夫侯合徒

漢虎視孫曹忠勇稱萬人敵蓋人情所共震也諸
父老聞侯之風舉邑而嚮於義乎是侯之有大造
於邑已不然人不我與神將焉依且父老獨不見
侯之起也以亡命而其遇害也以樊之捷由斯而
談禍福相依侯亦不能自爲命而又能於百世之
後禍福乎人哉中丞公遂以予言告父老因礱石
而碑之

太倉州修廟記

王世貞

汝前將軍莫壽亭侯關公之祠廟徧天下幾與學

太倉州修廟記

王世貞

故前將軍漢壽亭侯關公之祠廟徧天下幾與學
宮浮屠埒而其在吾州太倉者亡慮十數而城西
之吳隅最著其祀不知所繇始自癸丑甲寅間島

寇內訌擻髮我郭郭

擻音顯手約物也

而睥睨之間

睥睨即睥

塊蓋女牆開箭眼以

窺望城下因以爲名若有攝其魄而祛之者諸將

吏士人歸德於公之神稍稍飾廟貌而病些

些同

些併音子

且前逼狹逕不稱萬曆之庚辰飭兵觀察使

臨汾徐公來謁而心動謀所以更新之而會御史

中丞絳州孫公按部至與徐公咨攷政弊吏民病
苦而徐公以間請新公祠孫公慨然許之已而曰
時得無屈乎是未可以煩我父老子弟蒐幕府訾
貲得羨廩之中金百以倡察使者番禺曾公公喜
亦出其羨廩金殺其三之二徐公所捐帑金視孫
公而倍其工屬袁守伯睿俾司其總而幕僚劉琚
實專之衛幕僚葛某佐之亡何徐公遷爲秦右轄
而觀察副使饒州李公來代有以不繼告者李公
遂大捐其奉與廩以中金四百五十益之已郡守
朱君益之得十之一而羸袁守益之得十之八而
殺葛某曹耶猷其地畝五諸僚佐文武吏士以暨

而觀察使使劄州李公來代有以不繼牛者李公
遂大捐其奉與廩以中金四百五十益之已郡守

朱君益之得十之一而羸袁守益之得十之八而

殺萬戶曹邦獻其地畝五諸僚佐文武吏士以暨

州之冠衿者碩效材力者麋至

麋音羣也

蓋踰歲而

廟成前有門門有綽楔

音入

復爲門門之內爲廣

除宏敞朗洞左右兩廡翼然繪公之存歿履歷甚

詳中堂巍然穹窿靚深公之神與裨將之像在焉

最後爲寢制稍殺於堂兩廡稱之凡費中金千二

百有奇工若干前是徐公以遷去而州之薦紳先

生出爲祖徐公觴而屬予曰夕者夢公戟手謝謂

托子以寧宇疇歟爲我紀之則稱先生名以報意
欣然別有是哉公之神也非先生之言麗之石而
誰屬子謝不敏廟旣成袁守則率司祀者道正費
有光以李公命來請旣李公復申徐公遺指以請
予不獲重謝乃拜手颺言曰公自黔首起應募掃
黃巾若敗葉馘良梟德若承蜩縛禁若係鼠覆七
軍若淹蠃其跳盪摧拉之雄武夫人而能狀之間
關萬死跡故主於一錐莫立之地抗漢賊扶漢燼
於一綫未盡之息其孤忠亮節夫人而能言之公

之歿威靈著於遠邇卹大災捍大患與祀典昭令

夫人而能頌之叩之闕公之神所以久且大者弗

於一綫未盡之息其孤忠亮節夫人而能言之公

之歿威靈著於遠邇卹大災捍大患與祀典昭合

夫人而能頌之仰之獨公之神所以久且大者弗

盡知也今夫吳相胥城陽景王漢朱虛侯劉章至俠烈也

吳興憤王西楚霸王項羽至仇雠也伏臘割醢之所趣音

也虧屠現巫之所揚棚世史之所載記何班班赫赫

也然不數百年而漸以銷淪無遺響者激生於一

念之發而氣用於一時之不盡也非精誠爲之也

傳不云乎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

悠遠則博厚而高明以麥城之役公穆然而就冥

若無聞者垂五百年而始爲開皇一顯於玉泉之
刹而尙泯泯也又垂五百年而爲崇寧再顯於蚩
尤之戰而後著自是而又垂五百年公若以一身
化億兆身而應天下天下以億兆心爲一心而趣
公其卹捍之靈與供奉之虔略相當蓋上而后王
君公下而紅女嬰孺近而都掖遠而魑結侏儻之
鄉魑直迫切結音計亡能不心儀公者公之所以久而大
則誠也亡論其雄武卽所謂孤忠亮節皆誠爲之
也誠可以貫金石後三光終始藹物而又何疑焉

孫公徐公則皆公鄉人其知公與人在于下姑以

斤意機其大部云世壽公守司義身武安王等云

則誠也亡論其雄武卽所譖孤忠亮節皆誦爲之
也誠可以貫金石後三光終始萬物而又何疑焉
孫公孫公則皆公鄉人其知公實在于下姑以予
所臆識其大都云世稱公有曰義勇武安王者元
所封也有曰西臺朗陵誠魔上將者道家符籙所
傳也今定之曰漢前將軍漢壽亭侯廟曰將軍侯
者何昭烈所命也我高皇帝所著令甲也係之漢
何公志也李公聞而曰善趣登石

解州重修廟記

李維貞

三
漢
帝
尉
軍
關
土
繆
侯
人
也
解
故
有
祠
距
城
西

解州重修廟記

李維貞

季漢前將軍關壯繆侯解人也解故有祠距城西百步而遠南面中條而稍水北縈之更北則水爲凍爲汾山爲姑射爲紫金勝無所不攬結祠傳自陳隋不可考宋祥符元祐以迨金元有益無因至明弘治間歲春秋祀著爲令嘉靖末以地震更修萬曆初建麟經閣二十八楹高九丈翼以二樓廊七十四已東阿喬右丞增東西門鐘鼓樓嫌北勢漸下覆土爲山負若展長三百尺高稱之而祠規

制大成儼然王居矣解人少司徒趙公與其子太僕公生平嚴事侯嘗輯祠志所以表章侯甚備是役也公父子實先事而州大夫張君與士民贊之既成屬不佞爲之記世傳侯辭曹操書曰日在天之上普照萬方心在人之內以表丹誠其語實出管仲樞言有之道之在天者日在人者心也孔子曰天無二日人無二王管仲九合諸侯以尊周室君臣之義如日中天亟許其仁勝於匹夫匹婦之諒而世或訾仲不死糾爲非春秋書伐齊納糾以爲不受而強致之書齊小白入於齊明小白宜有齊而嘗中之心自夫操助遷獻帝闡于天位而

魯之季桓子曰可謂士仁乎方匹夫匹婦之
謀而世或訾仲不死糾爲非春秋書伐齊納糾以

爲不受而強致之書齊小白入於齊明小白宜有
齊而管仲之心始白夫操劫遷獻帝闡平天位而
關侯扶昭烈而恢復之其奉昭烈王蜀必請命於
漢猶仲之佐桓公尊周也操挾天子以令諸侯而
侯姑爲之用名不爲君臣而義實爲讐賊非若仲
之先讐而後君也管仲幸而成侯不幸而敗廼其
心仰不愧天與日爭光矣仲之言曰有氣則生無
氣則死生者以其氣有名則治無名則亂治者以
其名孔子去仲二百年而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

祗名不朽而氣若生侯名至今不朽勃勃有生氣
夫人心無古今譬之於日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
教侯之神閱千餘年而使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
徧於華鬋解爲侯所產河山草木若加榮飾祀侯
不亦宜乎或言黃帝執蚩尤於中冀而戮之肢體
身首異處名其地曰解而其血化爲鹵則解之鹽
池也崇寧中池水數潰張虛靜攝侯之神勝之池
鹽如故而侯見像於庭於是加封號拓祠而祠獨
解最偉侯之靈與獨解爲最異按管子黃帝蚩尤
明於天道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

蚩尤之爲代豈豈亡文非一而而天宮志復有蚩

解最偉侯之靈與獨解爲最異按管子黃帝蚩尤
明於天道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愛而
制之爲戈戟蚩尤故非一耶而天官志復有蚩
尤之旗侯所誅爲何物天道遠人道邇要以人道
祀侯區區怪幻孔子所不語亦何足辨哉祠有圖
及諸經費之凡若干首義舉敦匠事者姓名別有
紀

關廟鼎銘

李維禎

乙卯年冬月庚戌日清聖所託安易鼎象也

關廟鼎銘

李維禎

凡廟必有祭器侯廟成工請器所宜按易鼎象也
昭烈任武鄉侯爲相侯與西鄉侯爲將用能稱帝
於蜀抗衡魏吳延漢祚四十餘年皆有鼎之象焉
故取諸鼎工請財所用按漢書律度量衡用銅以
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爲物至精不爲燥濕寒暑變
節不爲風雨曝露改形似士君子之行侯志在同
一天下節行可質神明故取諸銅工請製所做按
博古圖漢有汾鼎鼎一而款識三曰汾陰宮曰汾

陰供官銅鼎曰平陽一斗鼎文各有義漢初定鼎
長安光復洛陽建安之季足折餽覆矣侯起而扶
持奠安之有死無二故取諸漢漢地理志河東郡
屬縣爲汾陰爲平陽侯河東解人解於今隸平陽
府魂而有知能無故鄉故物之思乎故取諸汾工
請志所始按禮鼎有銘銘曰三足承象厥功百鍊
剛旌厥忠漢故主汾故宫神之榆臨河東右鄉人
福攸同

光州修廟記

喻時

邠台西北隅故有廟武安王廟嘗成之龍福會台

光州修廟記

喻時

郡治西北隅故有關武安王廟當城之麓偏倉右
不知何許時創也歲久屋老湫隘不治時居附近
往往感王夢於髫稚於京輦於晉之路村願一葺
焉未能也迺丁未夏四月不雨五月不雨六月又
不雨是爲錢塘高侯冕守光之明年也閔焉遍索
神不辭道里步以禱而加其虔於王廟已果大雨
四垌驩洽王之靈護居多侯曰忠義民軌也匪揚
則淹災沴民厲也弗驅乃傷驅厲於神揚軌於吏

政常也乃割倉之隙地若干弓捐俸若干金爲王
廟弘焉因是郡學生張武輩益厥址房已成輩構
厥會里舍人閭偉劉昇輩董厥役巖者獻木壑者
獻石積者獻貲壯者獻力斲者獻巧圻者獻能嚴
以像崇以殿翼以廊重以門繚以垣民不病而望
饗然異往格矣侯之所以爲兆人圖也蓋獲時宿
心云廟告成僉謀紀石徵言焉時因得而論曰漢
運剝撓炎祚頽唐城烏宣怨於童謡宮麋徵亡於
宦孽大延虛器中區沸羹挾主者無臣僞署者無
君魏瞞陰賊吳豎亂雄智則有若或攸勇則有若

宦孽大延虛器中區沸羹挾主者無臣僞署者無

君魏瞞陰賊吳豎亂雄智則有若或攸勇則有若
瑜肅莫不委伏臣妾於其間迷臭腥而墮草壤踐
回夜暗紛不知有朝旦也王秉靈條若沐芳涼川
洞該麟史之略冥會人心之天解梁奮拔涿郡合
并叅真璧於亂珉識獨鶴於羣雞帝室之胄一見
盟心躍馬夾龍長虹夜噴是故封還曹金橫刀拜
書不爲難謝絕吳婚峻辭大訴不爲險刺良誅醜
禽德獵禁不爲猛征樊討褻指許顧洛不爲異徙
都之議操如喘鼠使天假炎正則反德猶踐機爾

夫何醜正惡直朋爲禍區域射猪獠

同齧音臬

頓失隆

勲君子於是飲泣於章鄉云雖然熊虎奇氣單敵

萬人義烈高風雄視三國世之魁傑推服王者紛

矣豈遂短謀取敗倒如陳胡曲儒之所妄疵也邪

蓋天下有大節是在我惟義焉天下有大運是在

天惟命焉商宗之世而傳說昌周宣之世而方叔

強魯公之不殞唐室之不陵岳飛之不死宋運之

不替王之榮謝漢實係之漢興則王存漢已不競

其謂王何是王之可者我而不可者天平可者義

而不可者命乎是故來而能人往而能神生而能

死而能靈歷代追陟以朝渥典列祠於龍朔鯨

其謂王何是王之可者我而不可者天平可者義

而不可者命乎是故來而能人往而能神生而能

英死而能靈歷代追秩明朝渥典列祠於龍朔鯨

浸廣祀於日域月窟無象無不象無感無不感蓋

英風積則颺正氣鬱則顯精多而魂彊者變化之

奧也昭天而在上者聖賢之餘也王之所以百千

萬年凜凜嶽嶽如生如見呼而答禱而應凡以廟

貌血食饗者定理也祭法也豈瀆與幻哉繫以侑

神之歌三章一曰維麗天兮星辰龜躔鶉次兮妖

雲怪氛王德燦

音儻

音閔

浪以危巍兮千古仰爾靡淪

二曰維麗地兮山川風乖氣舛兮石泐音勒波旋王

祠璫錯以彪鴻兮千古妥爾靡遷三曰維麗人兮

綱常昏衢夢境兮貞雕元喪王烈天矯音皎天矯音皎頻伸也又

龍以洪鬯兮千古賴爾靡忘

關集後序

鄭名揚

關集後序 鄭名揚 關集後序 鄭名揚

關集後序

鄭名揚

集裏次今曩所論列關侯者也爲文若干首有
情侯之齋志者有誦侯之膽勇者有品侯之行事
者大抵人是其說而所重在乎依劉無異詞也予
嘗始終漢紀方炎精耀魄羣力奮庸其功傳而文
章弗傳西蜀揚眉鳳毛吐瑞其文傳而節義弗傳
何者椎屠乏國士之風美新非丈夫之概也侯自
締交卽隆帝胄間關險阻不異厥心且其桓桓翹
望潁冀北而抑金陵久矣籍令舞陽輩有此摧廊

終讓卓詭也况於鉛槧老悖楚婦他和者哉按侯
素嗜左氏故其生平多合紀載云邱明奉教孔氏
不以強藩加弱都而奇謀高誼班班可考侯托迹
河東盡瘁江漢事具侯志中試取以較左氏誠懷
尊周之心抱采樵之技輕存孤之死者也千載而
下有不誦義心快者哉予嘗曰侯出處似張留侯
戰略似馬伏波不幸似來征羌當時如二荀輩赧
然自愧失身所雁行者獨張桓侯而英邁似少遜
焉故歎集者慕侯而托之辭者也亦托侯而藉於

世哉

焉故茲集者慕侯而托之辭者也亦托侯而垂於

世哉

重修常平廟記
正德五年歲次己未春三月



重修常平廟記

魏養蒙

王憲純孝哉王之先無表見里人座而識之非王

重修常平廟記

魏養蒙

王蓋純孝哉王之先無表見里人瘞而識之非王
孝孚於鄉則吾父母妻子之流離不恤而暇恤人
父母耶比今遺塔儼然歲時香火絡繹於大鹺之
濱固王孝思陰牖千百世之人心也夫不孝以虧
體辱親爲極而孝莫大於宗廟之享自昔以匹夫
榮其親令後世建祠豐享惟尼山一族王在漢末
以赤衷扶弱主捐軀成仁於王父母稱光顯矣後
世崇王因追崇王父母亦建祠豐享則尼山之後

長平元 卷之三
一人而已嗚呼秦漢以來遺碣剥落委於荒草者
豈少也哉巋然一塔霄壤陳跡也而王父母獨能
以此延百世祠播令名無窮焉則王之孝徵也按
王祖有龍逢者忠烈著於殷室而孝無徵然語曰
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則龍逢之爲龍逢可知已
王忠烈紹祖先而純孝可徵又彬彬如是惜碣古
而文沒故特表而出之

讀將鑑博議

程敏政

凡爲將者當觀其大節之何如而不當計其事

讀將鑑博議

程敏政

凡爲將者當觀其大節之何如而不當計其事之成敗予嘗慨戴溪之論曰某輕信寡謀貪前而忘後患矜已傲物犯衆怒而失人心意以王嘗逐權置吏罵權請婚虛內攻外至於敗亡爲輕信寡謀之過又以爲王之攻樊也嘗以軍資不給還治麋芳士仁之罪故吳兵一動二子皆降夫一介之士必有死友王爲主將不能以恩撫下使叛親離爲矜已傲物之過嗚呼王之在許也曹

察其無留意使張遼問之王嘆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當立效以報殲去耳其後解白馬之圍盡封所賜而奔昭烈然則惇天下之大信者王也許田之獵王欲殺操昭烈不從使當時從王之言則漢室中興可以爲有主之韓椎矣王之下襄陽斬龐德降于禁威震華夏操議徙都以避其銳無謀而能若是乎然則負天下之大謀者王也權與昭烈旣分荊州則權廷下臣方將戮力王事以圖犄角之功不可謂之虛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不可謂之攻外至於荊州之分吳人以招烈焉無功不當得而溪亦以爲然

臣方將戮力王事以圖倚角之功不可謂之虛

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不可謂之攻外至於荊州之分吳人以昭烈爲無功不當得而溪亦以爲然予獨以爲操之東下也魯肅謂權曰豫州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如使豫州撫劉表之衆同心治操天下可定也孔明請援於權權亦謂非豫州莫可以當操者夫豈以昭烈身之勇兵之彊哉實江東之人欲籍重於王室之胄庶操逆而我正耳蓋操逆我正則神必相其役而士思奮有必勝之理使赤壁之下非昭烈親在行間則權操均賊勝否不可

以逆正決矣。荆州分地，昭烈豈無謂而得之者哉？
權無故欲并之，而置三郡長吏，則直在漢曲。在權
王之逐之，宜耳。忍辱而婚，其讎春秋之所非也。權
既反覆小人王烏得而婚之？矧王知春秋識禮義，
而權以妹妻昭烈之事，又自可鑒王之絕之，亦宜。
耳軍資不給，當以軍法從事，使王不加之意則失。
其所以爲將矣。知人之哲，聖堯猶難，王亦烏能逆
料其襲漢衣冠而甘爲臣虜哉？凡若此者，謂之矜
已傲物，不知其可也。王之善待卒伍，見稱於昭烈，
而溪謂王不能以恩撫下，昭烈於王情若兄弟，其
已也。漢中京之讐焉？戈是之舉，下戡之下，得死友

已傲物不知其可也王之善待卒伍見稱於昭烈而溪謂王不能以恩撫下昭烈於王情若兄弟其死也棄中原之讐爲伐吳之舉千載之下得死友者莫如王而溪以是譏之誣矣廼貪前利而忘後患可以詆權犯衆怒而失人心可以詆操皆不可以詆王何也昭烈跨有益州漢中之地帶甲百萬而孔明爲之臣權能保其必勝乎慮不及此廼區區襲王使天尙祚漢昭烈不死兵連禍結何時而已乎故曰貪前利而忘後患者非王也權也漢有天下四百餘年曹操一旦欲攘其位柄其政君其

人故昭烈起兵徐州應漢耿紀韋晃
之流位不過少府司直而伐曹不克誓死無悔當
時扼腕於下者可知矣故曰犯衆怒而失人心者
非王也操也爲溪者何故以僭竊反逆之事務欲
取而加諸忠義正直之臣乎至於篇末廼曰王固
非良將矣然古今稱之者以其忠義大節足以仰
高於後代也嗟呼伊尹去桀就湯太公避紂佐武
王凡爲將者莫良焉以其識去就而以除殘去暴
爲心耳漢末群雄並起袁曹勢可以帝天下而王
劉表質於昭烈盡瘁廼已豈有所顧望者哉所謂

爲心耳漢末鮮維鼎沸袁曹勢可以帝天下而王
委質於昭烈盡瘁廼已豈有所顧望者哉所謂
賢將若王是矣而溪曾不之識是重王之無成爲
可惜而輕其大節爲可後也夫成敗出於天而大
節存乎人仁人志士盡其在已者耳豈能責成於
天邪善乎蘇洵曰世多奇呂蒙之功以予所見小
人舞智不足取也溪烏足以與此

林祖述

是所觀惟矣之四。是所聞能矣之銳於赫我。

解州謁廟祭文

林祖述

日星斯觀維侯之尹風靈斯厲維侯之銳於赫我
侯始終爲鑑齊斯獫狁侯爲之虎下上雲風侯爲
之龍載驅入蜀實厚其楫闢爾蠶聚實襄其功炳
其燭矣弗亂我曲揮其金矣弗撓我心維天之虞
維漢之圉爰揆其勛靡堅不殲奕奕荆益勇猷是
振睨彼賊賊怒髮指冠噓爾焮燼盡瘁以殉左鳳
石龍推侯爲野武行於楚聲警於許如遜如蒙如

戰宛之... 一揮漢水爲飛脫之如
此投之如鼠... 彼阿蒙賈服是東宛得而失大猷
不幸侯其逝... 吳魏如紆天不祚漢侯鍛其翰繫
羅我侯兩... 秋譬彼... 類言百其彪正氣一呼
萬禰爲... 逝英葵不昧威截海外是欽是謚亘古亘
今金石有泐侯德罔極... 彼解梁寶維梓桑廟貌
有儼百禰之范威赫其沈山高水長憶大王父吏
於荆土奉神歸田垂七十年暨予小子於役於此
洋洋日少靡... 坎其擊鼓載我清...
皇不吳不揚我侯是賚靡裁靡害降福孔那曰尊

洋洋日少靡皇坎其擊鼓載我清酤
皇不吳不揚我侯是賚靡裁靡害降福孔那
其嚳大啟我宇爲王室輔勒之貞珉永永於汾
河帶礪禋祀世世

三國史論

國朝李仙根

史論三國史之者平論是皆自二其曰其蜀蓋也

三國史論

國朝李仙根

根讀三國史及諸評論疑者有二其一曰秉燭達旦
乃雲長之大節嗚呼侯不秉燭將何如哉侯之大
節多矣被掠以來日侍左右奚獨以一秉燭爲大
節也當是時正戒心之際寓無重楹明燭以安夫
人寢且以備他變耳卽史云閉一室中欲亂之此
作史之誤夫操英雄也旣得侯生之死之惟操耳
豈以區區試侯耶操之不殺侯以侯可降也慕之
敬之惟恐其不爲用欲其爲已用則禮之惟恐不

至而又肯先瀆之哉操必不爲也其曰麥城之敗
乃昭烈孔明之失不知侯用兵樊城亦聊以作漢
中聲援使新定者妥帖而斬龐德降于禁威震羣
夏忽出意料外前敵不卽摧而肘腋變生荊州守
備不弱亦先主孔明所不及測也至謂孔明宜以
三萬師下助荆襄是時先主初定漢中孔明方理
內政何暇分三萬師乎予獨怪修史者不著龐士
元之死蓋垂漢之不振全係乎此士元用兵嚴厲
果決實過於孔明儻士元不死孔明同侯鎮荆襄
士元領大隊辦秦隴而先主居蜀漢與法蔣輩經

國朝文獻卷之三
七
月

果決實過於孔明儼士元不死孔明同侯鎮荆襄

士元領大隊辦秦隴而先主居蜀漢與法蔣輩經畫國事雖有智者不能爲魏策矣士元死而孔明西去侯性慷慨不欺志不能隱忍用微權以集大計而罵婚撤備使疑叛叢生今則歸咎於先主孔明侯之靈其樂受之乎故君子讀史於士元之死深歎天不祐漢初卽不得志於襄樊繼則永安再辱陰平失禦皆原於此矣安得有識者纂昭烈紀而補書曰某年月日軍師中郎將龐統卒知季漢之不振由於士元之死則知侯卽不出兵樊城蜀

亦必亡卽不罵婚不撤備荆襄亦不能久有也嗚呼天哉

關夫子志序

張鵬翮

關夫子志序

張鵬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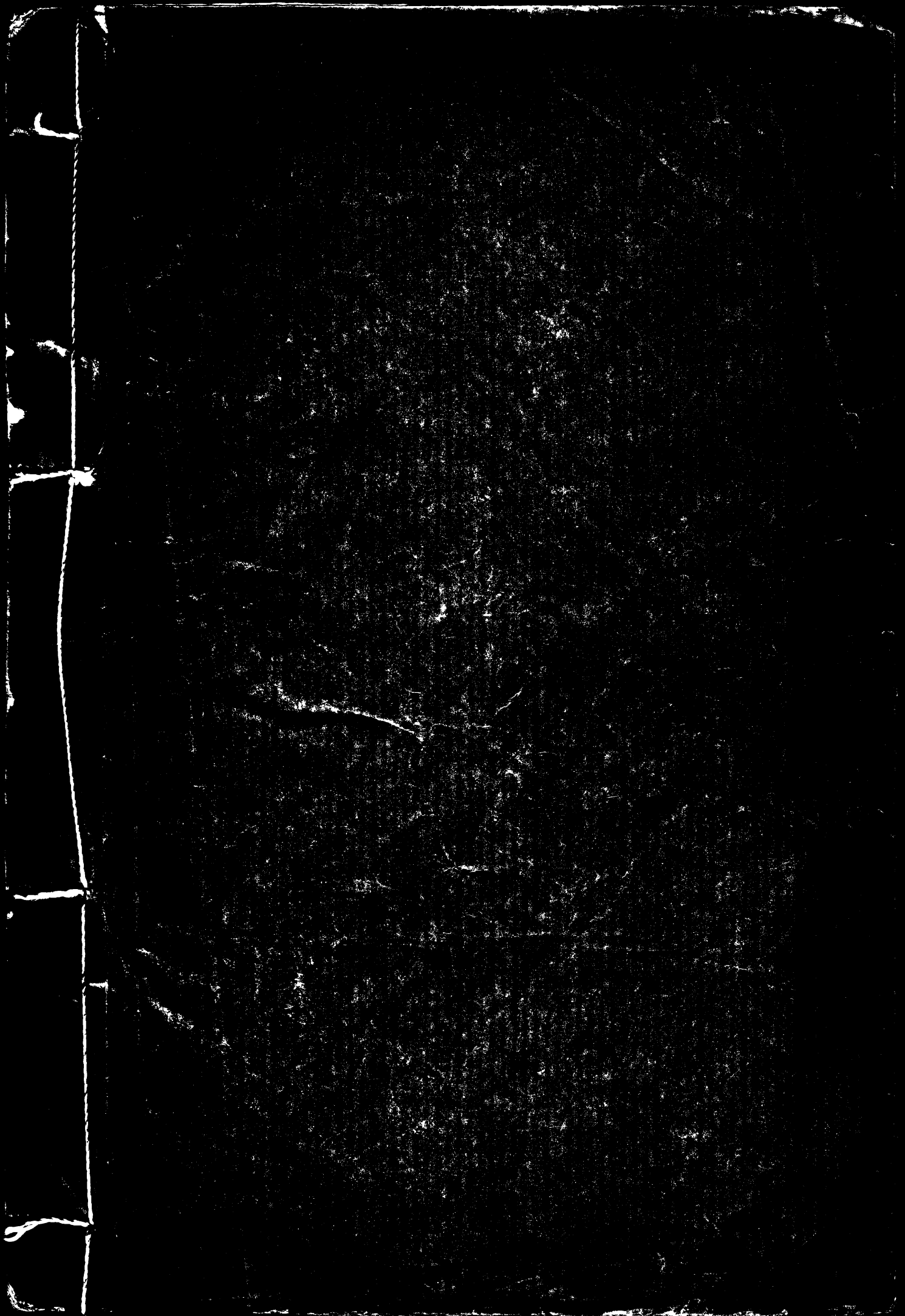
余曩者守魯修郡志以闕里冠簡端俾天下之學
聖人者知所取法其志有獨重焉者已闕里至今
無寺觀邑人不用佛老李東陽詩云一方烟火無
庵觀三氏絃歌有子孫蓋實錄也甲子冬余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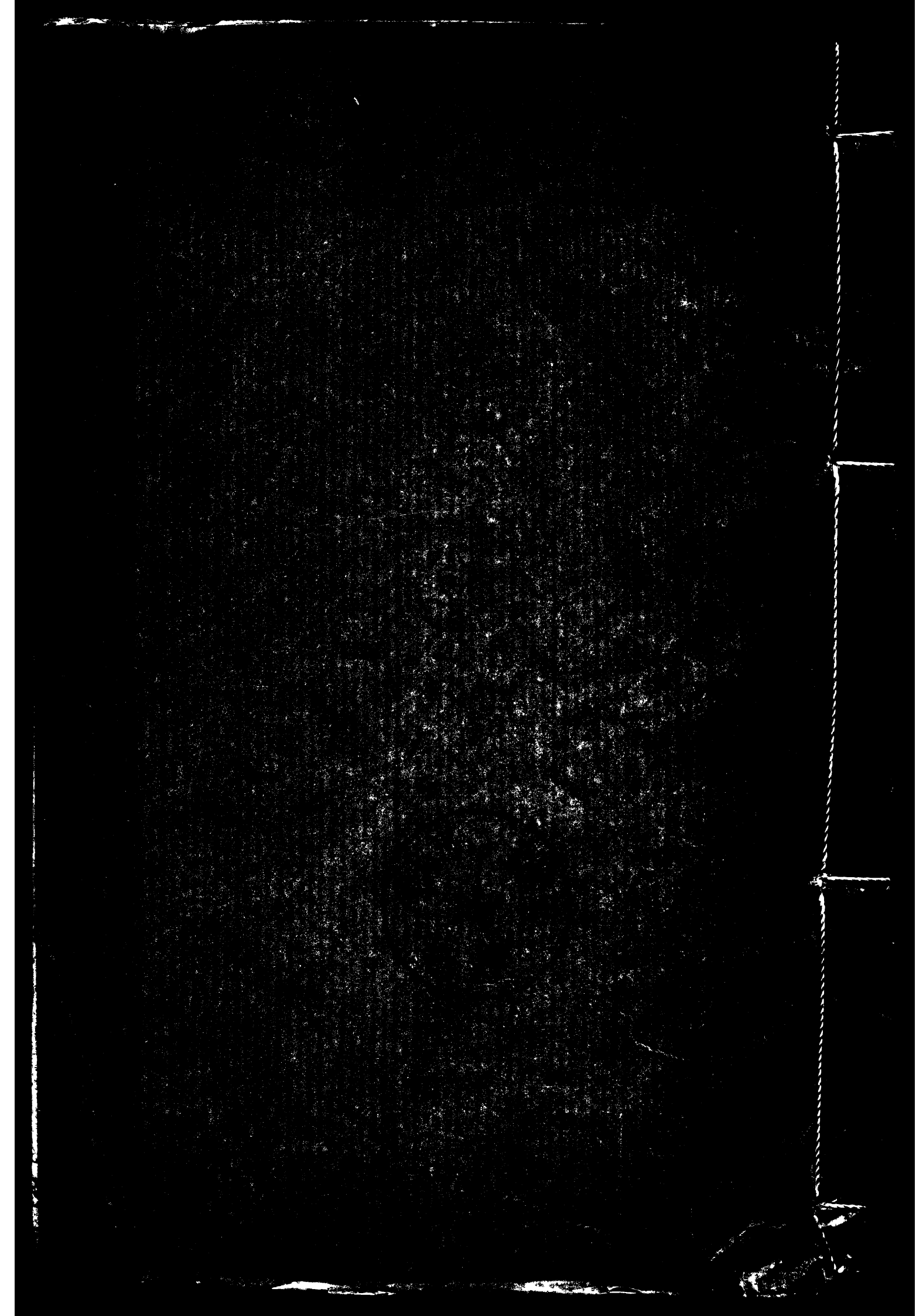
恩量移河東謁辭闕里廟堂旣而與衍聖公並轡
觀泗上獨見一闕廟衍聖公謂關夫子非所稱河
東其人者耶旌節至止俱非凡壤余應之曰讀聖
賢之書居聖賢之鄉固生平大幸倘負聖賢之教

而悠悠以往也不滋懼乎今年仲春至解州祭廟
先期形於夢寐亦異矣夫侯生於千載之上千載
之下無論貴賤智愚聞侯之名莫不敬之畏之夙
夜駿奔若有所惕然而不容自己者何也天理之
不泯於人心而三代之直道尙存也充是心也以
之事親則孝事君則忠交友則信如萬斛源泉取
之不盡而用之無窮則是侯之大有造於名教也
稱之曰夫子誰曰不宜於戲夫子者孔子之盛德
而甚美之稱也侯雖未登洙泗之堂而剛大之氣

忠義之統緒生於此而孔子路

而甚美之稱也侯雖未登洙泗之堂而剛大之氣
忠義之氣雖未登孔氏之堂而剛大之氣
從遊一室其所成就豈僅十科之選耶惜也卒於
季漢未了之精英與天地相寧烈蒿悽愴若或
見之天下後世之人因得以景仰神靈感奮激發
學其存心攷其行事而慨然想見其爲人讀斯志
也可以興矣





030112 12900

關帝志卷之四目錄

藝文下

詩

壯繆侯廟別友人

唐郎君胄

咏辭曹事

宋張商英奉議郎

義勇行

金張珣榮陽人

謁解州廟

元火魯忽達奉議大夫

曹南道中憇關王廟

郝經翰林學士

題顯烈廟

杜茂燕人

大王塚

劉緯

前題

程嚴卿

京山人

前題

何

溟

荆門州判

前題

周

午

前題

李

鑑

進士

前題

明

劉

英

前題

何

師傳

次何州判韻

趙

璞

同次前韻

吳君敏

涪城人

謁解州廟

湯

沐

巡按

同次前韻

吳君敏

涪城人

謁解州廟

湯沐

巡按

前題

曾大有

巡按

前題

袁翱

鹽運使

前題

胡漢

僉事

前題

黃珰

巡按

前題

朱實昌

巡按

重謁武安王廟

初杲

巡按

前題

陶琰

兵部尚書

前題

二首

周尙文

儀賓

前題

劉一忠

進士蒲州

謁常平帝廟

張京安

郎中

謁解州帝廟

舒遷

巡鹽

前題

許燧

同知平陽

前題

毛愷

吏部侍郎

前題

曹忭

提學

前題

劉廷臣

都御史

謁解州廟

劉翔

巡鹽御史

前題

許莊

山西參議

前題

雷

林

提學

教諭

前題

許莊山西參議

前題

雷林提學

前題

呂子固教諭

前題

李瑱山東副使

前題

余時巡鹽

前題

宋儀望巡鹽

前題

陳炆巡鹽

次宋侍御韻

侯居震知縣

謁武安王祠

許佑

前題

許任

前題

王君賞
巡鹽

登燕子磯謁廟

蘇繼
河東運使

謁常平廟

蔡邦禎
訓導

前題

呂士鶚
生員

謁武安王廟

李承祖
生員

重謁武安王廟
二首

張良知
員外

古樂府咏漢壽亭侯

李東陽
大學士

謁武安王廟

俞誥

前題

徐學謨
尚書嘉定

題掇刀石

徐泰

作政

前題

徐學謨尚書嘉定

題掇刀石

徐泰

題壯繆侯像

吳獻台布政莆田

謁漢壽亭侯祠

邢侗巡鹽臨邑

過解謁廟

林祖述巡鹽寧波

謁解州廟

毛一公給事中

前題

李春光侍郎郡人

輯志有感

趙欽湯尚書郡人

謁解州廟

李本盛知縣郡人

前題

王明大理少卿

前題

鄭國俊

知府人

前題

趙欽舜

教諭人

前題

侯加地

舉人

前題

侯加采

推官人

前題

趙標

太僕人

謁當陽墓

二首

魏允貞

都御史

過荆門關公寨

范涑

按察使

遊玉泉寺謁廟

前人

雨中過九陣得勝二坡

前人

登燕子磯謁廟

前人

雨中過九陣得勝二坡

前人

登燕子磯謁廟

前人

謁漢壽亭侯祠

林雲程

前題

王柱

知縣郡人

謁廟五言八十韻

全天叙

中允

謁玉泉山廟

黃克纘

參政晉江

前題

二首

來三聘

副使蕭山

前題

徐學聚

廉使蘭谿

咏史

盧枏

讀三國史本傳

徐渭

題關帝四畫

王世貞尚書太倉

咏史

前人

郭家溝謁聖廟

黃希聲

關聖讀春秋

陶世徵

謁荊州廟

張舜臣尚書山東

題聖像

文徵明待詔

郭家溝謁廟抵韓侯嶺

郝璜真州

鑄躍馬提刀像

李贄知府泉州

玉泉謁帝廟

鍾惺提學景陵

謁帝墓

袁宏道

玉泉謁帝廟

鍾惺

泉州景陵提學

謁帝墓

袁宏道

謁解州帝廟

國朝

果親王

修志有感

喬庭桂

學士郡人

謁荊州帝廟

張鵬翮

內閣遂寧

謁常平廟

馬淑援

推官郡人

謁常平廟

三首

介孝璫

盧政郡人

過荊門廟

費密

題壯繆侯

王岱

當陽謁廟

蘇桓

大王塚

杜濬

謁帝廟

喬壽愷 舉人 郡人

歌

送錢方立遊荆楚歌

元 鄧光薦

鼎新武安王廟顏歌

明 陳省 侍郎 長樂

謁漢壽亭侯廟歌

彭夢祖 副使 全椒

謁武安王廟歌

胡應麟 舉人 蘭谿

賦

謁解州帝廟辭

許讚 戶部 尚書

謁帝墓辭

俞詒

謁解州帝廟辭

許

讚戶部尚書

謁帝墓辭

俞詒

頌

漢壽亭侯頌

陳與郊

給事海寧

武安王頌

余有丁

內閣

關帝君頌

張燮

舉人

贊

武安王贊

宋黃茂才

武成王廟從祀贊

失名

關帝贊

明李瑱

參政郡人

漢壽亭侯贊

王世貞 見前

又贊

前人

蜀國聖像贊

皇甫汈 郎中長洲

漢壽亭侯贊

俞允文 布衣崑山

漢壽亭侯贊

左國璣

漢前將軍贊

宋應昌 侍郎仁和

漢壽亭侯贊

馮夢禎 祭酒秀水

壯繆侯畫像贊

閻爾梅

指繪帝像贊

國朝 果親王

關帝像贊

張鵬翮 見前

吳系在書在卷

周福林

指繪帝像贊

國朝 果親王

關帝像贊

張鵬翮 見前

關帝贊

王猷定

關帝像贊

劉思敬

附 對聯二十二副

關帝志

卷之四

關帝志卷之四

關帝志卷之四

州守海豐張 鎮東侯編輯

壬申舉人甲戌會副登壽懜令德泰訂

候補縣令辛酉拔貢介玉濤廣陵校閱

藝文下

騷客停車士人下馬想像含毫霞蒸河瀉厥言
四聲藉奠三竿靈爽武憑領此文雅誌藝文下
詩

壯繆侯廟別友人

郎君胄

將軍秉天姿義勇冠今昔走一戰塲一劍萬人敵誰爲感恩者竟是思歸客荆巫間徘徊故鄉隔離筵對祠宇灑酒暮雲去勿復言銜悲向陳跡

咏辭曹事

宋張商英

月缺不改光劍折不改鋸月缺白易滿劍折尚帶霜執利尋常事難屈志士腸男兒有死節可殺不可量

義勇行

張珣

憶昔天下初三分猛將並驅誰軼羣桓桓膽氣萬

義勇行

張珣

憶昔天下初三分猛將並驅誰軼羣桓桓膽氣萬人敵臥龍獨許髯將軍威吞曹瞞欲遷許中興當日推元勲惜我壯繆功不就竟令豺兕還紛紛血食千年廟貌古歲時歌舞今猶勤君不見天都靈武巢未覆撫髀常思漢壽君

謁解州廟

元
火魯忽達

來謁崇寧廟遺容古貌寒奮戈扶漢祚斬將報曹瞞忠烈條山並英靈解土安未能併吳魏長使後人歎

曹南道中憇關王廟

郝經

傳聞哨馬下江陵
青草湖南已受兵
壯繆祠前重回首
荆州底事到今爭

題顯烈廟

杜茂

古刹崔巍紫翠間
雲開簾幕見威顏
躬膺節鉞稱蜀將
肘佩章符建漢官
法寶景涵金色界
神光長照玉泉山
惟王忠烈超千古
可笑區區一老瞞

題大王塚

劉緯

鞍馬平生百戰身
可憐於此臥荒榛
佇來千禁元輕敵
纍起孫吳爲絕親
魚水君臣終不忝
功名竹

鞍馬平生百戰身可憐於此臥荒榛
佇來于禁元輕敵釁起孫吳爲絕親
魚水君臣終不忝功名竹帛擬重新
玉泉寂寂悲黃鳥千載英靈漢代人

前題

程嚴卿

將軍氣作漢長城此身肯與賊俱生
一時成敗風雲散千古精誠日月明
最恨含沙多鬼蜮堪憐失水制鯤鯨
九京莫喚英雄起餘子紛紛論甲兵

前題

何溟

四海紛紛漢鼎移將軍委質願扶持
欲除曹氏眼前害豈料吳兒肘後欺
報國忠心千載著復讐遺

恨幾人知我因王事行郊邑特向高墳酌一卮

前題

周 牛

三國鼎峙裂九州羣飛擇木各爲謀雲長天挺萬人敵不事他人獨事劉分雖君臣情骨肉此豈漢賊所能祿仲謀不度來求婚遣使甘言祇取辱奮髯北伐將徙都白衣狙詐芳仁呼赤帝不靈天旣厭荆蜀中斷絕一隅人亦各爲其主耳南昌局量非操擬嗾峨一塚餘千年長使英雄淚如水

前題

李 鑑

炎漢安危佩此身垂成功業委枯榛傳糜懼罪生

夫拔擢嗚呼一場飽十年長似英雄湧如才

前題

李鑑

炎漢安危佩此身
垂成功業委枯榛
傳糜懼罪生
狂計蒙遜陰謀謬
見親自許以南俱
失望吞吳而
下豈無因三分往
事成陳迹椽筆稱
量自有神

前題

明劉吳

紫髯一奮仆千夫
魄褫顏良膽氣粗
黃壤一杯蓋
忠義空留遺恨失
吞吳

前題

何師傳

得樊便可定中原
漢火如何不復然
人道老瞞爲
漢賊誰知賊更有
孫權

次何州判韻

趙璞

神器將爲詐力移英雄奮起共維持許身劉氏堅
惟一報效曹公示不欺敵破襄樊奸膽落名垂竹
帛壯心知古來不沒稱忠義弔客常過薦酒卮

同次前韻

吳君敏

豫州撥亂欲興衰義勇如公古亦稀貫日忠誠存
漢室柱天勲業著樊園芳仁內變兵纔散封建傍
觀事已非若使蒼穹扶赤帝英雄未必蹈危機

謁解州廟

湯沐

當時誰得似驍雄早識劉公在眼中誓死肯教移

享寺祥昏真次長爪只裏寺自乍開門十龍光冬

勸導已非老便蒼蒼，折芳節英雄才必踞危機。

謁解州廟

湯沐

當時誰得似驍雄，早識劉公在眼中。
誓死肯教移厚待，辭婚真欲表孤忠。
麋芳自作開門計，章武終成鼎足功。
四海只今多廟貌，英靈還屬舊河東。

前題

曾大有

髯侯天挺萬夫雄，志復中原百戰中。
學術真成淹左氏，丈夫元不齒黃忠。
心懸天日曹瞞札，威震襄樊漢室功。
烈烈英風生氣在，廓清多籍庇河東。

前題

袁翹

漢祚蕭條只豫州，紛紛逐鹿破金甌。
英雄自負能

平賊歷數其如不在劉吳下腐儒忘正統蜀中老
將失髯侯三分鼎據今猶恨不恨曹瞞恨仲謀

前題

胡漢

漢鼎燄已微黃星露冥空豫州噓寒煙絕軼美髯
翁秉心義以貞仞壁凝霜松嚙足夢何徵動惟生
干風吳兒干狂附漢將隳成功神器遂莫支天意
寧可窮往事慨勿言歷代隆褒封春風扇陽和持
憲來河東非但歸政恩則見龍興崇熏爐匪所祈
載拜

語束手甘禪宮祀事國有常祭賽趨兒童酣歌舞

區覓眞皮目目足唇玄一上上七意哥佳司

語束手甘禪宮祀事國有常祭賽趨兒童酣歌舞
巫覡頽波泪相從吾茲一以正此意將誰同

前題

黃 玪

百萬貔貅屬指麾死生忠義總無虧橫秋氣節乾
坤滿振世威名遠近知吳魏狙謀方得計高光鴻
業遂難支扶危已盡英雄力爭奈炎劉運祚移

前題

朱寔昌

炎運傾西南四方總塵沕顛沛借荊州蜀川權駐
蹕吳兒猶附癭魏瞞腹心疾蛟龍自騰驤熊虎誰

可匹麾蓋萬人中顏良已伏鎖番然策馬還此心
昭白日威名震中夏計前豈後恤鞬驢起阿蒙掣
肘功未悉壯哉義勇祠後代尊王秩鳴條連桑梓
雷首共巘嶽竭虔己采蘋置像欲頌橘侯神日在
天山河爲鬱鬱

重謁武安王廟

初杲

崇寧門外廟祠深跂仰遺忠得再臨曲徑回廊餘
古碣夕陽寒木下幽禽炎劉祚去空孤憤天日書
留見此心成敗不殊丞相恨英雄還爲淚沾襟

前題

陶琰

英雄丈夫王越旌不向人前作去留志在春秋印

古和少陽策才下幽禽炎劉前去空孤憤天日書
留見此心成敗不殊丞相恨英雄還爲淚沾襟

前題

陶琰

英雄仗劍任遨遊不徇人情作去留志在春秋知
討賊忠存社稷欲安劉已昭義武訃華夏豈料危
機出仲謀功策未成千古恨年年廟祀仰神休

前題

二首

周尙文

桓靈不道失炎精空使英雄致力爭主正何辭千
里擇鼎分還欲一朝并心懸暎日華夷見恨在狙
謀肘腋生髯魄雖亡神萬古崇封嚴祀亦何榮

其二

麟池南畔條山北廟貌尊嚴儼若生自是乾坤鍾
間氣尙餘忠義作干城竊窺漢鼎奸安在掩襲章
鄉恨未平天日此心終不泯論功休恨喪垂成

前題

劉一忠

矯矯虎臣隨世有孤忠誰似武安王英雄占斷三
分國節義空殘百戰場萬古芳名彌宇宙至今遺
恨失荆襄當時僭竊今何在正氣如君定不亡

謁常平帝廟

張京安

滄涯生永水生巖生長亭侯在此阿山水鍾靈人

自傑乾坤間氣世無多孤忠凜凜猶生色三國茫

茫竟近支也下應含千古民惟心未復舊山可

謁常平帝廟

張京安

滄涯生永水生巉生長亭侯在此阿山水鍾靈人
自傑乾坤間氣世無多孤忠凜凜猶生色三國茫
茫竟逝波地下應含千古恨雄心未復舊山河

謁解州帝廟

舒遷

炎劉未斬高皇脉大義何心事老瞞千里荊州元
舊物一隅巴蜀肯偏安東吳失策辱先喪襄漢生
哀血未乾桑土廟堂英氣在奸雄過此膽應寒

前題

許槎

條山北望武安宮草木常聞鼓角風一劒輕生揮
白日三分圖霸表丹衷龍飛巴蜀天終定虎鎮荆

襄氣自雄此日星軺經故里居人猶記漢時功

前題

毛愷

將軍遺廟倚巔岼涑水條山自鬱盤隱隱雲霾屯
虎豹巍巍殿陛肅衣冠孤忠佐漢心如昨遺恨吞
吳淚未乾謁罷威靈重回首冷風蕭瑟劒先寒

前題

曹忭

條山翠嶺鍾靈地江水逶迤宗漢心千古荆門魂
不散三分炎鼎氣先沈英風宇宙人同仰血食鄉
邦世所欽信有神威震中夏願憑餘勇掃胡祲

前題

劉廷臣

白世英名在孤忠朝貌新丹心扶漢室靈現祐齊

不散三分炎鼎氣先沈英屈守宜人同仰血食維
邦世所欽信有神威震中夏願憑餘勇掃胡祲

前題

劉廷臣

百世英名在孤忠廟貌新丹心扶漢室靈祝祐齊
民殿帶蒼山古階餘碧草春雖爲熊虎喻海內總
依神

謁解廟

劉翹

條山儲秀毓英賢盟誓渾如鐵石堅一片忠心扶
帝胄千尋義氣壓奸權生看勇畧驚諸夏歿有神
威鎮九天萬古寰區皆廟祀吟猿飛鶴滿祠前

前題

許莊

漢業遑遑四海傾西南間氣偉人生堂堂義勇乾
坤遠耿耿丹衷日月明吳主望風心膽碎曹瞞怯
戰夢魂驚試看廟貌虛靈處尙有神光射太清

前題

雷林

夜分疊疊閱春秋蜀漢英雄第一流
刃絕文顏威大振計吞吳魏志難酬
當時義勇領三國萬古祠堂遍九州
堦下蒼松高百尺氣冲霄漢未能休

前題

呂子固

髯將當年志豎劉生平忠義許誰侔
熊威豹畧超千古虎據龍驤震九州
正氣充盈窮宇宙英靈烜

赤髮等火鬼火可兒畏人下蜀郭圖已具參

前題

髯將當年志，堅劉生平忠義許。誰作熊威豹畧超，
千古虎據龍驤震九州。正氣充盈窮宇宙，英靈烜
赫幾春秋。巍然廟貌環天下，不獨鄉關祀典修。

前題

李瑱

紛紛諸將擁兵符，天挺驍雄壓萬夫。恩報曹瞞還
去魏，婚辭漢賊欲吞吳。一生忠烈扶劉祚，百戰辛
勤正蜀都。青史高名懸日月，令人千載仰宏模。

前題

余時

歷數參差不在漢，楚江空自哭髯侯。朱宮未羨麒麟
閣，碧殿長縈虎豹丘。金甲一生隨漢主，寶刀千

古劈蚩尤忠魂渺渺乾坤外
淅冰條山是故州

前題

宋儀望

早持節鉞控荆門幕下誰知負舊恩
滅賊未酬江左恨扶劉那避楚南魂
荒塋寂寞還留塔故里蕭條尙有村
魏闕吳宮俱泯泯君侯祠宇滿中原

前題

陳炯

解梁西郭壽亭祠臺殿春陰碧綠滋
白晝雷霆驚甲馬滄江雲霧閃旌麾
運移正祚時難再威震中原執已危
武烈祇今懸宇宙遐荒猶自頌靈奇

次宋侍御韻

侯居震

夷風凜凜至今存誓辰願弔咎莫忍
康旣一身有

甲馬滄江雲霧閃旌麾迺移江浦時難平風雲中
原執已危武烈祇今懸宇宙遐荒猶自頌靈奇

次宋侍御韻

侯居震

英風凜凜至今存誓振頽綱答漢恩慷慨一身殉
國難奸雄千古畏忠魂芳聲赫奕昭青史廟貌輝
煌表故村試看當年同事者惟君生氣滿中原

謁武安王祠

許 佑

大纔心知帝胄存精忠誓許復中原鳳麟絕跡天
驕去龍虎爭雄海日昏甲冑終身扶社稷綱常萬
古在乾坤不須遺史論風烈夷夏同瞻廟貌尊

前題

許 在

中原空有恨帝業更無成
執逼威猶震時艱志不
更風雷瞻氣象天日鑒忠誠
萬古存彝教何如一
代名

前題

王君賞

曾聞風雨舊荒臺此日巖巖廟貌開
盡棟朝懸雲散斂蒼松暮倚鶴歸來
誓移神器還炎漢未忍中原入草萊
勲業只今傳故國中條千載共崔嵬

登燕子磯謁廟

蘓繼

古廟臨墟里瞻依感烈風
三分天自定百戰氣殊

登燕子磯謁廟

蘇繼

古廟臨墟里瞻依感烈風三分天自定百戰氣殊

雄誇國心

寰中

謁常平廟

蔡邦禎

漢室日將暮髯侯燕降生君臣魚水意風節歲寒
情階冷森叢栢祠春囀惜鶯初薦罷天末夕
陽明

前題

呂士鶚

故里條山下高祠向開地英氣聚庭敞烈魂
來正義伸三國孤忠九風隆仰慕稽首奠

金罍

謁武安王祠

李承祖

漢家忠烈將祠屋
枕條峯映日千年
碣擎天幾樹松
村翁走伏臘天闕
屢褒封當日奸雄
子祇今無地容

重謁武安王祠

張良知

四海塵飛赤運艱
桓桓國士挺人寰
義扶蜀主興劉祚
威震曹瞞出許關
大節一生明日月
英風百世重河山
停車幾度瞻遺像
耿耿神光紫翠間

其二

將軍一劔衆心寒
節鉞荆襄覩漢官
傳覽春秋紓

劉祚威震曹瞞出許關大節一生明日月英風百
世重河山停車幾度瞻遺像耿耿神光紫翠間

其二

將軍一劒衆心寒節鉞荆襄覩漢官傳覽春秋紆
將畧書盟天日凜霜肝擬扶帝胃興王易誰料炎
精再燭難廟貌儼存千古祀淵蘋誰爲薦曹瞞

古樂府咏漢壽亭侯

李東陽

漢壽侯義且武冠三軍振華夏斬讐將報知者身
不可留臣有主老瞞不追猶有度誰其讐者吳陸
呂歲十二月侯出走吳人縛侯生縛虎生縛虎死
猶怒髯如虬眼如炬吁嗟漢乎天不祚有馬不踐

中原土侯身雖亡神萬古

謁武安王廟

俞誥

丹青遺廟擁戈矛想像英雄涕泗流
揆義不妨權報魏據忠直欲再興劉
乾坤萬古名難泯泉石千年跡尚留
願叩威靈露衷悃掀髯何處讀春秋

前題

徐學模

蒼涯玄壤接荆門遺廟陰陰鳥雀喧
百戰關河曾駐馬數家山郭鬱成村
揮戈未盡吞吳恨掇石空留過楚痕
當日青龍猶天矯不堪沾灑望中原

題掇刀石

徐泰

羣雄喙喙主吳魏義勇誰知虎將豪正腕有人終

駐馬數家山郭鬱成村揮戈未盡吞吳恨掇石空
留過楚痕當日青龍猶天矯不堪沾灑望中原

題掇刀石

徐泰

羣雄碌碌臣吳魏義勇誰知虎將豪正統有人終
輔漢中原無主不歸曹封王祀典乾坤久信史功
名日月高自古精誠貫金石分明石竅卓金刀

題壯繆侯像

吳獻台

中原邁百六漢鼎分三雄矯矯壯繆侯挺身出蒲
東草茆識先主仗劍扶真龍開關袁呂營百折明
丹衷飛揚白馬戰銳氣嘯長虹立取上將頭萬夫
摧折律解圍謝曹氏絕婚詬吳儂巨浪淹七軍襄

樊列艤艦禁俘德亦虜大江血流紅威聲震華夏
數日懸靖空陸渾百許洛壺漿若雲從詎意肘腋
間包藏劇羣兇蚩蚩衆狐蜮發奸遜與蒙輕舟襲
南郡九仞隳成功麥城困孤旅臨沮顏元戎侯存
漢燼熾侯歿炎精終猗歟玉泉剝肝蠻倖高穹河
山峙壯節廟食盈寰中姓名走婦孺位號歆兒童
伊余肅遺像颯爽來英風嗟彼操與權死生細螟
蠓蠱蠱兩漢賊紫陽筆何公遐哉武安祀元運偕
無窮拙毫頌明烈三嘆欽前蹤

謁漢壽亭侯祠

邢侗

赤靈喻不鏡區宇頌皇綱設氛滿川極疆野分三

蟠踞兩漢賊紫陽筆何公遐哉武安祀元運偕
無窮抽毫頌明烈三嘆欽前蹤

謁漢壽亭侯祠

邕 侗

赤靈淪不競區宇頽皇綱被氛彌四極躔野分三
光桓桓韓將軍感時奮鷹揚攀龍中斷金扶義翦
鴟張左踐定河濟南略澄江湘雄圖成鼎峙梁益
拓炎疆東帝魄竟褫當塗精日亡運移惟盡力喪
元爲國殤顧茲河汾間風土實維桑飄飄英毅魂
千秋歸故鄉栖神構峻宇飾像開崇堂靈貺惠蚩
蚩明祀歷無疆伊余肅時命攬轡愧巡方下車虔
有事蠲景值辰良椒糈旣已陳巫進紛廻翔浮雲

結不飛儼若侯來饗我志亮能鑒輸心歌樂康

過解謁廟

林祖述

吁嗟漢室季白日淪虞淵羣雄競以起四海紛妖
躡炎劉燄方燼昭烈吹餘燂慷慨赴國難於鏖維
侯賢肝膽出相照金石匪爲堅間關事百戰賈勇
鋤諸奸將軍虎嘯日先主龍興年大運忽乖迕盡
瘁軀乃捐英豪逝千載忠赤懸蒼天晻茲桑梓地
廟貌何巍然孤松覆碧瓦古殿生黃烟丹青肅遺
像精爽如猶宣伊余銜命至高義儼周旋椒漿薄
言陳稽首當侯前排徊不能去望望條山巔

謁解廟

毛一公

廟貌何巍然孤松覆碧瓦古殿生黃烟丹青肅遺
像精爽如猶宣伊余銜命至高義儼周旋椒漿薄
言陳稽首當侯前徘徊不能去望望條山巔

謁解廟

毛一公

漢鼎一何沸炎精數未終樓桑占王氣涿鹿遘髡
公天日心同耿春秋義獨融然膏伸大節假鉞建
殊功華夏威名赫君臣氣味同許南爭引領河北
欲營宮百戰誅龐德千秋恨呂蒙媚曹明效力讐
漢暗興戎樊口圍猶合江心艣已通章鄉摧虎兇
臨沮阨羆熊刀掇泉聲咽山橫甲影空至今行道
客輦蹙詈吳儂

前題

李春光

間氣鍾材傑蒲東迹未塵千秋聞將帥一旅見君
臣喪亂情偏洽間關力愈陳飛揚辭操日凜烈刺
良晨大義伸三國雄風敵萬人單刀迴魯肅巨舶
困曹仁顧盼吳儂匿追奔魏卒淪七軍全喪氣九
域漸還醇赤面心扶漢蒼髯貌絕倫元勲推虎豹
壯業盡麒麟雀鼠張牙角蛟龍挫甲鱗章正虞暴
猾臨沮扼鄢郢縛禁差踰月誅蒙僅隔旬精靈游
故域肝蠻遍高旻廟貌嚴松柏宮牆肅藻蘋名猶
懸日月魄已化星辰婦孺瞻依切生儒嘆息頻金
戈來恍忽鐵胄下逡巡紫霧排僊闕丹霄翊帝宸

故域肝蠻遍高旻廟貌嚴松柏宮牆肅藻蘋名猶
懸日月魄已化星辰婦孺瞻依切生儒嘆息頻金
戈來恍惚鐵胄下逡巡紫霧排僊闕丹霄翊帝宸
戢戢遺碣在今古頌明神

輯志特感

趙欽湯

凜烈貞元氣時危屬異人河山留壯節海岳降高
真北陸盟皇胄南陽協帝臣從龍嘯赤伏躍馬踐
黃巾夏口單刀駐荆門萬家巡精忠餘報効大義
絕連姻盡界獍權忌遷都猾操顰吳師魂半逝魏
卒陳全湮斧鎖威屠德艤艫勢蹙仁風馳秦塞外

電掃洛川濱域內俱僉后江東實震隣神明炎祚
厄鬼蜮詐謀伸麥邑悲逢蠱章工痛獲麟陰靈遺
百代祀典訖千春棟宇輝金碧宮牆飾藻蘋斷雲
迴悵望斜日照酸辛古壁蛇虫字空廊燕雀塵惟
應扶漢誼萬古鎮長新

謁解州廟

李本盛

紫顙丹頤望肅然巍巍遺像識忠賢河山萬古精
靈在宇宙三分壯節懸燦爛青龍辭操日飛揚白
馬刺良年莫言餘恨章立下五夜英魂照玉泉

前題

王明

灑寇將軍百世英桃園猶憶舊時盟風塵慘淡快

塞石与竹三夕斗角鼎沸三音傳才
馬刺良年莫言餘恨章王下五夜英魂照玉泉

前題

王明

邊寇將軍百世英
桃園猶憶舊時盟
風塵慘淡扶
真主草昧縱橫
倡義兵
雙眼平生空二賊
一軍垂
死抱孤城
丈夫去就偕天日
成敗焉能使重輕

前題

鄭國俊

當年扶義出蓬蒿
翊主艱危不憚勞
萬死一心知
蜀漢平生雙眼蔑
孫曹英風突兀
山河壯正氣憑
陵日月高
何限公評垂宇宙
無煩遺恨入揮毫

前題

趙欽舜

歸吳便可邀殊遇從魏尤堪樹壯猷偏向孤城輕
一死不虛平日看春秋

前題

侯加地

九鼎分崩日羣雄角逐時扶劉存大節翊蜀保危
基志欲圖恢復天胡不憖遺章鄉先殞絕千載恨
吳兒

前題

侯加采

將軍威武震華夷志在春秋矢不移扶漢赤心常
達面勒王丹州盡攢眉中原父老瞻依口西蜀君
臣倚重時何事蒼天厭炎祚至今遺恨使人悲

蓬面勒王丹惻盡攢眉中原父老瞻依口西蜀君

臣倚重時何事蒼天厭炎祚至今遺恨使人悲

前題

趙一標

白水淪光日炎精失御辰河東鍾間氣涿郡邁真人
慷慨匡時念艱危報國身威名摧虎豹勲業冠
麒麟壯志英雄屈奸謀鬼蜮伸丹衷懸赤電炯節
貫青旻玉府靈常聚金戈氣益振江河行地遠日
月麗天均祠宇香燈耀簷楹俎豆新願因雲旆
久久福吾民

曉發當陽謁帝墓

魏允貞

將星宵殞竟何言伏臘人間廟食尊一片丹心扶
赤帝千年浩氣在中原風雲戰後惟殘壘江漢由
來是舊藩雙淚英雄吞不盡半隨春雨入流翻

其二

下馬空山雨漸紛當陽人說虎將軍三分割據俱
陳跡千古英雄一弔君松栢壠頭留漢口旌旗壁
上卷吳雲少年劒俠輕相憶海內于今息戰氛

過荊州東南山關公寨

范涑

萬劫難銷正氣存英雄遺跡見荊門帝留先主天
心定時有關侯國勢尊鈴鐸似傳軍夜令山嵐猶

萬劫難銷正氣存英雄遺跡見荆門帝留先主天
心定將有關侯國勢尊鈴鐸似傳軍夜令山嵐猶
護陣雲屯掀翼可釋吞吳恨江左如今不屬孫

遊玉泉寺謁廟

前人

山從鐵塔轉寺以玉泉名新溜浮沙爭圓珠湧地
清雄圖餘慷慨遺像最分明千古難消恨波流儼
漲傾

雨中過九陣得勝二坡謁廟 前人

武安忠勇古今稱蜀道尤多舊蹟徵九陣坡廻傳
勝凱三分鼎立籍威稜長江天險名俱永峻嶺風

高勢倍增帶雨拖衣瞻廟貌猶疑生氣駕雲騰

登燕子磯謁廟

前人

山勢峻嶒水怒號武安遺像在雲臯三春畫棟餘
新燕萬里晴江鎮巨鼇伏臘共瞻吳地勝風烟遙
接蜀天高憑闌酌酒思無限回首斜陽暎客袍

謁漢壽亭侯祠

林雲程

江山崔嵬起石臺亭侯祠宇俯江開龍飛潮漲千
崖斷蜃起風生萬木哀落日已孤興漢室陰雲猶
作怒吳來魏我廟貌標千古三國羣雄安在哉

謁解廟

王桂

作怒吳來魏哉廟貌標千古三國羣雄安在哉

謁解廟

王 桂

誓把金戈挽夕曛英雄誰並美髯君單刀河朔驅
長路萬舳襄樊下彩雲威震中原驚草偃神歸故
國恨瓜分阿蒙詭計真堪唾魯肅遺言了不聞

題漢壽亭侯五言八十韻

全天叙

草昧雲龍合神霄鐵馬驤壯心懸日月獨力荷倫
常赫怒空群醜行師庶一匡英雄青簡淚車騎白
雲鄉神器何來沸炎精愴不芒太阿昧倒柄冠履
錯恒方冀北黃巾譟關東亦旆央老瞞耽虎眈孫

豎劇鴟張卓紹都勅敵荆徐百戰場覩顏尸爵祿
狡志啓封疆膏血腥分土戈鋌混八荒紅塵飛羽
檄白日掃欃槍涿野游鱗定中山覽鳳翔寒烟噓
燧火遠略樹樓桑競逐平原鹿誰憐燬室魴髯侯
決聖主赤手挽天潢豐沛從龍種雲達齒鴈行深
心憂國憤大義報劉長語用金蘭契情同魚水忘
納交齊管鮑禦侮舜父新直養充天地堅貞蒞雪
霜尊王探左氏憤亂結中腸杖策徇京洛舉旗略
沔湘時欣乘驥附勇克捷鷹揚卻敵千軍廢盟心
外剛運謨殲鬼蜮裂背殪天狼摧壓崩雷迅飛

沔湘時欣乘驥附勇克捷鷹揚卻敵千軍廢盟心

夙剛運謨殲鬼蜮裂背殪天狼摧壓崩雷迅飛
騰掣電光龍蛇扶帝胄貔虎振王綱戀主心逾石
辭曹語益莊下邳聊玩寄官渡亦助勲立績酬隆
禮披衷暴太陽無辭就桀尹終學報韓良大業荆
南勦英風夏口颺濟師收四郡盪寇領全襄拒肅
陰謀伐從詩亮節彰笑譚渾褫魄樽俎竟弛防縈
縛金虢怒俘囚白馬戕刺顏遄頓轡誅華漫停觴
直以剛明勝非矜膂力強絕婚消睥睨列炬遠聞
房敦說稱名將艱危念國殤精忠一劒在火德萬

夫望北萃疲奔命南僖欽陞梁七軍淪水族全勝
走風檣嶽峙無人撼鋒犀吳敢當許南爭響應邾
鄆靖披猖漢賊憂無地河陰避不遑威名震華夏
偉類絕張黃雲雨蛟龍勢雷颺劒戟有靈先濯
濯無陣不堂堂一旅會興如三仁共拯商成功未
須論秉義略堪頑君側清留慝天休靳寢昌將星
昏楚服軍壘次彭亡大厦撓隆棟中流破蒞杭蠶
叢吾搆結鴻運孰頹唐鼎足猶分裂干將况闕傷
吠堯真陸呂賣國盡仁芳嘆咄妖豸顛隋鱗鯢
殃同舟生敵國繫擊起蕭牆帝命寧無改人謀或

吠堯真陸呂賣國盡仁芳
夔唱妖豸兆顛隳髀
殃同舟生敵國繫孽起蕭牆
帝命寧無改人謀或
否臧誰云輕禮士終恨少勤王
未竟中興佐長依
太乙旁運移亭毒老揮斥鬼神忙
像貌臨窮裔權
衡翊吳蒼當年寒簋逆終古
讐戎羗泡影消吳魏
元功暢混茫萬靈瞻盼蜜十室
効蒸嘗獨也乾坤
正昭哉雲漢章陰陽歸剖決
家國現禎祥受命咸
如響綏氓心降康常平侔闕里
都邑護金湯牧孺
販英爽祠官薦德香鯁生虔嚮
慕景貺錫行藏鶴
列旌旄隊鸞輿黼黻裳耳嘗提
夢寐氣若饗椒漿

尙友從披策懷忠矢奉璋墨卿慚述作鞭弭願趨
蹌灝氣元常在丹誠幸肅將請提天保福純佑我
明皇

謁玉泉山廟

黃克纘

一片忠魂寄玉泉吞吳遺恨枕戈鋌淒風入座聳
猶奮赤日當空膽正懸生死總歸扶漢室興亡何
處問皇天獨憐血灑舟山後便作千秋廟祀年

前題

來三聘

百戰荆襄翼卯金魯戈無奈日西沉空餘壯氣吞
吳魏猶使英風動古今駿馬有靈嘶漢月寶刀遺

百戰荆襄翼卯金魯戈無奈日西沉空餘壯氣吞
吳魏猶使英風動古今駿馬有靈嘶漢月寶刀遺
恨泣江濤可憐窮壤皆祠廟不死將軍一片心

其二

修髯拂拂動風雲虎將當年自逸群少假營星還
數載肯令炎鼎僅三分英雄百戰空餘恨忠烈千
秋尙有聞此日孫曹應愧死荆吳惟祀漢將軍

謁玉泉山廟

徐學聚

將軍忠勇高千古權操奸亮艷一時誰與當年論
勝敗還從身後定雄雌臺荒銅雀春無主鎖斷長

江木自悲惟有侯祠彌宇宙英聲大節動遐思

咏史

盧枏

眼底眇曹吳當年意自如中原威已震西蜀路偏
孤數值虞翻筮欺成陸遜書荆門從此失計笑臥
龍蹠

讀三國史關帝傳

徐渭

尙將知己報曹公何況傾心漢室宗一體義深真
國士三分威震此英雄千里人間窮赤兎中宵夢
斷失鬚龍滾滾只今流漢水無邊遺恨自朝東

題關帝四畫

王世貞

斷失鬚龍滾滾只今流漢水無邊遺恨自朝東

題關帝四畫

王世貞

馮顏良

轅門黑纛草頭靡
漁陽突騎俄已矣
剗然一聲如裂兕
刀纓絰髮鋒血洗
白馬城頭鼓初起
北人魄奪南人喜
兖州冀州兩國賊
委質酬恩竟誰是
有身終爲豫州死

破七軍

鯨波漲天天爲赤
鼙鼓毀城城欲圯
七軍肉臭魚不食
于侯吞聲龐侯吒
爾龐七尺殉漢賊
碧眼小

兒黠於鼯麥城將星忽中墜高廟神靈扶不得有
血還作西川碧

創玉泉

金支翠旗晄靄中忽有赤驥騰秋空山都木客爭
趣工駝石白象鞭豐隆幻出七寶湏彌宮有爲之
跡無爲功永寧同泰虛爭雄可憐南北民力盡一
炬贏得都城紅

平蚩尤

鼎湖龍髯久上天妖魄再作修羅顛快意一掃猗

池穿彼髯何爲扼我咽玄女再授軒皇權七家鏃

鼎湖龍髯久上天妖魄再作修羅顛快意一掃猗
池穿彼髯何爲扼我咽玄女再授軒皇權七家鏹
削沈青煙寧惟晉人脂其口度支歲歲饒金錢一
奠北鹵三千年

詠史

前人

曹氏據七州威力方蓋世雲長鼓偏師一戰挫其
銳似憶白馬圍欲徙銅駝避國賊碧眼兒竊敗乃
公事昭烈與孔明茲時誠失計三萬黃頭軍順流
下白帝退可伐賊謀進當厚師繼旣蹶興憤師中
原了無意竟令涪江水釀作永安淚

郭家溝謁聖廟

黃希聲

巖壁複崖當孔道中來一壑勢窮窕直下千尋壓
彩虹靈祠古鬱香雲繞百代尸祝漢將軍威光赫
奕浮天表將軍桓桓稱虎臣於今乃現帝天身所
願一心之信義能入百千萬億人是以來往風塵
者自爾望階頻首竭明禋吁嗟神謀非謬巧要使
天下不敢後君親如此乎春秋之志久益伸固宜
同素王月盛而日新

關聖讀春秋

陶世徵

漢季有真儒孤忠懷魯史當時懼亂臣千古如夫

關聖讀春秋

陶世徵

漢季有真儒孤忠懷魯史當時懼亂臣千古如夫子
呂陸不勝誅魏吳旋已圯獨留達旦光一炬無終始

謁荊州廟

張舜臣

義勇英靈代不沈千秋遺廟俯江潯荆襄割據三分計
甲馬驅馳萬里心曙嶺雲霞看日上晚潮風雨聽龍吟
桓桓廟貌還今古寂寞吳曹何處尋

題聖像

文徵明

有文無武不威如有武無文不丈夫誰似將軍文

陽平志 卷之四
而武戰袍不脫夜觀書

郭家溝謁廟抵韓侯嶺

郝璜璠

假齊終只落淮陰侯印辭還義更深千古廟祠一
嶺隔帝封誰得累朝欽

鑄躍馬提刀像

李 贄

英雄再出世烈烈有輝光火焰明初日金精照十
方居然圖白馬猶欲斬顏良豈料今千載仍見此

飛揚

玉泉謁帝廟

鍾 惺

義勇歸何處淒然向此中始知真佛子卽是大英

玉泉謁帝廟

鍾惺

義勇歸何處凄然向此中始知真佛子卽是大英雄
正壑延神理機鋒豁怨衷厭聞懷古者祠下說孤忠

謁帝墓

袁宏道

白衣豈至計豎子偶成功天將移漢祚先忌絕倫
雄

謁解州廟

國朝 果親王

英風貫金石壯節植綱常廟食徧天下神棲歸故
鄉平生一片心皎如赤日光當其忠義發直欲凌

陽明志 卷之四
太行萬古春秋志唯公升其堂入廟瞻遺像雲旒儼飛揚

修志有感

喬庭桂

力扶炎祚振綱常赫赫英魂棲解梁浩氣寧隨雲
水逝丹心直並日星光中原有地皆修祀故土無
人不薦香可嘆孫曹甘僭竊何如忠義萬年芳

謁荊州廟

張鵬翮

漢季扶真主高明萬古崇忠貞垂宇宙浩氣塞蒼
穹鳳落中原絕龍埋赤帝空千秋遺恨在誰與問

東風

穹鳳落中原絕龍埋赤帝空千秋遺恨在誰與問

東風

謁常平廟

馬淑媛

憶昔威儀整洛東高光相望後先空將軍虎踞雄
江表帝胄龍興跨漢中湯沐漫言休故里鬚眉如
見動秋風吞吳滅魏質遺恨鞠瘁還同諸葛公

謁常平帝廟

三首

介孝璫

舊宅千餘載君侯去不歸英雄輕畫錦田舍薄征
衣古墓高槐合遺龕細草霏畫梁雙燕子還似漢
時飛

最愛陳登臥蕭然百尺樓當時天下士羞與里中
遊四海波濤立三巴組組浮丈夫江漢去桑梓亦
千秋

萬里橋南路千年杜宇悲招魂兄弟在遺墓鬼神
疑杉落惠陵廟鶯啼丞相祠古今遙望處南北共
殘碑

過荆門廟

費密

將軍得雄分梗亮絕倫伍吁目無當前畏者若熊
虎好學服敵人怒嘯髯戟舞蜀門未及歸蹋翅在

荆土功名雖未成意氣自千古春秋表先軫毅烈

虎好學服敵人怒嘯髯戟舞蜀門未及歸蹋翅在
荆土功名雖未成意氣自千古春秋表先軫毅烈
應並數至今空山春風馬肅神宇

謁壯繆侯廟

王岱

太息圍樊日英雄勢已張當塗驚虎視漢沔助龍
驤天意終難測人謀忽自傷成功有遺恨不得到
南陽

當陽帝廟

蘇桓

正見奸雄欲徙都稱臣江左忽聞吳孫曹一輩皆
狐魅襲得荊州豈壯圖

大王塚

杜濬

鄉人舊號大王塚伏臘爭來漢壽祠
簫鼓至今長不歇松楸猶似漢年時

謁帝廟

喬壽愷

條峯毓秀古河東絕類超羣孰與同心契
麟經昭大義志維漢鼎矢孤忠明威遠震雲山外
靈爽常憑渤澥中盛世追崇同闕里至今千載仰雄風

歌

歌

送錢方立遊荆楚歌

元
鄧允薦

君是吳越國王幾葉之曾玄去行曹劉孫氏百戰
之山川山川蕭條風景異塵沙落葉號寒蟬我歌
送君悲滿臆歌聲欲咽且復吞堂堂壯繆氣蓋世
少假數月無中原漢灰欲冷寧非天孔明公瑾皆
無年君行爲我吊其廟薦以秋菊澆寒泉侑以國
殤古栢與東坡赤壁之遺篇紛紛餘子何足數更
向鹿門求老仙

鼎新武安王廟顏歌

明陳省

漢家火德漸灰揚東京鐘虓紛相攘操也權乎賊
耶鬼中原鼎沸如蜩蟬先主奮起平原相合衆討
賊何騰驤於時美髯萬人敵偉哉河東關雲長丹
心不忝龍逢裔驍雄未許馬超行桃園一誓堅金
石卻遼數語凜冰霜罵婚還賜慚二賊明燭達旦
埒三光河南諸郡迅收復守荆濟沔功孰顏攻樊
之師尤烈烈殲龐降禁七軍戢威震華夏瞞奪魄
許都之議何蒼黃奈何天蹙赤帝祚阿蒙么麼笑
中鉉麥城不保仍西去侯兮齎志在章鄉垂成之

許都之議何蒼黃奈何天蹙赤帝祚阿蒙么麼笑
中鉉麥城不保仍西去侯兮齎志在章鄉垂成之
功廢一旦人乎何尤天其亡僞誥未頒阿蒙死侯
也分明扼其吭千載悠悠滄海變幾人骨朽名猶
香乾坤正氣氤氲結魂遊北極摩靑蒼靑蒼還闕
人間世五都百雉駿奔忙予也豸冠鐵印黃金章
廿年兩命巡三湘問閭德我我何有精誠時與侯
徜徉予今黃冠賦平子殷勤醺酒江之陽放歌無
問宮與商徧檄郡國飭堂皇撞鐘考鼓殷其旁春
秋伏臘薦椒漿侯乎侯乎神洋洋民間俯仰在田

桑旱魃不作無商羊汗邪蒲車家穰穰四野曾識
催租郎公家儲積自倉箱夜門不閉誰止梁狐狸
滅跡况豺狼白叟鼓腹樂未央黃童竹馬歌滄浪
願侯億萬斯年奠此方嗚呼母言閩楚三千里瞻
忽依稀尺有咫丈夫肝膽日月懸世人誦我雲長
篇

關王廟祀歌

彭夢祖

漢日西山巔戰鼓喧烽烟赤帝尙有裔三尺相周
旋美髯飄飄赤兔驚桃園結盟對天地神州不改

舊山河白日在空明此志老瞞中原漫英雄仲謀

旋美髯飄飄赤兔驚桃園結盟對天地神州不改

舊山河白日在空明此志老瞞中原漫英雄仲謀
江東小豎子紛紛眼前熊虎姿北面甘心事狗豕
單刀欲截長江流五關猛將失其頭樓船北指華
夏震四海計日仍歸劉皇穹厭漢迺如此白衣蔽
江鼓聲死陰風慘淡長空裂當陽之事堪切齒我
公赫赫雷在天雖亡未亡千百年戈戟森然乍明
滅忠義日照高秋天慷慨勿洒玉泉涕萬方尸祝
同蒸祀煌煌香燈廟貌尊填門拜禱歲復歲吁嗟
乎古來如公幾丈夫願公闢天門提錐鏃東淨海

氛西擊胡風調雨順四時樂剗牲伐鼓供神娛公
兮爲我駐湏臾

謁漢壽亭侯廟歌

胡應麟

漢關壯繆侯義烈英靈炳蔚萬古而祀典之盛
極於本朝今香火蒸嘗薄海內外孩提走卒靡
不知有侯者獨侯生平始終大節陳壽寥寥數
簡缺畧未詳且筆削之正創始紫陽自朱氏以
前卽名世鉅儒猶繫統於曹魏則侯之效命先
主譚者率以爲盡心所事而已其於翊衛炎精

恢復漢室之誼槩乎未之有明也迺至東吳諸

主譚者率以爲盡心所事而已其於翊衛災穰

恢復漢室之誼槩乎未之有明也迺至東吳諸
人名魏仇讐實漢蠹賊自孫策周瑜輩皆不過
欲乘時寇茲跨割江表傳之子孫曷嘗有纖忽
爲劉之念權旣破操鼎足形成續圖父兄志滿
意得烏林之役昭烈奮身矢石以啓全荆而權
百計兵爭必瓜分而後已此其肝膈表裏固可
洞見侯驛睨其人曾斗筭弗若而肯俯與婚乎
蓋侯之絕婚孫吳卽其辭爵曹魏方寸昭昭揭
於天日迺後人蒙憤動以侯躁忽寡謀何也若

荆州之失王公元美以先主不當委侯角魏而
旁援後勁曾亡一旅之師其失當蔽之昭烈子
則以孫氏三世江東民暇卒練赤壁長驅中原
震動而周瑜蔽全吳之甲曾不能乘鋒卷銳恢
江北之彈丸比權親率大衆朝食合肥張遼以
偏師一擊隻輪靡返則侯之舉襄圍樊於七軍
而震華夏允謂百代之殊勛三分之上畧虛學
鄙夫閭達時執侯之建樹固未易淺淺窺也當
其時魯肅未亡法正猶在吳一軍向徐沛蜀一
軍出秦川努力同心猿臂倚角則中原之復侯

其時魯肅未亡法正猶在吳一軍向徐沛蜀一

軍出秦川努力同心猿臂犄角則中原之復侯
一人負荷有餘昭烈武鄉高枕而議禮樂矣天
不祚漢仁欲竄復留操欲遷復止若權若遜爲
鬼爲蜮蓋世之伐毀於垂成漢事至是遂亡復
更可爲者蓋冥冥之中陰若尼之不待武鄉之
沒而後定矣然則侯之存亡匪侯一身漢四百
載存亡實侯焉係而決於蒙也長江全據之一
言此余所爲咨嗟掩卷太息痛恨於吳寇者也
今侯之精爽巍巍赫赫昭假萬方廻眎東吳諸

人奚啻犬鼠獨世人習論成敗概侯生平往往
若有遺憾焉者而絕吳摧魏浩然之正氣穹然
之偉績習矣弗訾鬱而未彰予故稍撫覈其時
事而繫以詩歌俾異時尚論之士有所據以折
衷焉

芒碭天開九州牧白水巾興符赤伏炎精四百運
數終海寓瓜分魏吳蜀巍巍壯繆起解梁精忠大
義扶三光南權北操兩巨猾侯也睥睨如蜩蟬憶
破袁軍訪昭烈十萬貔貅膽中裂飛身立取上將
頭擲向曹瞞血猶熱荊州坐鎮推元戎恢圖漢室

破袁軍訪昭烈十萬貔貅膽中裂飛身立取上將

頭擲向曹瞞血猶熱荊州坐鎮推元戎恢圖漢室
除奸雄舉襄圍焚執破竹七軍電掃如秋蓬禁俘
德戡獵狐兔大澤朦朧莽廻互天崩地拆華夏驚
六合幾還漢時故自許以南遙受盟壺漿簞食猷
湯征笑殺曹瞞挾漢帝遷都亡策廻鋒稜苦恨東
吳衆蝨賊割據河山騁詐力陰謀秘計日夜萌舉
國昏昏效鬼蜮賊蒙詭疾遜嗣興甘言密餌藏戈
兵侯也胷懷豁雲夢那知故穴潛分崩樊圍不沒
僅三版赤手荊州竟徒返麥城困守臨沮悲今古

英雄遞扼腕侯亡逾月蒙亦亡流芳遺臭垂青緇
漢統興衰實侯繫蒙身百斬寧堪償權本狼貪遜
狐媚兇德於時偶叅會皇天有意灰炎精詎曰羣
奸智能遂玉泉之山紫氣屯侯今世世爲明神童
孩走卒競瞻拜萬年廟食垂君臣雲旂飄風互明
滅鐵馬金戈儼騰踏紛紛成敗論俗儒矇瞽何繇
觀雙曉蘭陰胡生義俠流筆端不滅孫陽秋爲侯
作歌侯俯讀掀髯一笑羣吳牛

賦

謁解州帝廟辭

許、讚

維蒲解之陽宇兮重華之故甸大河騰涌以東沛
兮條山輻輳而延綿氣雄峻以博大兮碩人所由
生繫漢季之鼎沸兮羣魁割據而土崩嗟神器之
倒持兮人心渙亂而散分卓布驚悼其難馭兮操
權肆其梟雄侯仗義以從立德兮屹乎見之有定
雖下邳之暫遘兮初心耿其不爽賈餘勇以誅良
醜兮惜彼萬衆遺府庫以云報德兮遂慷慨而還

憶汚水之相值兮基大業於荆南捷樊口而瞞奔
命兮洵多侯之勇進麾義旗於湖南兮四郡其底
安鼓六軍於樊城兮禁繫而德失領觀炎光重燭
於華夏兮維侯之威震維魏吳困躓而縮伏兮陰
構之怨洵天意之有在兮又何悲芳暨士仁之無
終雖大功之未竟兮而大義愈隆餘千載以迄今
日兮人心宛其嚮敬散畿甸以至要荒兮侯之祠
實繁匪獨昭揭於祀典兮夷虜亦下拜而免冠羗
義勇通貫於天地兮並嶽瀆而常存繫春秋正法
制以明王道兮侯嘗究心於簡篇洵聞見之精確

義勇通貫於天地兮並嶽瀆而常存繫春秋正法
制以明王道兮侯嘗究心於簡篇洵聞見之精確
兮故膏發英邁而無先如金百練而愈澤兮如水
萬折而東宗噫解梁之故里兮啓侯之宮伐辛夷
以爲棟兮斲木蘭以爲門采首陽之薇以薦兮酌
崑崙之泉以爲樽錫佳貺兮侈禮文端冕旒兮王
度尊驂蒼龍與白虎兮虹霓爲旂呼豐隆以前逝
兮胥太乙而周旋英靈陟降上下兮叩旬始以陳
言赴重華暨文命之居兮謂世情嫉善而蔽賢清
塵塋於九有兮蚩尤就戮於虞川維繫奸以植良

兮雖萬世其昭彰侯義勇其炳炳兮漢業猶尙其
未泯逾河逡巡百里兮歸然龍逢之工圉披黃圖
諫桀以死兮侯想其後昆薨一氣之流衍兮令德
世世而有聞予橫涕以致辭兮歌楚些之再三維
皇天之無私兮人心胡其有偏謂綱常如日月中
天兮重嘆息於古風

謁帝墓辭

俞誥

繫君侯材力之壯兮亘古今之無雙惟氣節之炳
烜兮杲秋陽而凜晨霜突萬乘以刺顏良兮恍雷

霆翕張之靡量咄老瞞之奸雄兮猶服義俾歸於

煥兮杲秋陽而凜晨霜突萬乘以刺顏良兮恍雷

霆翕張之靡量咄老瞞之奸雄兮猶服義俾歸於
蜀邦宛矯矯之臥龍兮亦謝其絕倫逸羣之莫當
及夫攻曹仁於樊城兮于禁儵焉以就降威聲震
於華夏兮魏亦徙都以避鋒何天之不助順兮致
逆豎之披猖雖大業悵未成兮歿則植千古之綱
常嗚呼噫嘻予心靈傷欲俾君侯生於逐鹿之秋
兮必能儕三傑而與同行彼啗啞咤叱之強項兮
烏能齊驅而抗衡矧生平執義弗爽兮詎底爲不
軌之韓彭或俾君侯生於殘莽之世兮確乎冠雲

臺而光中興曷炎劉之弗競兮適海宇以分崩每
興念於衷腸兮徒哽咽而懷忠良側聞英烈冠當
代兮稟清淑於陰陽故性之所有必當殫於厥功
兮若功之成否則亦懸乎彼蒼生苟嗇其福慶兮
卒亦流萬古之餘芳觀君侯血食永享兮諒茲理
之昭彰森祠宇而脩儀容兮靡所在而弗相瞻當
陽雖叢爾其區兮蔚平埋玉之岡生民奠居歲屢
豐穰兮灼可徵君侯之貺饗迂拙之鯁生兮恒傾
嚮而致恭愧綿力弗克表章兮實憂寐之弗忘月
蠲吉而展孔良兮羞非祀之馨香爰稽首以酌椒

嚮而致恭愧綿力弗克表章兮實憂寐之弗忘月
蠲吉而展孔良兮嗟非祀之馨香爰稽首以酌椒
漿兮歎雲馭以來翔

頌

頌

漢壽亭侯頌

陳與刻

漢季鼎移炎精坐銷桓桓我侯奮義宗朝震魏如
霆偃吳若蒿威神肆暢運畢天弼我侯之武騰跨
千古蕩蚩戮蛟怙冒西土黻冕駿奔跼伏尊俎我
侯之慈不廢寡妻萬里一息挈戍投閨厨門木象
俄焉肉蹠我侯之績存定四極墜地轟轟遺像奕
奕聞昔展夫驅壞孔壁琴瑟高張棟宇畏逼呵護
者誰孔固如一不可度思矧爾可射佐天闡靈我

侯之經猗氏豫章殊怪匪恒七日來蘇兩旬更生
我圖厥因悼子愍兄懸諸日月以換羣瞋誦侯賢
聖輿人豈佞化不可知壯繆逕庭侯心漢室當榮
漢封不敢曰王庶敷臣恭

漢壽亭侯頌

余有丁

百六道喪朱光岷裂群雄虓闕宗子爲烈風雲未
知虬虎未決桓桓我侯萬夫之傑披榛來汨綢繆
若結杲杲晝斯死生矢之臭味所同千歲一時操
臣不可權婚則辭系爵曰侯是惟中山之支形可
以伴志不可離赫矣靈武赳赳如虎一麾梟良曾

臣不可權婚則辭系爵曰侯是惟中山之支形可
以伴志不可離赫矣靈武赳赳如虎一麾梟良曾
不及鼓降禁擊德大偷爲鹵起燕伯豫彊巴君楚
再揚炎燼耀於西土惟侯精忠爲世紀經虹霓可
干掩彼日星奠我乾樞坤軸以寧騎箕撫慧濯濯
厥靈運行亨毒宰剝幽明紛其盼嚮皇矣英爽質
之在旁臨之在上莽無不之徧平窮壤被巫紛史
以莫不享有所祈者應若聲答響侯哉侯哉與天爲
媒沃沛惟澤震疊則雷訖茲強富乳人是哀善福
淫禍篤必因材踈而不失厥綱恢恢蠶我衆類食

侯之賜日月所照舟輿所旣皆終其命莫不如意
大矣侯之功蔽乎天地史臣誦烈表垂萬世

關帝君頌

張燮

恭惟帝君震世神鋒委輸帝胄冠軍義銳翊贊
師貞異姓而篤鵲厚之恩並朝而標虎將之目
遡諸報曹立効行矣還遂夫依劉若乃斥吳請
婚壯哉惟期夫盪寇威震華夏將延赤伏之符
望失許南生憎白衣之櫓雖將星乎中殞勁節
橫霄羗陣雲乎高驅忠克厲世靈威豐現時佐
揚旌伐鼓之師英爽常鮮代著捍患禦災之事

橫霄羗陣雲平高驅忠克厲世靈威豐現時佐

揚旌伐鼓之師英爽常鮮代著捍患禦災之事
辟秦輝之歲至野雞雄鳴若蔣廟之凱歸人馬
皆濕誰知丹款更普立功故真統憑其護呵正
士薦其明信兒童走卒咸冀盼嚮以來臨窮谷
深山猶紆廟食之相望其在昭明之代尤爲恩
數之隆國家有大處分則焚香致告歲時有常
祀事則降禩尤虔威既擅夫伏魔號遂崇於配
帝式嚴閭闔永蕩妖氛增廟貌以維新賁綸言
而鄭重借令當日光復劉社摧碎魏邦勲旣勒

於一時澤容斬於五世生前帶礪僅享茅土之
封沒後彰施詎邀袞冕之錫哉此英雄遜其遺
烈而法界奉以主盟者也或謂其安漢情深鋤
邪髮峙官閥自迴稱宜沿其侯家俠骨猶香袞
未煩於帝制孰知玄元尊唐代非襲周柱史之
遺文宣祀宋朝不紀魯司寇之秩旣歆神貺爰
守國章靈差慰夫在天歡頻聞天動地望塵稽
首疑近秉燭之暉握管陳詞不盡掀髯之氣頌
曰

地下天高浩氣在中苞爲義烈千春代雄雲臺避

曰

地下天高浩氣在中苞爲義烈千春代雄雲臺避
峻景鍾謝洪維嶽降神在漢之季締盟卯金奉轂
承轡星霜夜眠風雲朝侍孤忠結壘神勇拳旗目
攝儔侶如羣小兒介駟圍樊囚禁誅德曹瞞震驚
吳儂反側妖夢突踐雲霾四塞七寸影徂蒐遊紫
烟遂爲明神在帝兩甄正自勝邪佑善司權寶殿
蘋楣沿城及野歲時蘋蘩拜舞庭下繫我熙朝典
禮是惇真圖位業薦號逾尊生列通侯沒稱大帝
控鎮九霄社稷之衛不沫者芬有萬斯歲曹孫往

矣詎堪作隸

讚

武安王讚

宋黃茂才

氣蓋世勇而強萬衆中刺顏良身歸漢義益彰位
上將威莫當吳人詐失不防質諸心吾何傷嚴廟
貌爵封王祚我宋司雨暘禱而應彌災荒名與澤
蒙泉長

武成王廟從祀讚

失名

劍氣凌雲實曰虎臣勇加一國敵號萬人蜀展其
驥吳折其鱗惜乎忠勇前後絕倫

關帝讚

明李珣

繫漢末造王室凌夷火德弗耀炎祚潛移強梁竊據奸雄肆欺江表跋扈孟德睥睨時惟昭烈中山之裔志存匡復羣材景隨桓桓壽亭天挺神姿勇敵萬人氣奪六師崛起渤海首應義旗君臣契合左提右攜將相協謀飛雲並驅忠肝義膽霆震霜威角梁旣殲董呂亦摧鼎分荆益漢沔爲池犄角中原縱橫江汭運籌決勝猛奮熊羆曹瞞魄褫吳豎風靡請盟遷許孰敢挪揄赤帝餘燼散收復讎

宗祊一綫綿延若絲英標凜凜日月昭垂丹心耿

暨風靡請盟遷許孰敢挪揄赤帝餘燼散收復豔
宗祊一綫綿延若絲英標凜凜日月昭垂丹心耿
耿金石不渝功成百戰名重三儀流光青史萬古
興思

漢壽亭侯讚

王世貞

嗚呼故主之誼表於奔袁討賊之忠見於許田樊
城一師炎燼幾然前無衡操後有伏權天耶人耶
公則奚憇精誠所鬱金石矢堅川停嶽摧風車電
鞭君臣大綱如日行天我懷威神頌公萬年

又

嗚呼篡漢者瞞也成瞞篡者權也瞞名漢臣也實
漢賊也權陽瞞敵也陰瞞翼也公批吭於前而不
虞姦於掖七軍甫掩六師隨厄使永安之恨不在
許昌而在公安建興之師不出樊城而出祁山安
樂之戕與歸命之璧而相後先惜哉雖然不以間
關而廢兄弟不以離亂而廢君臣其時如者山嶽
澄如者川流而炳如者日月星辰嗚呼此其所以
且萬古而猶神耶

蜀國聖像讚

皇甫汈

嗚呼關侯父稱虎臣孫曰拔跡奮不顧身勇畧蓋

蜀國聖像讚

皇甫汈

關侯父稱虎臣
乘時拔跡奮不顧身
勇畧蓋
武絕倫生爲壯將死爲顯神
火德中微妖
步斯頻王艱於扞
鐵騎嘶鳴笑談雲霧
長征正亟而壹凜凜
雖有洪勲身歿氣燼孰若我侯
靈威不泯貌有
三髯心紆義悃
家三戶禪世劫共盡

漢書

俞允文

棘赴赴虎
拔草騰跡協策簪

陣竦身刺敵效曹歸劉不忘
分漢室鴻運雖傾光靈允赫歷
世欽祀罔不昭格神之休矣佑我邦國

壽亭侯讚

左國璣

力扶漢皇誓剪吳魏恢復封疆昊天不
方忠魂直氣磅礴穹蒼神道妙應無微
百祀赫然耿光

將軍壯繆侯讚

有虛

朱應昌

可以貫日烈烈可以干霓故婦哭哀

而城墜堞君言善而星退舍何則誠之所感理

三
可以貫目烈志可以干霓故婦爰哀
而城聚堞君言善而星退舍何則誠之所感理
無幽而弗達神之所格言無微而弗鑒漢前將
率壯繆侯天挺威靈世爲忠義生爲人傑歿爲
天神明德鴻猷歷代彰著至於國家尤爲顯灼
自赤縣神州遐陬絕域無不仰公賤而所義上
及賢喆下及婦豎瞻拜感之無宇誦說侯之姓
字莫不屏營蒲伏儼然瞻之靈在宇宙
豈徒以其驍雄神武爲然乎其最光明較
著者辨順逆於動靜定禍福於周旋險阻

九死不同微數日以慰心
安劉摧邪輔正超文武雄烈
驅雷霆獄
覆於掌握丕揚護國庇民之休元
壽捍患禦災
之與千秋而下禮祀永隆報享勿替直其宜也
不佞
侯精忠
烈志景仰靡極爰申讚辭
曰

奪萬夫氣凌千古慷慨同盟忠義是輔旣蕩角梁

奪萬夫氣凌千古慷慨同盟忠義是輔旣蕩角梁
亦平袁呂指揮中原叱咤江潯魄褫吳趨風靡魏
土赤符末運力鼎一絲中興偉烈維侯翊之鼎足
爰定智力奚施天胡不憖侯志云齊雲衢方騁六
轡遽隳矢事輸誠芳徽耿耿鐘鼎斯銘侯目宜瞋
魏苑草荒吳宮瓦冷我侯闕庭金碧藻荇聳壑干
霄聯輝接影家肖戶祝海寓彪炳今上壬辰醜夷
跳梁侵我屬國犯我邊疆至尊宵旰廷臣激昂昌
也碌碌授鉞廟堂三公司九伐攬轡鷹揚鯨氣旣靖

虎旅用光我侯冥嘉盼嚮臨鑒援枹鼓勇將士樂
戰伐序前驅功收後殿司命六軍維侯是眷在天
之靈彷彿如面昔余庶員方隅是寄隨時循章民
瘼加意祀侯如存對揚厲雨暘愆期禱無不遂
昌生後時未遂執鞭仰止下塵翼翼乾乾朝夕服
膺誦習侯言心在身內如日麗天千秋大節維侯
顯焉

漢壽亭侯讚

馮夢禎

桓桓關侯疏爵漢壽初逢先主輔車左右飛也同
心力扶顛覆報曹刺良雄名益張先主王蜀侯鎮

桓桓關侯疏爵漢壽初逢先主輔車左右飛也同心力扶顛覆報曹刺良雄名益張先主王蜀侯鎮荆襄降禁斬德七軍盡亡邕都避銳眦也何怯白衣搖櫓蒙也何譎侯死不死至今烈烈侯產於蒲歸神章鄉中原江左萬里蒸嘗呼吸感應烈日秋霜侯武而文好讀左傳侯勇而義秉燭達旦絕倫超羣葛公所贊生爲名將歿爲名神如侯者希千秋一人我作讚詞佐兵纖塵

壯繆侯畫像讚

閻爾梅

神揚揚髯將軍雄勇概敵萬人起河東來江津翊

蜀主爲虎臣仲謀之虜也猾孟德之奸也神皆其所蹴蹋而唾棄獨操凌而自伸其武言言其威振振彼徒稱其忠歎其義夫孰知好學之深費詩一說而卽悟又何其善於下人畫者徒貌其似安能繪其真彼固有不得而畫者唯孔明狀之微肖蓋曰逸倫而絕羣

指繪帝像

國朝果親王

春秋大義炳如日星心無愧怍義斯昭明巍巍夫子華嶽英靈浩氣充塞方寸精瑩宜乎百世樽俎常馨繪此儀容仰止丹誠

子華嶽英靈壯氣充塞方寸精瑩宜乎百世樽俎
常馨繪此儀容仰止丹誠

關帝像讚

張鵬翮

義存漢室致主以忠春秋之旨獨得其宗天地合
德君師同功聖神文武百世所崇

關帝讚

王猷定

其氣也稟之自天其勇也莫能爭先其驍雄耿亮
有以懾敵人之傑其抱義慷慨有以服老瞞之奸
必伸其志者牢籠焉而不得唯矜以自逞此道之
所以未全然而剛毅合天地之正是其所以神乎

千載而明明赫赫嗚呼豈不宜哉不然其何長
存於兩間

關帝像讚

劉思

惟帝威靈浩氣常行萬夫之特千人之英辭操歸
漢義何分明磊落雄亮世無與衡孟起何如等彼
老兵奮髯大策書知我情揮霍嘆惜曹吳心驚圖
盡千載其面有稜如霜肅肅嚴集古廳生平所學
春秋一經再瞻光鋌森森列星非神之畏丹精是
程

對聯

程

對聯

五夜何人能秉燭

九州無處不焚香

明神宗御製

爐化萬錢悲漢鼎

花開三月想桃園

失名

君臣義揭日銘心千古闕宮光俎豆

華夏威如雷灌耳四時陰雨見旌旗

郎中李開芳

才兼文武義重君臣耻與漢賊同天戮力遠開

新帝業

威震華彞氣吞吳魏能使奸雄破膽忠魂長繞

舊神州

郎中任瀚

華夏震明威此地自應崇俎豆

日星炳大義當年不愧讀春秋

國朝果親王

先武穆而神大宋千古大漢千古

後宣尼而聖山東一人山西一人

平陽府廟

